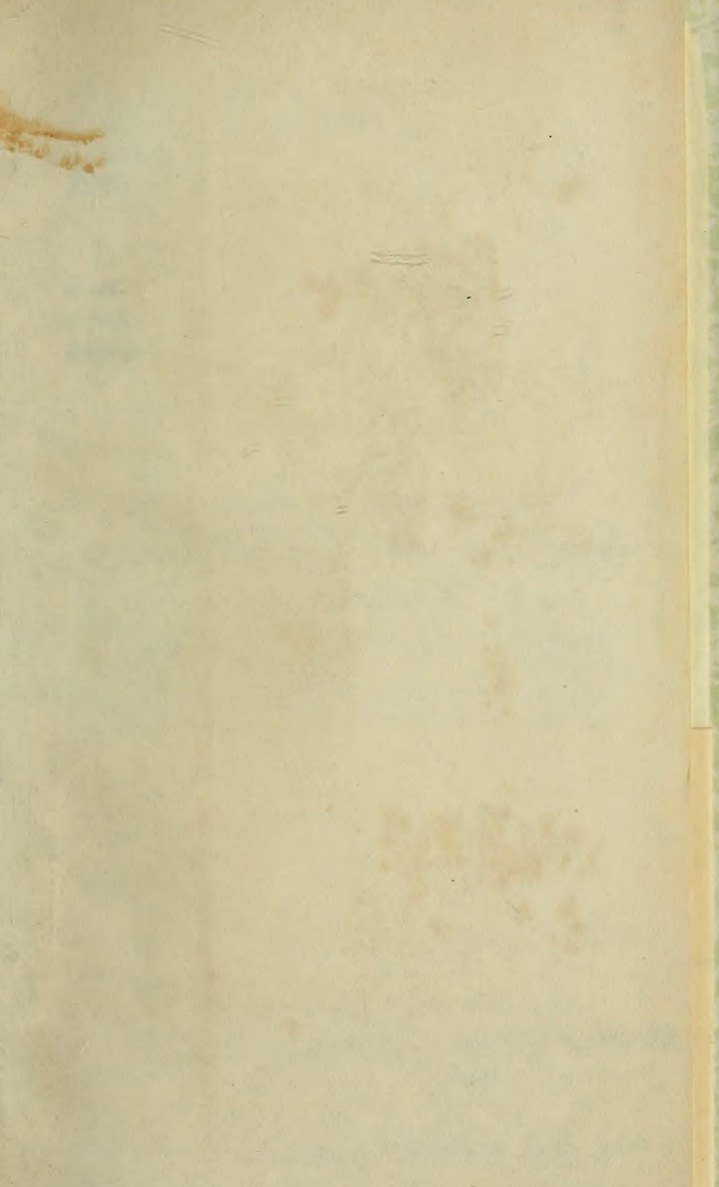
籬下集

蕭乾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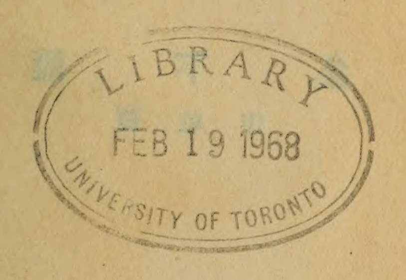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

籬下集

蕭乾作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題記

沈從文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還是個鄉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遠不習慣城裏人所習慣的道德的愉快，倫理的愉快。

我崇拜朝氣，歡喜自由，贊美膽量大的，精力强的。一個人行爲或精神上有朝氣，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計較，不拘拘於物質攫取與人世毀譽，他能硬起脊梁，筆直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學的或同我所學的完全是兩樣東西，他的政治思想或與我的極其相反，他的宗教信仰或與我的十分衝突，那不礙事，我仍然覺得這是個朋友，這是個人。我愛這種人也尊敬這種人。這種人也許野一點，粗一點。但一切偉大事業偉大作品就只這類人有分。他不能避免失敗，他失敗了能再幹。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以後仍然即刻可以爬起。

至於怕事，偷懶，不結實，缺少相當偏見，凡事投機取巧媚世悅俗的人呢，我不習慣同這種人要好，他們給我的「同情」還不如另一種人給我「反對」有用。這種「城裏人」彷彿細膩，其實庸俗。彷彿和平，其實陰險。彷彿清高，其實鬼祟。這世界若永遠不變個樣子，自然是他們的世界。右傾革命的也罷，革右傾的命的也罷，一切世俗熱鬧皆有他們的分。就由於應世技巧的圓熟，他們的工作常常容易見好，也極容易成功。這種人在「作家」中就不少。老實說，我討厭這種城裏人。

曾經有人詢問我，「你爲什麼要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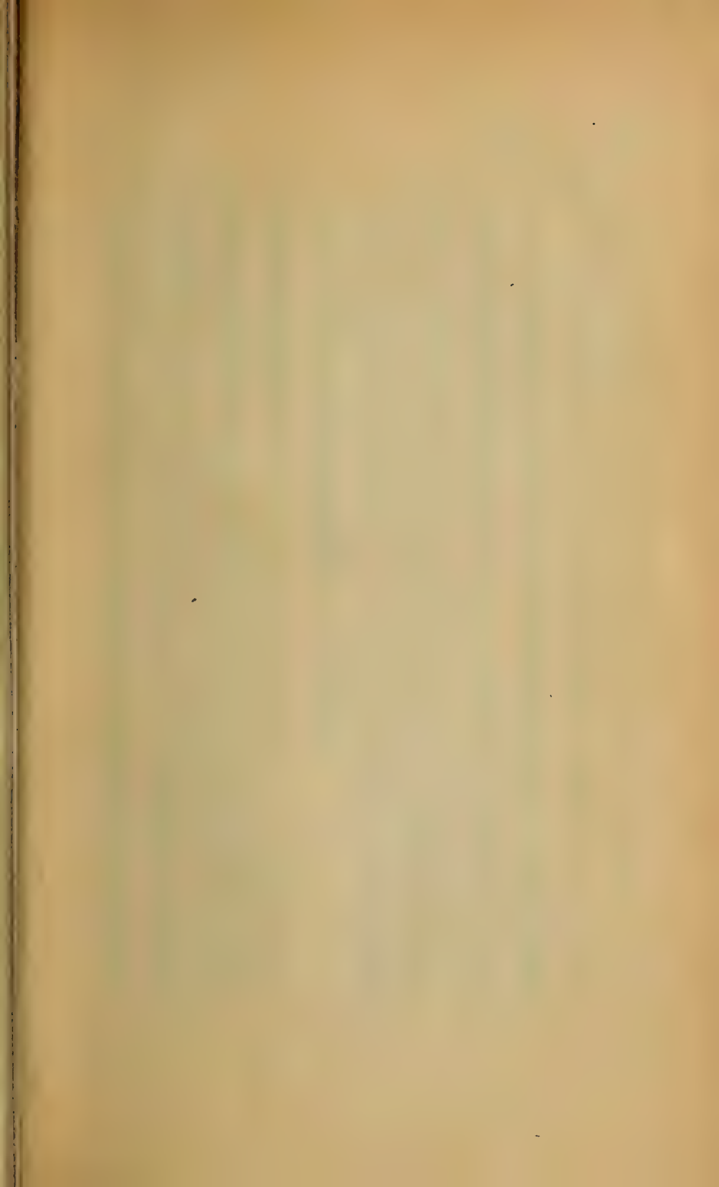
我告他我這個鄉下人的意見：「因爲我活到這世界裏有所愛。美麗，清潔，智慧，以及對全人類幸福的幻影，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也因此永遠使我對它崇拜和傾心。這點情緒同宗教情緒完全一樣。這點情緒促我來寫作，不斷的寫作，沒有厭倦，只因爲我將在各個作品各種形式裏，表現我對於這個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夠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

的寫作就是頌揚一切與我同在的人類美麗與智慧。若每個作品還皆許可作者安置一點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擁抱世界，佔有這一世紀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許使我平凡與墮落，我的感情還可以向高處跑去，生活或許使我孤單獨立，我的作品將同許多人發生愛情同友誼。……」

這是個鄉下人的意見，同流行的觀點自然是不相稱的。

朋友蕭乾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子行將付印了，他要我在這個集子說幾句話，他的每篇文章，第一個讀者幾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覺得很好，說不出別的意見。這意見我相信將與所有本書讀者相同的。至於他的爲人，他的創作態度呢，我認爲只有一個「鄉下人」，纔能那麼生氣勃勃勇敢結實。我希望他永遠是鄉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於自見。應當養成擔負失敗的忍耐，在忍耐中產生他更完全的作品。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住姨家和住姥姥家有什麼不同呢？姥姥死了，當然只好住姨家。環哥對於媽路上的囑咐認爲是多餘的。他蹦着鬧着，小耳朶就沒聽到那辛酸的「咱日子這下可苦了。你放規矩點兒就算心疼媽啦！」

媽和爸吵嘴，甚而動手，村兒裏誰沒聽慣了。爸爸半年不在家，回來當然得吵一陣嘴的。吵了嘴後，環哥照例應享有一次隨了媽到新鮮地方的旅行。一向總是去姥姥家。姥姥家離村兒十來里。總是鎭上禿王的牲口馱去的。姥姥家龕上供着小小銅菩薩。那圓胖胖的磬，只要輕輕一彈，就有錚錚的響聲——但姥姥活着的時候不准彈呢。可是，去年姥姥跟菩薩走了。不然，今天那白頭髮老太太又該扶了九連環拐杖迎出來了。

環哥的爸由那大地方回來的第二天就和媽吵了。吵着吵着拍叹一聲，一隻粗碗向媽頭上碰去。媽忙用臂搪開。媽的頭髮勒在爸的手裏如一束胡麻，吧咭吧咭地批打起來。媽哭。環哥夾在中間踩着小脚鴨兒也哭。嚇得臥在蔹秧垛上的狗噑噑地叫了起來。還是村兒裏的長工把爸攙了出去。媽就伏在土炕沿上，由喉嚨裏抽着委屈的氣，間斷地罵着「沒良心的男人。」

到黑，爸回來了。拿着一張託人寫就的紅帖子，逼着媽畫押。鬧翻了一夜哪。天亮，環哥就被由熟睡中拖下炕來。一條褥套和一隻柳條箱都繫在禿王牲口的背上了。環哥記得快出房門時，爸揮着鐮刀瞪着眼問他：「兔崽子，跟她還是跟我？」環哥往媽懷裏一撲，登時一個尖尖硬硬的指頭就由腦後扎來：「給我滾，連老帶小的。打官司我不在乎！反正你他媽的畫押了。滾，滾你臭娘家的蛋。」

路上禿王問：「三嫂，公母倆又怎麼啦！三哥在京裏的事不挺有油水嗎？」媽嚥着淚，

任那稀鬆頓頓的驢背把身子揉得前俯後仰地，默默無言。直到出了村兒，禿王才勒住繮繩問：「老太太是過去了，咱們這回該奔那兒呢？」媽用乾乾的嘴唇說：「馱我到城裏北門，投奔我妹妹家去罷。」

於是，過了張家莊的黍子地，環哥就看見了一座破舊的城門樓露在高粱穗上。「上城裏去哩！」環哥樂得直顛着身子。那畜牲感到背上的擔負起了變動，長長的耳朵即刻豎了起來。媽忙抱住環哥，咬着牙床說：「你個沒心的燒猪！」

把帶來的那份小行李安插在纔騰出的一間廂房後，媽就開始嗚咽着跟姨說了起來。姨口口聲聲地說：「離了倒好。可不能就這麼離！」

這時，姨家表弟進來了。一個推了學士頭，白嫩，靦腆，毫沒有村野氣的體面書生。兩天來不息的嗚咽聲已把環哥的耳朵哭鈍了。經過大人的引見後，環哥就跑去和體面的同作親暱起來。呶了呶嘴，趁那老姊妹密談的時候，兩個便溜了出來。

環哥的爸由那大地方回來的第二天就和媽吵了。吵着吵着拍叭一聲，一隻粗碗向媽頭上砸去。媽忙用臂搪開。媽的頭髮勒在爸的手裏如一束胡麻，吧咕吧咕地批打起來。媽哭。環哥夾在中間踩着小脚鴨兒也哭。嚇得臥在葭秧垛上的狗嗥嗥地叫了起來。還是村兒裏的長工把爸攙了出去。媽就伏在土炕沿上，由喉嚨裏抽着委屈的氣，間斷地罵着「沒良心的男人。」

到黑，爸回來了。拿着一張託人寫就的紅帖子，逼着媽畫押。鬧翻了一夜哪。天亮，環哥就被由熟睡中拖下炕來。一條褥套和一隻柳條箱都繫在禿王牲口的背上了。環哥記得快出房門時，爸揮着鐮刀瞪着眼問他：「兔崽子，跟她還是跟我？」環哥往媽懷裏一撲，登時一個尖尖硬硬的指頭就由腦後扎來：「給我滾，連老帶小的打官司我不在乎！反正你他媽的畫押了。滾，滾你臭娘家的蛋。」

路上禿王問：「三嫂，公母倆又怎麽啦！三哥在京裏的事不挺有油水嗎？」媽噙着淚，

任那稀鬆顛顛的驢背把身子揉得前俯後仰地，默默無言。直到出了村兒，禿王才勒住繮繩問：「老太太是過去了，咱們這回該奔那兒呢？」媽用乾乾的嘴唇說：「馱我到城裏北門，投奔我妹妹家去罷。」

於是，過了張家莊的黍子地，環哥就看見了一座破舊的城門樓露在高粱穗上。「上城裏去哩！」環哥樂得直顛着身子。那畜牲感到背上的擔負起了變動，長長的耳朵即刻豎了起來。媽忙抱住環哥，咬着牙床說：「你個沒心的燒豬！」

把帶來的那份小行李安插在纔騰出的一間廂房後，媽就開始嗚咽着跟姨說了起來。姨口口聲聲地說：「離了倒好。可不能就這麼離！」

這時，姨家表弟進來了。一個推了學士頭，白嫩，靦腆，毫沒有村野氣的體面書生。兩天來不息的嗚咽聲已把環哥的耳朵哭鈍了。經過大人的引見後，環哥就跑去和體面的同作親暱起來。吸了吸嘴，趁那老姊妹密談的時候，兩個便溜了出來。

直到晚飯時分兩個才轉了來。四隻泥污污的手伸給兩個愁苦着的母親看。環哥笑嘻嘻地還直誇護城河泥鰍的大，譏笑着表弟多麼膽子小呢，姨父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要打表弟。姨忙在那正顏厲色的男人臂上搪了一把，轉過頭來叫他們洗了手換好衣服再來吃。

天不早了呢。環哥的小肚裏嚕嚕嚕地都響了起來。他餓得恨不這時有一大柴鍋冒蒸氣的玉米給他啃。但姨家的鍋杓是響在另一間叫作廚房的屋子裏。擺在眼前的卻是盤碗碟箸，整齊地排在罩了白布的方桌上。當大人們正謙讓上下座的當兒，環哥已爽快地把自己那小身軀安置在桌子方便的一角。冷不防媽把他拖了下來，惡狠狠地瞪他兩眼。「媽變樣兒了。」環哥那麼奇怪着。

姨父嘴唇上原來有黑壓壓的兩撇，怪不得人家說城裏吃衙門飯的老爺們都留鬍子呢。環哥聽姨父用極客氣，極有禮貌的樣子勸媽放心。說：「地方有的是。都是一家人。」

對這和善的男人，媽彷彿倒要哭了出來。環哥顧不得這許多。只用小手握住了那紅漆筷箸，把生硬硬地塞在媽喉嚨間的米粒順溜溜地滑進小肚囊裏去。並不時地扯着小頸子，用筷箸遙遙地捕捉一片顏色別緻的菜，直到和善的姨父把大大的一箸檢進他碗裏去。跟着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晚上，在給媽送來一件城裏人穿的褂子的姨走了後，媽狠狠地指着環哥的鼻尖說：

「給我丟人來啦！」

睡在一張木床上哩。姨家的什麼都講究——比姥姥家還强多了。環哥躺在那張木床上，幌着小腦袋，想着姨家堂屋條案上那玻璃盆景花綠綠的，筆瓶裏還插着大大荷葉的紙做蓮花。他翻過身來問：「媽，媽，姨家八仙桌上答答響着的是什麼呀？」焦急着的媽聽到這瑣碎的話自然會生氣的。就推了他一掌：「小鬼，睡罷。燒豬！」

環哥受了媽的悶氣，就用被角把頭捲了起來。他算計着在這黑暗嚴密的角落裏作

作應允了，嗜地一聲就把門推了開。等到媽跑向門邊想囑咐他什麼時，孩子已牽了褲腰，奔向庭院中央那用細磚墊高起來的魚缸去了。

上房裏有了一聲沉悶的咳嗽。環哥回過頭來看，門是嚴嚴地爲秦瓊把守着，僅有的那塊通亮的玻璃窗也還用花花的布遮了起來。看了這死悶勁兒，環哥吐了口吐沫，像是說：「懶骨頭，起來罷。這兒多涼爽！」

又是一聲帶些痰涎的咳嗽，跟着是都市小孩纔醒時的一聲慵懶，嬌依的咦咦。環哥不屑地扯開了褲帶，對準一棵花——在他，那也是菜園子裏的貨——撒下尿來。

他還幽閑地仰了頭，看看遊動着的晨雲會不會湊起一陣雨來呢，上房裏卻有了聲音：

「這是誰呀！」

環哥的媽聽到了，趕緊躍出房門把他扯回房來。

「丟人呵，這不是田裏！」狠狠地。

環哥懊喪地低了頭。眞是倒霉，大淸早晨的！

這霉氣直到吃早粥時看到了表妹梳好的辮子纔消掉。看到那纏了紅絨頭繩的圓滾滾的辮梢，環哥不知道該怎樣逗逗這女孩纔好。

吃過早粥，表弟挾了書包去念「人之初，狗咬猪」去了。環哥問媽「有啥活兒做呵」，意思是該背起柳筐來拾糞去呢，還是拿了鐮刀去割草。可是，這是城裏呢。城裏的人是只念書的。連媽想找事做還沒有頭緒呢。就說：

「小兔子，你給我乖乖兒地在房裏獃，就是做活兒了。」

這，環哥那兒成，一個爬慣了樹鑽慣了高粱地的孩子！一轉眼，他就丟下納鞋底子的媽，溜出房去了。

一出房門，就見到梳了鮮紅紅，圓滾滾辮子的表妹蹲下兩條小腿，低着腰，在花叢裏

拾些什麽。環哥趕緊跑了過去。看到那小手正檢花叢影下的細碎小黑花籽，就也幫起手來。小姑娘告訴他是夜裏風吹下來的茉莉籽。環哥不在意這些。種子他見到多了：紅豆，茄子，芝蔴，什麽都看見過。這算啥，不希罕。他不過是要陪陪小表妹就是了。果然不一下，表妹和他熟得環哥長環哥短地叫了起來。

環哥和誰一熟，就得先試試他。意思是：就得逗逗，看他到底急不急。他幫表妹拾完花籽，就說：該叫我搯兩朵給我媽了！表妹搖起頭來。環哥居心逗她麽，就索性把頂大的一朵搯了下來。登時，小姑娘就忘掉了適纔的友誼，哭了起來。嗚咽着，嘟囔着「這是我們的家」「這是我們的家」地走進廂房來。揉着大辮梢，撅着小嘴，如一個訴寃者地說着「你們的環哥」怎樣怎樣地「缺德。」

媽聽了多扎心哪。明知道這小官司不必再分她已碎的心了，而且，她那有心去戴那搶得已粉碎了的花！但爲了訟訴者的身分，她只好用手拍拍甥女抽縮着的小肩膀，臟出

另一隻手來，再在親生的肉上擰兩下。

疼呵，環哥一向對付身體上折磨的辦法是一陣巨大而無淚的嚎啕。（也許他由村兒裏驢子學來的。）當前，雖然是在「別人家」，這報復是無從節制的。

於是，午飯的時候，姨父好心的勸媽還是別打孩子。

沒有了同伴，環哥後悔起來。悔不該招惹受不住逗的表妹。如今，她是躲在房裏，握了一管細毛刷子描起橫豎的紅道子來了。環哥用懺悔的心伏在窗口，守着那一個個紅的字都爲那刷子嚴嚴地塗黑了。她耿着辮子，一點兒也不回頭。環哥腿都立酸了，就悵悵地走下階來。

階前正蠕動着一簇黑烏烏的螞蟻。他即刻蹲了下來，用吐涎淹刦正在向同一方向前進着的螞蟻。看那些纖細的小腿一着涎沫即失了動彈能力的可憐，他出神地笑。笑着笑着石階上一陣橐橐的皮鞋聲。他忙抬起了頭，卻是那一絲笑容也不帶的姨父的臉。

「積點兒德！吐沫多髒呵！」

「吐沫那兒髒呵！」環哥是想：你那痰纔髒呢。

「站起來罷！」姨父很少遇到敢和他頂嘴的人。他的妻子，他的兒女都是他的服從者。

「今兒早晨誰在院裏小便？」

「小便？我倒撒了泡尿。」環哥頑皮地笑。

「哼，拐過角去就是茅房。以後別再——」

聽到了這責問的媽忙走了出來。先問問妹夫是去衙門麽，然後供認這孩子的沒規矩。纔轉過頭來，狠狠地說：

「環哥，你——你給我立刻進房裏去。」

環哥擦着鞋跟，不甘心地踱回房去。

「這下你可好了。姨父不讓我打你，你就放手鬧去了。鬼，我那輩子欠下你家的債，受

你們老的小的欺負。叫我在娘家妹妹家也躲不安。要命呵，我一死你就好了——」環哥的媽簌落着哭了起來。幾日的委屈由了她這孩子一時的不體貼，都勾引出來了。她坐在牀沿上，嗚嗚地哭。

環哥乖了。他呆呆地倚着床沿，開始感到這次出遊的悲哀。他意識着寂寞了。熱戀了兩天的城市生活，這時他小心坎懂得了「狹窄」「陰沉」是牠的特質。媽以爲他老實了呢，他卻在想着家裏那條體己的黃狗。他想着黃昏的高粱怎樣一仰一俯地向他點首。豌豆地裏爬了多少勇敢細脆的螳螂。他想着二禿子快積足了的一百單八將洋烟畫片。他想起杜家的大棕驢要下小驢兒了。杜家的貓又快要生養了，還答應給環哥一隻黑白花的呢。他想起這場雨秋瓜要完了。梁家園的棗快熟了罷，該約誰抗了小竹竿去偷呢。

想到棗，環哥湊近窗口，對着那由屋脊背後伸出來的棗出神。看到那掛滿了紅綠果實的樹枝，使他下意識地感到家鄉味來。一個由田間園野來的孩子看了那顏色，卽刻就

體會到身體該如何動作，纔能攀到那果實最繁多處。

他已把一隻脚邁出門檻去了，但看到媽愁苦的臉，又喚回適纔那悲哀來。城市多寂寥呵，聽不見一聲牛鳴，聽不見一句田歌。總是哇呀哇呀的人聲。直等到好久好久，纔有了一陣敲門聲。

表弟下學了。這是他唯一的同伴，還不曾吵過架的。這書生的背影是太大的誘惑了。他發誓不再逗惹他。他好好地留着這同伴。

鬼鬼祟祟地，給他混出房門檻去了。

「幹麼玩兒呢？」這被老師監了一天的白白書生忘掉了昨天的事，趁爸不在家，就又貪起玩來。

於是，瓊哥問：「你會打轆轤嗎，那圓滾滾，嚕嚕嚕的玩藝兒？」「不會。」「你會撅甜棒兒嗎？」「不知道說的是什麼。」瓊哥一抬頭，高起興來了，兩隻粗手抓着表弟文弱的

肩膀問：「你會爬樹嗎！」「不會。」

「來。」環牽了表弟的袖頭往後院走。「我爬給你看。」

表弟羞怯怯地倚在院門。這不是他常來的地方。

「你獃在底下。我去打，你檢。」環哥盤了雙臂熟練地囑咐。

「不，不。我爸爸不准動這樹。他留八月節僱人打下來，送衙門上司的禮。」書生記起年年張老爺一口袋，趙老爺一蒲包地送。留在家裏的只有兩餑餑盒子，而且是較小的。

「幹麼僱人打呢，眞是飯桶！來罷瞧——」環哥吹了口拳頭，便把一隻脚蹬定那棗樹的一塊疤痕，雙手一抱，就離開地皮了。嚇得立在地面上的同伴直嚷留神。

「算什麼！這白玩兒！」說着，環哥敏捷地掉換了三脚兩脚，小小身子已隱在果實纍纍的樹枝上去了。隨着運用了小身軀所有的氣力在那樹枝上蹦跳，立時樹葉如暴雨似地刷刷地摩擦了起來。長圓的棗，滿紅的，半紅的，甚而青青的，都如雹似地必剝必剝地墜到

牆根下，墜到熟菊花莖下，墜到表弟頸子上了。立時，羞怯的孩子也爲這陣棗雨興奮起來，樂着屈下了腰，選紅的向腰間攬。

樹杈上的環哥也忙爬了下來，用更敏捷的眼光選拾地上的果實。

環哥一壁脆脆地嚼着，一壁驕傲地說：

「這，這算什麼！我們家裏的樹比這兩棵還壯。結的圓棗有這麼大——」說着環哥用兩個手指圈成一個大大的圓環。

「你爸讓你上樹嗎？」表弟關切環哥在家中的自由。

「我爸有半年多不在家了，」環哥誇耀地說。「我爸在北平有了闊事情。北平是頂大頂大的地方。比這兒還闊多了。北平有一千個一萬個車。什麼都有——」忽然，環哥記起昨晚媽囑咐過的話來。

「別瞎吹，你沒有爸爸的。」

「你敢說！你纔沒有呢！」

「別急，我昨兒晚上聽我媽和我爸說——」

「說什麼？」

「說你爸不要你們了！」

「放屁！」環哥挽起袖子來了！

「還說，說你爸是個該死的東西。丟下了大姨，在北平娶了一個頂壞頂壞的女人。」

「你瞎說我揍你！」環哥一把就抓着表弟的領子。拍地一聲，環哥的手掌落在那細嫩的肉上，隨着是表弟的哭聲。

環哥丟下表弟扯開線綻的領口，丟下那些「臭」蛋，狼狽地走出院門。撞了慌忙奔來的姨母個滿懷，就一直逃回廂房去。

看了環哥身上的泥漬，媽着急起來了。

「又做什麼孽了，小鬼！」

「媽，」環哥噙着熱熱的淚撲到媽懷裏去。「爸是不要咱們了嗎？」

環哥委屈地學說了一遍剛纔的事，問：「媽，媽，頂壞頂壞的女人是誰？是不是偷咱雞的張大媽，還是趙家那不講理的丫頭？」

媽只托着腮，由窗口看着飄在暮色裏的炊烟，茫然地搖頭。

晚上，姨到房裏和媽說呀說呀說到半夜。環哥是蜷在床裏酣睡了。朦朧中，他只聽姨說了許多聲：「姐姐，只怨我拿不了你妹夫的主。」

到環哥醒來，那隻柳條箱又已捆好立在門口了。姨父微笑地走進來，摸着下頦，用極溫善有禮貌的樣子說：「地方有的是。都是自家人。幹麼這麼倉促？」

環哥用贊同的眼色瞅着媽。但媽卻用勉強的微笑對這溫善的人搖頭。

二十三年，九月二日，海甸。

別瞧荔子是纔十三歲的小姑娘，見了不快意的男人時，她早就會把小嘴岔往下一撇，輕輕而狠狠地罵一聲『討嫌的』了。當爸爸勒着媽媽的頭髮，呱咕呱咕地摑，她頓着脚，哇呀哇呀地哭時，她已學會了在哭泣的中間加雜上『討嫌的』了。她偷偷地一面爲媽媽收檢着拔斷了的亂髮，一面伴了嗚咽的媽媽，嘟囔着『討嫌的男人。』

從此，擔水的漢子粗心地踏了甬道旁她的鳳仙花時，小小指頭會死死地釘着那油紫的脊背，罵着『討嫌的大李。』當爸爸在她正喂着小咪咪的肝拌飯，立在簷下喊：『荔子，給我打半斤玫瑰露』時，她不甘心地把咪咪放下，俯首在那柔性小動物的耳畔低語着：『討嫌的爸爸，害我的乖吃不舒服。』

胡同裏過聘姑娘的花轎，她跑出來張望時，隔壁總不缺乏拿逗小孩開心的人，扯了她的辮梢問：『荔子幾兒嫁呵？』於是荔子不屑地撇了小嘴兒，把肩頭的兩條小辮往後一甩，爽快地回說：『我？我纔不嫁給討嫌的臭男人呢——挨他的苦打。』那多嘴的人如再追問下去她寂寞不寂寞的話，她會哼那麼一聲：『沒有男人就寂寞？我的小咪咪要比一個男人溫存多了呢。』

七月的黃昏。秋在孩子的心坎上點了小小的螢燈。插上了蝙蝠的翅膀，配上金鐘兒的音樂。蟬唱完了一天的歌，把靜黑的天空交托給避了一天暑的蝙蝠，遊水似地，任牠們在黑暗之流裏起伏地飄泳。螢火蟲點了那盞鑽向夢境的小炬，僕僕地拜訪各角落的孩子們。把他們逗得抬起了頭，拍起了手，舞蹈起來。多少不知名的蟲子都向有大小亮光的地方撲了來。硬殼的，軟囊的，紅的，豆青的，花生味的，香瓜味的各色各樣的小昆蟲一齊出遊了。牆壁裏，茵蔯根下，蟋蟀們低低地，間斷地呼應着。

滿草坪上忙着的盡是孩子。有的寬張了小胳臂，學鴿子打旋盤。嘴裏還嗡嗡地哼着鴿哨在空中作的響聲。有的正用巴掌節奏着自己的歌。湊上十幾個孩子就能玩貓捉老鼠。還有一些孩子們正圍着一棵松樹，工作着一件煞是有趣的事。安穩的孩子們盤腿坐在小土坡上。一個謎語道出，十幾個小腦瓜都仰了起來，想從那黑黑太空中的細碎小窗戶裏窺探一些隱祕。一顆頑皮的星子墜了下來，異口同聲地吐出驚呼的氣。這新奇的喜，會暫時踢開猜謎這回事。

在這草坪上想找茘子是不容易的。那種遊戲差不多都短不了高聲大力的男孩子參加。這些『討嫌的』回回都害她撅着嘴，踱回家去。於是，她結合了幾個相投的女孩子，抱了她的小咪咪，走到另外人跡稀疏的黑黑角落裏，低聲唱着『小白菜兒地裏黃』用花巴掌節奏着，任小巧的螢火蟲環着她們身邊飛。沒有喧嚷，沒有毆鬥，輪流着『有那麼一家兒呵』安閑地學說着各由媽媽處販來的故事。

當荔子正把由兒童世界看來的小獵士的故事學說給隱在黑暗中三個模糊的小面孔聽時，突然遠處起了一陣噪雜。一片吶喊聲隨了一把火炬奔向這邊來了。越逼越近，直撲到四個無助的女孩的面前。

『呔，鼠輩聽：眞我乃托塔李天王是也。特來捉你等有要事相商。如違我言，一刀一個，管殺不管埋。』首領是拿了火炬的孩子，挺起用墨描豎了的眉毛，拈着假髮，學着舞臺上武生的派頭，滔滔如背誦地說。來者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牽領着五六個年紀相仿的同性夥伴。一股殘香已燒去大半。紅紅的火焰，映着橘色的臉蛋，映着有綠林威風的小眼珠。每個腰間各插一把刷銀的木刀，掖着幾片用瓦碟磨成的鏢。

『討嫌的男人，我們礙得着你們嗎？』荔子坦然地責問着。她撣了撣大襟上的塵土，想不去睬來者，繼續說了下去。但當前森凜的聲勢是不容許她這麼漠視的。

『走，荔子。』舞臺的話說乾了以後，常人的腔調又拿了出來。『走跟我們去商量七

月節晚上都預備什麼燈。』說着，首領就動手去拖。

『去，我自己管我自己的事，用不到你操心。』手甩開了。

『不行。』首領把雙臂英武地盤在胸間，堅決地搖起頭來。『今年咱們得商量商量誰點什麼樣的燈。不能像去年似的，王八燈甕夫燈亂來一氣。你先說，你打算點什麼燈罷？』

『我點什麼燈也問不到你。討嫌的！』

『問不到我？我是頭兒。他們全是我的護衛。』

『去，』荔子站了起來。『呸，頭兒，蘿蔔頭兒！你是誰的頭兒？我們屬不到臭男人家的。』

『呔，』叉了腰的首領樹立在她們面前了。『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由此過——』他嗖嗖地拔出了木刀，返過身來，目光炯炯地向着呆呆的夥伴們。

『留下買路財！』護衛們齊聲地喊。

『討嫌的，人家玩也礙你們事！』荔子迎頭衝了開去，想避開他們，如已經逃奔家去了的那些聽故事的同伴一樣。

但首領把刀一橫，喊一聲：『弟兄們，動手呀！』於是幾個拙笨的孩子就遵命上手捉那雙纖小的手臂。立時，箭一樣地射出一陣尖銳的嚎叫聲。直到把草坪上納涼的大人喊了來。把首領的胖父親也喊來了。

『鐵柱兒，你又幹麼哪？你又幹麼哪？給我家去。瞧，扮成這鬼樣兒。』英雄的爸爸一把就先將那鈎在耳根的假鬍鬚拔掉，劈手在英雄身上肉厚的部分重重地打了一巴掌。

『給我家去，你個强盜。丟臉來哪！』

鐵柱兒生得雖是一股英雄氣，爸爸還是要怕的。七俠五義裏的英雄也沒有回手打爸爸的。但鐵柱兒不服。他不甘心即刻走開。

『賤荔子，臭荔子。瞧着，早晚——』話沒說完，腰間掛的木刀已再作了折磨自己皮

肉的刑具。

狠狠地咬了一陣牙，鐵柱兒消失在秋的黑暗裏去了。

一個堂堂英雄是不甘心受這氣的。鐵柱兒是這條街上每個孩子心目中的英雄。誰都會記得，槐樹杈下那拳頭大小的牛蜂窠是他用竹竿拆碎的。他成天誇說給這一方除了大害。可是兩月了，那些不忘復仇的昆蟲還不時來訪舊地，環着雙抱的大樹嗡嗡地飛，害得細心的老太婆連在樹蔭下買豆汁的膽子都沒有了。多殘忍哪，鐵柱兒抗了根扦子，出半天城就捉了半口袋的金線蛙。說要請好漢的酒麼，就提了一把劈柴的斧頭，把每隻蛙的後腿都垛了下去。然後將五六十隻殘廢的動物拋到巷口垃圾堆上去，任牠們抽攣着，喘息着，蠕動在葱皮蒜葉中間。

『鐵柱兒作孽了呵，下半世不定遭什麼報。』那些掩了面過往的人都那麼咒咀着。

但自那一宴以後，鐵柱兒就果然獲得了手下降服的心。

如今，英雄丟了人。而且是在女人面前。這仇豈能不報？於是，天一黑，雖然鬥蟋蟀的仍抱了罐子出來，粘松燈的仍心不在焉地把香頭往松枝上粘，大家放在小心坎上的却是如何報這大大的仇恨。

『她天天晌午給她爸爸打酒去。』一個叫玉霖的說：『咱們躲在巷口土地廟後頭。等她走近，大喊一聲，叫她把酒撒在地上。』

另一個則說這太輕。依這軍士，在把她嚇唬以後，還應在她肥胖處，每人捶上三下，以解積憤。

當他們正在草坪上聚議時，牆根黑烏烏處迷糊地蠕動着一個白白的影子。一個說，又有刺蝟玩了。另一個反駁說刺蝟沒這麼細長，這麼雪白。必是趕七月節下界的白狐狸。於是，忘記適纔計議的事，幾個孩子各自把守起一方來。

待到佈置穩妥，鐵柱兒就使用他在墳堆上捉紡織娘的本領，輕輕地躡着脚尖兒，向

那綴進着的東西走去及至將走近時，纔聽到這動物咪噢地叫了出來，蹿了開去。

「貓，追呀，瓊子，追。追別讓牠跑走。」鐵柱兒喊了起來。

這小動物聽到大聲的震嚇和四方嚇唬的埋伏，就亡命地跑了開去。幾個受了包圍令的孩子們就追呀追呀地，直把個小東西擠到一個犄角。呢噢一聲，一隻後腿落在鐵柱兒手裏了。一聲人的噯喲說明了這畜牲在就捕最後一刻的扎掙。

「咬着沒有？有呵，咬着沒有？」

鬆適而關切地，幾個孩子聚簇在一起了。

鐵柱兒一面吮着手背上抓傷的血漬，一面用笑掩蓋着那痛。

「嘿，雪白的哩。」一個俯下身來手扶在膝頭的孩子玩賞起來了。「快蒙上眼睛，別讓牠認得回家的路。」

「我瞧，咳，蒙也白蒙。就是咱們這胡同的。對了，荔子她家的。我知道，叫咪咪。」

『眞的嗎，我瞧。』

『好了。這回我們可不能放牠走。押起牠來，等荔子跪着來求，快，押起牠來。』

於是，鐵柱兒的前大襟作了囚車，嚴密地裹了這呢嗅着嚕嚕嚕着的小東西，勝利地回家去了。

第二天荔子上雜貨鋪打酒時，夥計在塞上那氣味芬濃的瓶口後，照例問她還要幾個銅子的貓魚不。荔子給問得幾乎扶了那高高的油櫃哭了出來。逞强的她，終於默默地拿起了瓶，默默地垂低了頭踱回家去了。

咪咪不曾回來，她半夜就覺出了平常更鑼擦着街門敲了過去時，咪咪便由那特別爲她細長身軀開的小窟窿中輕盈地鑽了進來。兩顆閃爍的眸子，燈籠似的往四下照。然後，披了滿身秋月下的露珠，用她在屋脊上散步那麼輕悄的步武，蹣跚地走近荔子的枕畔。用那敏銳的鼻子嗅嗅她的臉，或竟舐舐小主人的指尖，像是說：棗樹我爬倦了，在屋脊

上和同伴也打够了架，月亮美得很呢，草地可給露水淹濕了，所以我回來了。就點着綿軟的脚尖兒，溜着床腿，鑽進她那小草窩裏，嚕嚕嚕地睡去了。

　　昨夜呢，荔子眼睜睜地守着靠窗臺的那小窗窿。想一想：七月了，貓要在屋脊上拜月的。拜到九十九回就成精了。她眞不願意咪咪成精，這她告給咪咪不止一次了。又想一想：七月了，花叢草梗間都免不掉有寃魂怨鬼們藏躲着，等待着盂蘭會的法船渡過那岸。她擔心那些兇惡的東西會教壞了咪咪，使牠眞如傳說所記的變了心。所以半夜她怔忡着還沒醒明白時，就輕聲問媽媽，咪咪回來了嗎？媽媽一面給她蓋着被，一面含糊地告她好像聽見回來了哩。但天明時，她摸摸咪咪的草窩，卻還是涼冰冰的呢。

　　『別給我這麼沒精打采的呵！』爸爸帶了些怒氣地罵着荔子。但她這日的心完然飛在幻想中的某牆角，某樹梢上去了。街坊告訴她近來正鬧着偷貓偷狗的事。她更害怕了起來。當啣了長長煙袋的張大伯嘆息着說：『咪咪雪白的一張皮，怪可惜的，作手套也能

縫兩副有餘呢！』時，荔子忍不住地淌下淚來了。直等到媽媽拍着她的背說：別着急，總會回來的。從前我在家做姑娘的時候，一隻貓跑走了一百多天，終於還會回轉來的。說：萬一有人因憐愛留住了她，在胡同附近喊一喊也會喊回來的。

黃昏又如情人一般守約地來了。螢火蟲點了亮亮的小炬，開始在黑烏烏的樹葉間飛翔了。蝙蝠像戲逗似地故意飛低了下來，待孩子張開了善撲捕的小胳臂時，卻又那麼敏捷地鑽上天去。氣得失了望的孩子們仰起了頭，酸葡萄地向嵌了繁星的墨黑天空唱着：簷末虎，穿花鞋，你是奶奶我是爺。及至夜如佈景者地把草坪上各個角落都密密地染黑了以後，草坪上一切的角色也開始活動了。一陣低歌，一片捕捉時的驚呼，如波濤似地在黃昏的海中起伏着。

草坪中間仍豎着那顆松樹。一簇孩子們圍着那寄托他們盼節心情的樹枝，往上粘香頭。烏綠綠的小樹已垂滿了長長的線香。幾大束線香，滿滿一碗漿糊，都打發在這上面

了。鐵柱兒忙來忙去，嫌這個漿糊抹濃了，怪那個粘得低了。孩子們都無怨地聽他指揮着。

工作正酣時，陡然草坪角吹來了一陣顫顫的，嬌滴滴的聲音：「咪咪~~~咪咪~~~回到荔子的懷裏來。」

聽到了這悽慘的聲音，孩子們咯咯地笑。

「嘿，作夢罷，回到「荔子的懷裏！」嘻嘻。」

「鐵柱兒，你把那小東西擱那兒了？」

「叫我給拴在煤堆旁邊兒了。可惡東西，好心喂牠餑餑反咬我的手。瞧，我爸爸吃飯的時候直瞪着眼追問。」

「你怎麼說呢？」

「說是你給抓的。」

「別——」吃了虧的劉要說下去，嘴給鐵柱兒堵住了。隨着，一陣顫顫，嬌滴滴的，含

了嗚咽的聲音又爲晚風吹過來了。

『咪咪~~~誰監着我的咪咪，把她放回來。』

鐵柱兒知道一個淌着淚的女孩，倚着什麼樹，在黑暗某角隅向他叫呢。貓，爸爸不會准他養的。偷了的貓也養不熟的。這囚徒對他唯一的用處只是待那一天爲爸爸查覺出時，在他肉厚的地方再那麼捶上幾下。他眞想早些還給她，但他是要代價的。

聲音變得更顫，更微，幾乎是哭着喊出的了。

『咪咪~~~誰監了我的咪咪，勞駕放出來，積德了~~~』

鐵柱兒剛硬的心裏感到出奇地不舒服。他在玉霖的耳邊咕咕了一番，然後遣了他去張羅。自己風似地奔回家去。

抱了咪咪的鐵柱兒在遠處和使者玉霖會到了。一下，抹乾淚痕的荔子羞澀地走了過來。模糊糊地她看見了害她焦急一日夜的咪咪，就張了母性的臂，撲了過來。

鐵柱兒抱緊咪咪，閃開了身子，說：

『從明晚起，跟我們一起作松燈？』

荔子嗚咽着點了頭。於是，一個柔毛毛的，熱騰騰的小寶寶就又回到她懷裏了。

兩三天後，鐵柱兒竟嚴重地囑咐他的手下都得尊敬荔子，衛護荔子，並且隨時保護她的咪咪，連用嘴嚨嚨一下也不可的。

七月節那天可熱鬧哪。柏林寺的孟蘭盛會糊的是丈七的大龍船。船頭探海的夜叉比往年來得都威風。船艙窗戶使的是外洋玻璃紙。還不到晌午，『一見大人』吊死鬼頸子上的玉面餑餑就給人偷吃了，惹得出來送施主的方丈看見了直罵饞鬼。

天還沒黑，草坪東方透了樹枝那麼早烘出一面金鏡來。無數蓮花燈同中秋月一樣趕早地出現了。白淡淡的燭光像是黎明的殘星。鐵柱兒早吩咐了：天不黑，他領的燈不准露面。出街時必要排好的。

隨了夜幕的厚度，蓮花燈也愈密了。連兩生日的小毛頭都抱在大人懷裏，舉了一盞羊燈，用不整齊的口齒喊着：『蓮花蓮花燈呵，今兒個點了明兒個扔呵。』

天黑得在鐵柱兒是足以露面了，就在他家大門裏排了起來。領路的，是兩隻獅子燈。壓尾的，自然是那製作多日的松枝燈——繁星似地，孔雀羽似地，那麼擺來擺去地幌。其餘的羊燈，魚缸燈，飛機燈，鯉魚燈等都夾在中間。沒有燈的，腦瓜上要各頂一張插了紅燭的荷葉，打着銅鈸，護在兩旁。紅的臘油沿了綠的筋脈流了下來。

鐵柱兒這晚在黃操衣上繫了一條褡褳，並在那木刀上紮了一塊由媽處求來的紅綢子。舉了一盞鍾燈，走在荔子三節長穗的花籃旁。震人耳鼓的鈸噔嚓噔嚓地越敲越起勁。大家你一聲『洋燭插歪了，』他一聲『蓮花瓣鬆開了』地隨了隊沿着胡同走去。

鐵柱兒騰出一隻手來看荔子花籃的雙燭有沒有燒着旁邊的茨菇葉，並關切地問着：

「荔子，一隻手提來累不累？」

粉紅的荷燈映着荔子粉紅的笑。她那兒還覺得累呢！她高興極了，竟俯到鐵柱兒耳畔說：「好玩極了。」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北平。

郵票

生活轉着多種的輪。抓着一隻，就會成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

我的生活一向就離不開玩耍。如同前年高夫球時興的時候，我的閑暇就都消磨在大華球場裏了。在課室裏還研究球洞和路線，夢裏仍像握着那條細長粗頭的棍子，向着一個極蜿蜒的球門撞。撞着了，會樂得把被子踢個窟窿。可是這把戲一熟，就沒味兒了。我有着許多頂體貼的朋友，在我對這玩藝的興趣剛要絕盡時，就又拖我到別的上面玩。人家都捧我，說我這不會發愁，貪玩的性情是我一生的幸福。不過他們不知道爲了功課，我給人作過多少大揖了。

今年又給一個同學染上了收集郵票的癖好。起初，人家分我幾片印着熱帶植物或

美國自由神塑像的郵票。我覺得怪好玩的，就隨手塞在書本裏了。

漸漸地，由這朋友的好意，我有的郵票竟夠塡滿一個信封了。悶的時候把這些被重重舟車由地球各角帶來的紀念物倒了出來，排在桌角擺弄擺弄，欣賞諸民族偉人的丰采，或那遼遠國度的山水風光。愈看愈覺得這些廢物潛藏着一種珍貴，就決定買一個本子，分類地貼了起來。並托國文班黃老師題上『萬國郵票集』五個顏字。

起初貼本子的目的只是免得遺失。貼了起來，像個有家室的人，佔有慾竟勃發起來了。我不但要多，而且要齊全。如果全世界的郵票都給我輯到，那份歡慰不比作皇帝小。

那同學見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興趣來，也就不那麼慷慨地分潤了。而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煩他，就開始向認識的人討。見到了不大生疏的人，總忘不了問：有沒有什麼用過了的特別郵票？常常忘記，問重覆了，就會被人嘲作郵票迷。對於一切垂問我近來作什麼消遣——一句最常問到我的話——的時候，我總毫不躊躇地回答：在搜集郵票。有

了別忘記給我。

於是，被人唾棄的字紙簍從此成了我的金礦。我總希望在那堆廢紙裏摸到一片，比方說蔣介石北伐紀念的郵票罷。這想望顯然地不會結果子，有時反而摸到很髒的東西。爲了郵票，我不怨天，也不尤人。

同學中認識我的，愛逗我說：有多少國了？我的回答總掩不住我的貪心：不多，等你給我呢！

有一天在植物學的班上，當教員在黑板上描畫海棠子房的構狀時，我一翻講義，偶然翻出幾片新獲到的大清帝國郵票。我正端詳那古銅色團龍的姿勢呢，坐在我右邊的同學把一個蓬亂的頭探到我的座位裏來。爲了怕先生注意，我趕忙藏起，並側過頭來看他那淸癯的臉，眉間帶點苦像。他自覺冒失，就向我點點頭，表示歉意。

這人我曉得，好像叫趙什麼的，去年才轉學來的。同學中誰也不理他，他也不理誰。我

倒不在乎。我們每禮拜除了這門還有幾何學也鄰座。晚上自修他在我前三行，好像是七十五號。按說該認得，可是他嘴脣連動都懶得，我憑什麼跟這沒人理的打招呼？活着不痛痛快快的，整天皺着一堆愁眉，像是打了悶頭官司似的。我最不愛看人苦像。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紅的臉，成天不是揹着冰鞋就是夾着球拍，高高興興地玩。這人可不。我們在操場踢球，他把兩隻手縮在袖筒裏，兀自地沿着校園南牆的一行小松樹走。班上，一下入神得兩眼全呆了。可是又並不眞入神。教員一問，他也摸不清頭緒。有時，他把書的邊緣畫個滿亂。他不像我，愛給先生畫像；他總寫字。用輕筆寫，又描成立體，然後又塡成黑字，終於是塗成一個大大黑團。我從不睬他的賭鬧。有一回好像不經意地看見他在幾何命題的空白處描了幾個好大的字。頭兩個好像是什麼『誓死。』

第二次上植物班可巧我們都到得早一點。這人在我耳邊用極沉重而低微的聲音問：『你幹啥留那東西？』這遼寧的口音逗得我直笑。玩玩罷咧。這人偏過身子去半嘆半

哼地來了一聲，『玩玩，那麽大一片土地都玩掉了。』我不懂他這話的意思，可是老師隨着鈴聲進來了。

我不好再追問，可是我不服。

那天下午我在第三宿舍的樓梯上遇到他了。還是那麽一頭蓬亂的頭髮，穿着件破舊的黑學生裝，脚下可蹬着雙灰殘得不成樣子了的拖鞋，在捧着一份天津報紙看。瞅見了我，苦笑了一聲，就又一面看，一面用笨重的脚步盲目地向樓上走。

我追上了這人，問他：「什麽一片大土地給玩丢了，誰玩丢了的？」他把視線由報紙移上我的鼻尖，又哼了一聲，就把報紙向我身邊一抖，指給我一行黑字看。這不是我注意的體育欄，也不是電影廣告；是在頭一篇，印着溥什麽要稱帝的話。

我眼珠一轉。這不是說又多了一國的郵票嗎？就把手搭在他肩上，問他有沒有郵票給我。他好像生了我的氣似地，用極不恭敬的樣子由鼻子裏哼出：郵票多着呢。

呵，我聽了眞是高興得不知怎麼好。多，多爲什麼不給我？可是這人撑着一大張紙，丟了魂似地向樓上逃。

我懂得這是我的運氣上了門。一種受惠者的敬意頓時由心中鑽了出來，蹓蹓地跟在他後面。等他回身摸鑰匙的時候，才發見帶來了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就一面把報紙向脅下夾，一面用勉强的口氣說：『進來坐坐。』

這人敢情也懂得客氣。我就吹着哨，擡頭看了看那『34』的房牌，蹓了進去。

這屋子一點也不好。牆上沒有半張明星的相片。圍着牆用銅釘按滿了一些亂寫的字。陡然一堆紅色拖去了我的注意，那是貼在靠書架壁上的一張紙——一張空白的地圖，圖的一角塗了一些挺難看的紅顏色。我說難看，並不委屈它。比方說，要紅的像楊梅吧，看看也還有點甜味兒；或者索性弄成粉紅色，像女孩子的臉蛋，多開心呀。他染的偏偏是那麼紫紅，像猪血似的。嘔，並且還在地圖旁邊寫了四個字。這字我認得的，是上上朔良友

第一頁印的『還我山河，』我還記得那是精忠傳裏岳飛寫的呢。

他欠身讓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我是滿心盼望着他給了我郵票，就好跑回去安插。

這人眞懶，牀也不疊，枕頭底下壓着幾本書。露着面兒的一本，似乎是『日本帝國主義……』什麼『史』。反正又是那套，膩死了。

我簡直坐不住。我說，郵票呢？

他悵惘地看了我一眼，說『咱們都快當亡國奴了。』

這話我不懂。幹麼非罵人一句才拿出來呢？

他摸了摸桌上的白茶壺的肚，預備要倒茶我喝。我忽然看到抽屜縫露着一個信封的角。給我馬上扯了出來。咳，『欠資！』不，翻過來有着一片新奇的郵票。起初我以爲是日本的，因爲顏色也那麼素淡，樣子也那麼雅緻——也那麼缺少大陸的渾厚。仔細一看，在

一座塔的上面印着「××國」三個字。嘿，這不是新成立的×××嗎？這個我沒有。我敢發誓我沒有這個。我笑了。我擡起頭來，用極動人的語調對他乞求，「我可以撕下來嗎？這宣紙信封不會撕破的。」

那人像中了一箭的野禽似地，又懊喪地皺起眉來，說：「還要那氣死人的東西幹啥？」「好，我用處大着呢！」我又馬上改了口鋒。「是的，沒用，更可以送我啦。」「你們這些人——」他端詳了我一下，又勉强地擠出來一個苦笑，才說「拿去罷。要，有的是。」

我就小心翼翼地撕了下來，一點都沒有破，信封也還完整。頭一回若是給人扯得一塌糊塗，下回就該碰釘子了。

於是我又囑咐了他一陣：有，可別給別人。向他道了一聲 Thank you，纔一溜煙跑下了樓。

好，那最初送我郵票的孩子一看見就非跟我要不可。據他說這比外國的還難得。經他這麼一說，我可就不肯給了。氣得他咒我忘恩負義。我忍了這口氣，把瑞士的那片揭了下來，把這片補了上去。

從此，我懂了這愁人身上是懷有着一件寶貝的。上班，我常偷偷 Pass 給他一塊巧可力或是 Gum，可是每次他都不大甘心伸手來接，接過去也沒見他吃，好像只是不願得罪這唯一與他有來往的人似地。但一種感激的心還促着我不停息地給。有時還用臂肘頂他一下，向他開闔一下嘴脣，催着他快吃。可是他總顯得那麼可憐，那麼狼狽。生活像有着塡不滿的坑，照不掉的黲影。他總不睬我。

不理我沒關係，橫豎他有了郵票總不忘記給我。他一共給過我三片：一片我自己貼上，一片跟白羅漢換了七個西班牙，兩個葡萄牙。最近這片我還留着等行市呢。孟家二少出過兩個法國航空，三個義大利，可是我不幹。我非逼他那片全國運動會的紀念票不可。

他說了，要命也不鬆手。

那天下晚學，我又由乒乓室跑去找老趙。獾似地竄進了第三宿舍，一直就奔到34號來。我重重地揍了一下門，沒等答應就闖了進去。嘿，這傢伙用被纏緊了全身，睡起覺來了。我想由底下搔他腳心。又想，這假君子，惹不得。可是他連腦袋都包個挺緊。我就伏在那自縛的口袋嘴處認眞地喊了一聲『老趙。』他還裝着玩兒。我敢打賭他沒睡着。我進來時還看見他脚動呢。我又喊，他仍不理。

這是他自作孽，我可就不客氣了。於是，我就施展竹簍裏捉螃蟹的辦法，用手向被筒隙處用力鑽。滾熱滾熱的，刺刺的頭髮扎得我直癢。我摸着腦門了，那道眉似乎比平日皺得還緊。往下摸，呵，摸得手指都濕濕的了。

怎麼，這麼大個子哭了？我得哄哄他，我專會哄人。不信你問！我不說了，我專會治她的撅嘴。

於是，我給他吹我最拿手的哨子。吹的是中國人都頂熟的 Love Parade。可是，我手掌上濕潤的淚，竟哽着了我的嗓，殭住了我的脣。我愈吹愈吹不上來。

我蹲下，蹲在他的床頭。

這時候，我伸在熱被筒的手，已給另一隻手握着了，握得緊緊的。一股人體特有的熱味，順着我的胳臂通了出來。

陡然，他露出了頭！呵，兩隻紅紅的眼睛。我怕——可是我本能地抽出雯妹繡的綢手絹，替他拭那拭不盡的淚水。

也許他不慣受人哄，驀地一下就坐了起來。兩隻前露薑芽後露鴨蛋的脚就光光地踏在地板上。

他推開了我那香香的手絹，說：『朋友，我們要離別了。』

什麼，走？我馬上就用力握着他的汗手。

他用削瘦汚黑的指頭，在披散的頭髮間穿來穿去，就光着脚走到他抽屜那裏。扯出一封印着『吉林』下款的信封，交給了我。

『揭罷，這是你最後的一個！』

可是，唉，抓着我心的倒不是這郵票了。把信丢在桌邊，還去捉他那縮了回去的手。

『可是，你幹麼要走？』

『幹麼！我倒要當亡國奴去了！』由他那呆呆的視線，咬牙的神情，可以見得出他懷着無限的憤懣。

我這時纔對他的家事發生興趣。但無論我問什麼，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搖頭。終於，他求我先走出去，讓他靜一下。今天晚上自修完了和他走走，算是個臨別紀念。

我垂頭喪氣地走了出來。羅漢還直追着我問：要了幾個？還是四分的嗎？我用鄙夷一個無心肝人的眼色瞅他，給他碰了個沉默的黑釘子，並把空手張給他看。他嘻皮笑臉地

說：『窄心眼兒，急命鬼。人家今兒個沒有，不會等明兒個？』就由褲袋子裏掏出他的口琴，隨吹隨跳地跑了。

晚上自修，我總看不下書去。看到72號椅子空空的。桌上照例擺的硯臺也不見了。我就像生活裏丟了一件平時不注意，而如今感到頗可留戀的東西似地那麼愕然。我沒心算代數，只在算草上描了許多『誓死』『誓死。』看堂的劉老師一走近，我就馬上翻翻手邊的書，作作樣子。及至他踱了過去，我望着這彈壓者的背影，有異常的厭惡。我總等老柴搖鈴，偏偏這老頭子今兒晚上又打了晚。後面的兵營都已吹了那悠長而低微的催眠號，我終於忍不住了，就托辭肚子痛，跟劉老師告了假，一直跑向第三舍宿。

宿舍這時又靜寂又漆黑。可是一種吃吃地勒繩子和搬東西的聲音，在樓下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得出。我帶着一種預期的驚愕，登上第三宿舍的樓梯。34號裏正有着咕咚的響聲。

我拉門一看，呵，牆上那些字紙已經撕個乾淨，書架上堆的儘是破鞋和臉盆。一個亮光光的禿頭，正屈着腰，在那裏捆一個柳條箱呢。我不知該喊還是該笑出來。

聽見人來，他抬起了頭。發亮的頭上，爬滿了因用力而鼓起的青筋。是誰？我蹲下，帶點喘，捧着這削瘦鬱苦的臉：『是！是老趙嗎？你幹麼？』

『是的。明天八點開車。』然後他用指頭揑算：十一點到天津，下午五點過北戴河，六點就過山海關。……

『可是，你幹麼剃成這個樣兒？』

『我要扮成農民的——不，我本來就是種田人家的孩子。念書的人都危險。我不能在未見到我媽以前，給他們殺死！』說完了這話。好像這媽字增加了他一種憂苦，而又補添了一些快慰似地，他用紅烔的目光看着我。

『有這麼兒嗎？既然會被殺，你幹麼還回去？大夥兒怪好的。』

『兄弟』，這是他第一次這樣叫我，由心窩裏叫出的。『我這裏有兩本書送給你——其餘的，我都捐給圖書室了。』他回身半直起腰來，由桌邊拿下來交給我。然後伏在那柳條包上嘆了一口氣。『以後，以後連有中國靈魂的一份報也看不見了。』

我翻看接過來的書。一本是『東北問題，』一本是『青年與滿蒙。』書皮的裏封面用濃重的筆墨寫着我的名子，下面是他贈。並在一個小塊方篆印旁邊記上這陰沉的日子，這夜晚。

等我幫他勒上最後的一個扣，我們就下樓到操場上去了。

天，黑烏烏的。幾顆殘星在一程灰雲左近怔忡着。

『有月亮多好呵！』我說。

『不，』他仰起頭來，『惟有這黑漆漆的纔是我們的世界。』

他異常熱情地扶着我的肩，一聲不語地向着操場的東牆根兒走。我想開口問，但我

的話又給這陰沉的情境噎住了。

一遍鈴聲，跟着一片嘈雜的人聲，由課室樓擁了出來。

我倆摸黑繞過籃球場，一直奔到秋千架來。他就咳了一聲，倚在黑影中的柱子上了。

他仰起了頭，向着東北角黑的天空呆望。然後，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說：

「我這次回去是想拚命去。其實，唉，也是送死去。可是我必得去……我不怕死。我哥哥就那麼被鬼子用刺刀宰了的。他並不疼，我媽疼。我恨的是——你們這種人，不明白自己的世界，整天吹哨！——早晚一天——』說完了以上的話，就似乎有了新的啓示似地，又用矛盾而痛苦的語調說：

「其實，也不怪你們。你們人都愛玩，愛活潑；誰愛皺眉，愛流血？可是倒霉的你是在帝國主義者蹂躪下的中國人。你沒死，是因爲還沒殺到你這塊兒。早晚——除非你堵上耳朵，閉上眼睛——咳，也不成，也不成。』

我給這黑影子發出來的話，也說得眼睛濕了起來。心裏可比爸爸不帶我上青島那回難過多了。

我害怕——怕立在我眼前的活人，再有幾天就眞地變成刺刀下的鬼魂。我已由他身上嗅到死的氣氛。我問他幹麼明知道死，還非回去不可。

『我爸爸給鬼子新近捉去了。一家殺的就剩我們爺兒三個。我去年逃進關來，就剩他老公母倆。這回，就剩下我媽一個人了——』說到這兒他狠命地用拳頭打了一下秋千的柱子。『我恨不得飛了回去，落在那鬼子的身上，咬他個稀爛。』

這想法好像給了他多少快慰似地，就握住了我的手說『都不死，永遠就都當豬！你還小……』

我仰頭在黑暗中辨視他的臉，心下好像是說：『我不小。你看，我也哭了。』

我們攀談到熄燈後好久，纔又摸着黑緩緩地踱回宿舍去。在快走到第三宿舍門口

的時候，他悄悄地說：

『我明天可黑早就動身。你來不及見我的。我們好好地握一下手罷。我這半年多也沒交一個朋友！你是我唯一的熟人。你現在不會懂得我的事——可是，你好好看我給你的書，和捐給圖書室的。——記着我。我死那一刻也記着你。作個有骨氣的人。』說到這裏，我的手被他重重地擠了一下，一個低極了的聲音說：『我們大概不必說再見了。』

突然，他拋下我的手，向宿舍踱了去。隨踱隨向我揚手，意思是要我回去。我追上去，悄悄地告訴他我明早怎麼也會起來送他。走遠了一些的黑影子向我擺起手來。然後，一聲妞妞的門軸聲，一個黑影子隨着第三宿舍門窗上那點亮光消逝了。

我氣都嘆不出地僵在那裏。沒有風，但吹得我直打顫。想了一想，決定快回去睡下，明早好過來送別他。

當我爬上第二宿舍的樓梯時，腿下竟缺少那平日的魄力。黑暗裏，像有一隻手在抓

着我的腦蓋。我怕——我破例地用被子包上了頭，在虛汗裏糊里糊塗地睡去。

醒來呢？唉，一睜眼，太陽就已經升得好高了。洗臉房叮噹正響着臉盆聲。一個呵欠沒打完，下意識就提醒了我誤了一件多麼大的事。我閃地一下就跳出熱的被筒。當我剛落下一雙脚時，纔發見枕畔放着那有『吉林』下款的信封，我不忍撕下郵票的那信封。背面用鉛筆草率地寫着：

『我走了。羨慕你睡得舒坦，不忍叫醒。昨夜話，莫忘。郵票，隨你撕。那住址只告訴你：我拚命的場所。無從通訊。——知名不具。』

唉，唉，不中用的我。

一九三四，一，十七海甸。

梅剛邁進了門限，滑潤的肩頭就給正在踱來踱去的我一把抓住。說：這屋裏有幾條生命？這突兀的勁兒怔得才下午學的她幾乎把那雙星波的眸子迸了出來。像隻膽怯的幼鼠，梅左右盼顧一下，混着應屬於給傻子的笑聲，由鼻子裏哼出：鬼！還不是兩條！

就不是麼：十條！我挺立在她跟前，差不多拍起胸來那麼有把握地說。這數目惹得她頭像巷裏賣愛國布販手裏的小牛皮鼓似地搖了起來。又像那小皮鼓連續地不信任地哼。不騙你！扯了她的袍襟，像掛火車似地一直扯到牀帳口。幹麼呀？對，這是女人該驚喊的地方了。別忙，一掀帳子，藍素格的被單上平穩地舖着一個方匣子。匣子裏，翠碧平舖的背景上正蠕動着皎白的一堆，盤踞的姿勢不比趙子昂的八匹馬壞。什麼？呵蠶！梅也忘了這

地方的不相宜了，伏下身去就數：一，二，三，四……別動手！呵，八條！呃，屋裏有幾條生命？

她說，怪不得你不想我了！早晨也不在窗戶口兒那邊吹給我愛聽的哨子了！嘿，女人的嫉妬！可是——這話也不全假。忘掉這位可愛的鄰居是天不許可的，可是像往日那麼瘋狂卻當眞已不！……今天早晨冒了雨，撐了把女人用的油紙傘，照例下山到萬壽橋頭去買我的十八學士和水仙。穿過仍然咕咕喳喳擠滿了赤脚提着竹籃子的廚子和老媽的魚市，到得橋頭時，那被天氣打破了飯鍋的花販，一見我這風雨無阻的主顧，就極高興得由靠牆跟的小凳上站了起來。花選得特別加心，價錢又格外公道。買妥了一束杏黃色的十八學士，又挑了一束夜來香。當他攏起選好的花，用麻蓮纏束的時候，我發見竹扁擔的那頭裝滿了翠綠的葉子。以爲是野茶呢，就問：那是幹麼的呀？先生，這是桑葉。把纏好的花遞給我後，他就掀開蓋上的葉子，拿出一個小竹簸籮來。上面爬滿了的就正是蠶，這麼多的古怪小生命！我馬上歡喜得恨不把花拋了。摸一摸袋子，只花了十個銅板，就被允准

在幾百頭身世飄零的肥白柔軟小蟲裏選了八頭。一路上高興得忘記了這是雨天。把花挾在脇下，屈屈身子，借過挾傘的那條臂，捧着我這八頭——叫什麽好呢？我是愛兔兒，小貓，松鼠和許多活物的人。這一切我都喚作小乖乖。就暫叫這八個囝囝罷。

回到家來，儼然獲了至寶地跨進了門。房東太太正在堂地洗菜花呢。白頭髮洗黃菜花，多冲澹的一幅畫！顧不得欣賞，也顧不得招呼，就怱怱忙忙地上了樓。攀高一層樓梯，這八個囝囝和我的關係好像就親密了一層。想想看，飄泊在異地這寂寞的日子，憑空一來便添了八個緘默無言的影伴。眞地還是雨天好！

開了房門的鎖，老規矩是用剪刀削齊了買來的花，用淸水洗滌瓶子。然後帶着些羞愧，把給過我一天一夜歡慰明白我多少癡處的花，打發出去。把新的花插在換好了新鮮井泉的瓶子裏。嘴裏還對被拋棄的花咕噥着：別生氣，回一回土，明年此刻再嶄新地來到我這兒。可是今天這關心就沒有了。

連花帶瓶全交給了提着一壺冷水立在門外呆等的廚師傅，自己就下手來安置這八頭汚寶。全房子皆瞻過後，十指交插在胸前，質問自己：把他們放在那兒好呢？我簡直像個好吃懶作的女人，養了孩子卻沒有個小牀給他們睡！翻了三四個抽屜，才在那放梅的短箋和偶爾由她袋裏搶來的糖果的抽屜裏翻出她送給我那個精緻的盒子，上面繡着圍在一棵楊柳樹下漫舞着的洋人。她說，這是她爹爹由法國帶給她的呢！這麼珍貴得變成了廢物的小匣，爲這些小生物作個搖籃是再好不過的了。好，意思是把我最疼愛的生命安插在我最疼愛的匣子裏。

於是，把帶回來的一束葉子細心加以料理，用小剪子咬去生硬的葉梗，咬去糜爛枯黃的葉邊。又選幾片蔥綠的嫩葉剪成散錦的星顆和一面缺玦的月。等小匣子給清新的綠氛溢滿了，才小心翼翼地把浮托在幾片大葉上的蠶兒們捧出，像慈母臥嬰兒似地一條條輕輕地放進錦匣裏。有的一放，高興得打了個滾兒，就駝起背來，一聳一聳地找尋所

需要的食料去了。有的一放，還戀戀不捨地抬抬頭，尋覓這溫存的主人，似乎想明白一件事情，想知道自己是什麼樣一份命運，到了這種地方。

等到這些囝囝們都臥下了後，我便把匣子由桌上移到枕畔。再不關心堆在窗前的課卷，只忘情地伏在被上凝守着他們。呵，小匣子綠得靜得簡直像伊甸園。遍地是美味果子，只要一張口就有得是吃。頭上是無邊的乳白的雲霄。八個同伴身體光光，在一塊兒誰也不害羞，想親熱就磨磨頭。有這萬能的主宰，慈悲爲懷的主宰高踞在半空，用如閃的眼關照他們遊蕩在我手造的園裏。他們舒服，我也感到作了神仙的暢快。

然而想讓這八條生命佔去我全部的感情，實際上還不是可能的事。當自己正混在這八個囝囝羣中在樂園裏漫遊時，陡然記起明天九點的作文，還有一班卷子沒看呢！這俗念馬上就把我由樂園中逐到朱紅條桌上一堆卷子那兒去了。我便又把我的感情埋葬在這堆卷子裏。

黃昏時分，才把最後的一本加上了分數。哎，腿盤得酸了，手指也麻了。更糟的，是眼睛看別的東西像隔了層沙玻璃。吁了一口氣，立在窗前眺望由閩西蜿蜒而來的長蛇似的閩江，和點綴在那長蛇腰部碧綠的沙洲。幾隻舢板嘎吱嘎吱地在給蒼茫暮色罩滿了的江上，掙取最後的幾百錢。一隻開往上游的電船，尾部曳着白沫，正向洪山橋那邊喘去。江邊的蒼前街嘈嘈的車鈴和呱嗒兒呱嗒兒的木屐聲還是那般清脆。我低吟着『鮀江月色。』我猜，斜對面梅家的那樓窗一定會有一個淘氣的女孩出現，向我伸出纖細的手來作着卽刻就來的知會。然後我就該極其知趣地跑到樓門口去等待，不，去藏躲！然而唱到『莊稼上塲，我倆就結合』時，窗口那黃幔仍是像給怒氣拉長了的臉那麼垂掩着。我趕緊用盡了氣力吹出『天際線外』的調子。顯然地，把我吹成輕氣泡，那窗幔也不會心疼。我正在測量女人殘忍的深度時，忽然那片僅餘的落日殘暉如末日般地由我眼中逝去。頭就掩在兩隻溫潤的手掌裏了。一流少女的芬香鑽進了我的嗅覺，癢了我的通身。嚇死

我了。梅，放開。回響又是一個哼，再一個帶笑的哼，眼睛才觸到光明。

鬼詩人養了蠶卻不喂。蠶？阿，我的孩子們！我的魂消失在紅竿爬黑螞蟻的課卷裏去了。虧了她提醒。趕緊跑到牀前看。阿，我造了什麼孽，幾條又白又長，長得像南非洲長頸鹿的孩子們，一撬一落地向我眈眈逼視，咒詛我這殘忍的人。更可憐的，是兩三條已枯瘦得像討飯老婆子的腮額，軟弱無力地蜷伏在僅剩了殘梗的枯葉上，如荒年時吃盡了樹葉的災民般地等待着長瞑的一刹那。我慚愧得心痛了。阿，孩子們，你們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擁有一切的主人，便將命運交給我擺佈。其實我不過是一個大於你們樂園中的一生物，忙得自己都顧不過來。你們信托我，其實我外行得懂得給你們把葉子剪成月亮，卻忘記了準備該接濟的食料。這快黑的時分，我可去那兒尋討桑葉！問廚師傅說剪剩的桑葉全倒出去了。還立在黑的角落裏，抱怨着自己粗心。他東湊西湊，才湊了不盈把的一些殘葉。在淸水裏洗洗，勉强分給孩子們吃。阿，食料有了，瘦的也用盡那細長身體裏所蘊蓄的

氣力，向葉子這邊爬去。健壯的，就盡力排擠他們的同食者，梅賭氣把葉全挪到瘦的身邊，但壯的一聳一聳地又追了過來。誰也不能給他們中間一個公允的保證呵！

明朝下牀一看，果然昨夜殘喘的兩條，已經死去了。自己還似乎帶着害羞的心情，在臨死以前把枯瘦成一層薄皮的身子，隱藏在一片殘葉底下。活着的六條，因爲葉子早已吃盡，也不大有生氣了。看見我來，有的抬起頭來作着向我乞憐的神氣。孩子，這不是我的能力，我變不出桑葉來呵！有的，多半就是那最健壯崛强的，忍耐在匣的一角，等待豐年或死亡。我愛牠，爲那怪樣子，固執着充好漢子似地，支持牠的生命。

匆忙洗好臉，就下山爲這些飢兒辦給養去了。

既受過一次教訓，這一來就買了一大抱桑葉。選嫩的洗了一些，就散堆在孩子們的身上。立刻，像埃及的五個豐年一樣，孩子們都高興了起來。一個個由蓋着的葉下鑽出黑喙的頭來，各抱一個緣角，沙沙地吃起來了。這頭一嘴一嘴地吞，那頭的嘴往上一撅，就撅

出一塊青黑的糞蛋來。吃得那麼痛快，再也記不起和他們同來而死在饑荒裏的弟兄。

天天，我嚓嚓地在桌上寫，他們哥兒六個沙沙地在我牀上的小樂園裏吃。我每天作完了人家的教師，轉來再作他們的糞夫。碧綠的葉素通過那皎白的軀體都凝成荳蔻的碎粒。爲牠們換掉葉子，又看着牠們眠起。到後來，那長長的身子就愈變愈透明，透明得像一個曠世絃樂家的手指。一股青筋，絮雲似地在脊背上遊來遊去。我疑惑那就是我所不懂的潛伏在詩人魂中的靈感。

幾天後的一個早晨，當我照例走到匣前查看時，看到的卻是非照例的奇事。一個淺黃色的蠶躲在匣的犄角，如歐州中古絃樂手彈月牙琴似地斜斜地織起絲網來。呵，蠶吐絲，蜂釀蜜。聖人的話不假。趕緊派大師傅給對面的梅捎了個信去。她喘着氣就蹦了進來——像剛穿好了衣服，就等吃完稀飯上學去。梅高興地拍起手來。匣子是我的呀！梅高興地說。記起頭一堂是陳老師的黨義，把聽黨義同欣賞這小生物算算，索性不去了。於是我

們就商量起叫牠在那兒留下這點生命的痕迹呢？忽然，機伶的梅說，我們背着娘在西禪寺照的像呢？好不好叫他們爬到上面去作點事情，織成一幅絲像？主意不錯，而且也解決了我的蠶她的匣的難題。

於是她就一腿跪在椅子上，摘下靠窗壁上的鏡框，匆忙地扯出嵌在裏面的合照。我高興時總愛逗人。這時又忍不住用初級的閩腔罵她二百五了。她笑着把蠶由牠自織的網羅裏掏出來，用食指輕輕地，母親似的溫愛，撫了一下那小蟲的肚腹，嬌聲說：小寶寶，好好地作！然後仔細地放到像上。回過頭來半笑半愁地憐惜那點浪費了的絲絡。

兩天裏，六條成熟的生命，都走盡了他們在綠囿裏爭逐的途程，陸續地施展起一輩子的抱負了。

從此，桑葉在我失卻了其寶貴。我的工作也由糞夫而升爲監工了。一切，我都像靠田吃飯的農夫或靠兒養老的父親一般甘心情願地去勞做。爲了怕孩子們在這好容易才

得梅的同意照成的像上拉尿，我得隨時經心地照顧。經驗賜給了我一條定律：只要這東西後部一撅，就趕緊把牠捏到外面；雖然多少次捏錯了，狠心地硬由牠嘴裏扯出長長的閃光纖細的絲緒。有時竟會扯斷了，害得牠毫無主宰，怔忡好半天，才不知由那點兒的啓發又續上端頭。

這工作實際是兩個人負的責。梅一下學，我就該休息了。

吐絲的蠶和吃葉的蠶可不同了。如果一條生命都有牠發展的階段，那我可以說，當蠶幼少的時候，實在常常可以看得出牠那靦腆羞澀處。中年牠像「人家人」外貌規矩，食物卻不必同家中人客氣。及到壯年，粗大的頭，粗大的身子，和運行在粗的身子裏的粗大的青筋都時刻準備反抗的。握到手裏，硬郎不服氣得像尾龍門的鯉魚。若是由牠嘴裏奪去牠正咬着的葉子時，牠會拚死地追，直追到嘴裏才能干休。牠愛競爭，縱使葉子有敷餘，競爭也還是免不掉的事。如今，這暮年的蠶可不然了：身子柔軟得像一泡水，黃而透明

得像吊金龜裏喊吾兒的老旦。那麼龍鍾，那麼可憐，那麼可愛！生活在牠們成了可有可無的事，所以謙和溫柔，處處且來得從容。

有時，梅和我迎着窗並肩坐着，守定工作的孩子們。一條蠶在我嘴角的痣上織來織去，總也不走。最後是把一根絲拉到同一位置的梅的痣上去。我倆相顧都笑了，笑這淘氣的蠶。那個又在梅的眼睫上一來一去地舖，舖得像歐洲貴婦的面紗。梅怕把眼珠舖瞎了，就罵聲討厭，挪了開去。然而死心眼兒的蠶偏又轉回了頭來舖。

有的蠶東織西舖地不在乎成績，也沒有一定的方向，我們喚牠作浪漫派。有的縮在像角，如圖案畫家似地按排就緒地舖，舖成齊整的絲邊，我們叫牠作古典派。我們利用浪漫派裝飾像心，利用古典派建設像邊。各派的孩子們在我們的調度下，便按着個性認眞地作去。私下也許是報答在那養育之恩吧！牠們或者會把那星波的梅的眼當成柳塘，把睫毛當成荻岸，把眉當成青嶂，把新剪的頭髮當成曠古的森林。髮間插的那朵玉蘭也許

成了深林裏的古井或是純潔的一餅圓月。我的鼻子也許成了長城，嘴也許是無底的山洞。我倆坐得那麼緊，簡直把蠶全忙在一堆了。

日子過去了多少，看看這張像片繡的厚度就可以知道了。幾天的工夫，一張雪白柯達紙已織成金黃色了，燦爛得可以比晚霞。但是，可憐的蠶呀，卻消瘦得比才生育完的婦人還慘悽。一張歡愉的像片上蠕動着幾條枯瘦老暮的生物，眞是如喜宴上奏起哀樂來一樣地殺風趣。

一個黃昏，梅握着兩隻給太陽吻過的蜜柑，披着一身晚霞看我來了。落日的一抹餘暉正灑在案頭的像片上。梅一眼看見蠶肚裏的絲快吐淨了，動作一天比一天呆滯，身體一天比一天瘦小，就唏噓起來。她帶點鄙夷地說：得了罷，也該讓牠們歇歇。看，活兒作得多好，你眞狠得叫牠們一寸絲不留地死去嗎？這是一個母親型的女人的眞話，但這卻寃枉了我。因為我原想叫牠們各盡所能呢。想想看，把一個未吐盡絲的蠶埋葬到永息的地方，

還不是和把一個充滿了熱烈理想的豪傑塞進棺材一樣？然而梅的話終於打動了怕作客鬼的我，於是我們計劃起蠶的養老問題。

有的心理學家說，一個人童年幹的事長大了還會重演，這話在我身上可就不假了。幼時被我喂養過的蟋蟀，身後都會享受過我安排至周的葬禮——一具塡了花紙的丹鳳火柴盒製的小小棺材，一些食食物，一星兒水，有時，還不能吝惜一點點眼淚！如今，商量到蠶的養老問題，我馬上隔山一躍就躍到棺材問題上去了。梅說，傻瓜，牠還要變蛾子呢！於是，又回到養老問題。鑒於動物眷戀故鄉的本能，我們的決議便以爲把原有盒子作養老院最爲得體。梅自薦處置這件事情。

一陣愈來愈微的樓梯聲——停一下——又一陣愈來愈響的樓梯聲，梅蝴蝶一樣地又飛回到我面前了。一手握着一團新棉花，一手是些枯了的葉子。我問，她斜睨了我一眼，說：你不得過問。我只好看着，看着她把棉花舒舒坦坦地鋪在匣子裏，周圍撒上剪碎的

葉末。然後把六條懶懶的老蠶——這時我已丟掉了囝囝甚至孩子的感覺，而且沒有資格那樣稱呼牠們了，因爲牠們比我還老邁呢——輕輕地安置在棉花上。牠們也就像住醫院三等病房大屋子裏的病人一樣，不作聲地躺下去了。梅傷感地搓搓手，屈下身子向牠們說：安心地作夢罷！你們唯一心愛的東西，我都堆在你們身邊了。願這氣息洗去荒年的印象，使你們的夢境豐滿。放心，我們要好好待你們的子孫，把你們一代一代都埋在一塊兒。

然而身子彎成齒形的鐮刀似的老蠶們卻毫無動靜，只甜甜地睡去了。

夜，由山邊，由江上波濤似地襲來了。

我倆如黑袍長髯的神父似地圍立在牠們的死床畔，守着這六條無可責貶的生命，直到夜色順便帶進來一個老太太的聲音時，梅就被叫回家吃飯去了。

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海甸。

放逐

盼，盼，可盼到了。璧兒一睜眼，高麗紙窗剛染上些灰白色，就在磚炕上打了個翻滾，一翻翻到睡在靠牆那邊婦人藍花格的被窩旁。一隻貪饕的蒼蠅正在婦人那清秀癯瘦的臉上徘徊着有所尋覓。壁上一灘灘的臭虫血畫着她昨夜爲安眠所作的奮鬪。帶了多少分不忍，璧兒輕輕地推了推那酣睡着的婦人，並學了她的口吻說：

「媽，媽，今兒是小禿禿的生日，做媽的該怎麼請請兒子？」

於是，做媽的由菜市回來時小小筐籃裏就多了一條長長的猪尾巴——帶着幾根未刮淨毛的，和一個乾荷葉包。

「小饞骨頭，今兒該你長尾巴了。另外那一包，是盼你多長點兒腦子，別老那麼成天

鶯鶯拗拗地賦在家裏。」

墜兒握了那圓滾滾的屬於他紀念他的東西，心裏冒着說不出來的歡喜。圍着他媽的衣裙轉，不知該說些什麼好。他一面試打着那裝了醬燻猪腦的荷葉包，一面搭訕着說：

「媽，媽，我今年十二了罷？」

「擱下！」婦人忙把他的手腕奪了過來。「沒給媽叩頭不配沾嘴的。你呀！你到年十三了。算算看哪，到下月初七，你爸整整死掉兩年。」

聽提及了爸爸，墜兒小心坎裏感到這生日還是不過的好。他這小靈魂到世界上幹麼來了呢？挨駡！挨滿街滿巷人的駡。走到那兒人家都笑嘻嘻地逗他：「嗐，小王八，你二號嗜嗜車的爸爸呢？」要不然就趁這孩子走路的當兒，把一隻用望日蓮葉子做的綠帽子由後面偷偷地扣在墜兒頂上。隨着，街上的人都一齊拍掌吆喝：「瞧，可快下雨了！」墜兒指着淚去問年長的，他們卻指了他的鼻梁不屑地說：「人家叫你做小王八哪！都是你們

娘兒倆丟盡了你死鬼爸爸的醜！」

看到孩子獃呆的神氣，婦人以爲是因了沒給他吃豬腦煩了呢，就去戲弄地輕擰那殭硬冰冷的小嘴岔：

「小饞骨頭，大生日的也撅嘴。瞧，等會兒你乾爹來還得叩頭呢。可得打起點兒精神來。像去年那麼叩得響響的。他答應給你作件毛藍大褂兒呢！」

「我不叩響頭了。媽，我不給乾爹叩頭。」墜兒低了頭，悵惘地向屋的一個空寂的角落踱去。

——去年！去年去年墜兒還是小傻瓜呢。走在街上，遇到人家問：「小王八，你乾爹和你媽又在家哪罷？」他還嘻皮笑臉地說：「你管得着呢！」隨着罵上一句野話，蹌踉地走去了。哼，乾爹，乾爹那兒憑空跑來個乾爹！跟媽同桌鬥了回紙牌，就跟上門來了。

「什麼，墜兒？你再說！」

「說敢怎樣我，我偏不給乾爹叩頭！」

「憑什麽，你個喪良鬼！乾爹待咱們多好——靠你那短命鬼的爸？沒有人家——」

「待咱們好，待你好呵！」墜兒說到這句是咬緊牙根的。他小心坎兒深深地記得今年春天給他撞上的那回——媽坐在乾爹的腿上磕瓜子。想到這兒，孩子憤憤地加了一句：「可是，哼，我氣恨死他了！」

「你敢！我告你忤逆，把你充軍到柳州！」

「媽，你倒還沒有充我的軍，那臭乾爹一來就把我趕了出去。愈遠你們愈好——」

墜兒跺着小脚。一抬頭，看見了掛在壁上的他爸爸生前和局裏同事的合照影，默默地淌下兩行淚來。他咬進下嘴脣，堅決地說：「今兒是我的生日。等會兒他來，要命我也不走開了。」

「好，好，我乖孩子。」婦人湊過去，使用那條軟軟的母親的臂在墜兒斜歪着的肩膀

上揉來揉去。「別那麼樣，孩子。媽是苦命人。媽就盼着她的壁兒像高粱似地快快長成人，給媽掙白米飯，那時候，壁兒要媽怎樣都好。」

壁兒只是撇着不服氣的嘴岔，任殘淚垂在頰上，滿肚委屈地對了壁上那合照影搖頭。當這個樣兒爲婦人發現時，犯罪的感覺便撲壓她而且佔有了她。她捧了那視線獃呆的小腦袋，死命地往裏間推。

「乖，今兒是你的生日，給媽點好氣兒看。話留以後說。乾爹是好人，不准錯待他。乖，到這炕沿兒來玩。瞧，這是你的洋煙畫。還都是乾爹抽大長城替你攢的呢！你玩，媽去弄好飯你吃。回頭——」婦人側過頭來審視孩子的神色，並用誘惑的口吻說：「你運氣多好呵！你的生日剛好是白塔寺。回頭，把小肚肚吃得飽飽的，腰裏帶上幾吊錢，去足逛一陣。呵，乖，等我去——」

婦人走開了，還不放心地，回頭看着自己的柔情在孩子身上發生的效果。

孩子那麼乖地投到她的懷裏，投到她的掌裏去了。

當電車查票生×在下了早班後，低低地戴了那頂舊呢帽，挾着一個長長的紙包走了進來時，墜兒母子正對面地坐在炕上吃壽宴哪。婦人見到了那黑粗魁梧的影子，即刻丟下啃着猪尾巴的墜兒，下炕迎接出去。忙着洗茶壺，忙着問男人今兒車有沒有出什麼亂子，忙着問男人是喝玫瑰露還是茵陳，好叫墜兒去打。

「墜兒你個小饞骨頭，快啃！啃淨了洗手給你乾爹打酒去。瞧，乾爹不騙人，眞地買布來了。」婦人說後，即嬌媚地回過頭來，問男人是橋頭買的還是東祥記？十二尺有沒有放多幾寸？

男人笑嘻嘻地打開了紙包。先抽出毛藍布放在一邊，然後用一種驚喜所愛的心情偏了頭叫婦人猜，那麼詭祕地他拿出來一捲花標布。笑嘻嘻地遞給了那張着雙臂睜大了笑迷迷眼睛的婦人，說明這是她的一身褲褂。

婦人的心卽刻爲那濃淡可意的布樣開花了。她使用軟軟的母親的臂把花標布抱在懷裏，一面撫摸着花紋，試抽着布絲，一面帶些嬌氣地說：「不是我過生日，幹麼又多破費這一筆！」隨說隨如一個小姑娘似地扯開袍子前大襟，把花布放在腿上比給男人和自己看。

「墜兒怎麼悶釘似地不言語呵！生日可打不得架呀，我的兒子！」男人用了父性的極熟悉的口吻往裏間走。

婦人突然記起她的孩子了。由她的孩子，也憶起適才苦痛的事來。她放下花標布，抓住了男人的胳膊。

「你坐下。先不用睬他，一下就好。左不又是犯起牛頸子來。等我叫他給你打酒去。」

男人知趣，卽刻退回坐下。像是遮羞似地由牆上摘下撣布來拭那皮鞋上的塵埃。

「喝什麼酒呢？」男人色慾地揹着頭，看着立在面前的婦人。似乎是問那婦人今天

該怎麼調動咱倆的身子好呢？

婦人又爲犯罪的感覺重重地圍迫着。她向裏間努努嘴，示意着男人在眉神眼色上得保持相當的尊嚴，相當的機警。

男人會意而似又怪婦人太膽小地說：「那麼，喝蓮花白罷。兒子，快去快來。帶兩包炸蠶豆。」

婦人忙拿了桌邊被遺忘了的毛藍布，走進房去。用現貨證明乾爹如何疼愛小墜兒。

男人以爲該幫婦人一句呢，就爽快地說：「墜兒快點給乾爹打來，回來熱熱地一燙，爺兒倆碰一盅。」

「我不喝你那臭酒！」裏間送出一個反抗着的小聲音。

「做孽呵！」婦人即忙堵上孩子的嘴。「別沒大沒小的。去！」

「我不去。酒舖的人一看我拿着瓶子走進去就說——」

「說什麼？」男人放下來羞惱成怒的臉，厲聲地問。

「你就說，」婦人急忙接了過來。「說我小墜兒今兒辦壽，要跟媽喝一盅。看他該死的還有什麼可說的！」

「我偏不去。我不給他打酒！」

婦人聽出了孩子的口鋒。忙鑽縫子地說：

「那麼，乖，打給媽喝。饞乾爹流吐沫。」說着，就爲孩子穿鞋，並用那軟軟的母親的臂在孩子的背上揉來揉去地低聲說：「忘了剛才媽的話了嗎？媽是苦命人！」

墜兒擡起了頭。那氣憤憤的强硬的神色爲這母親的低語軟化了。他看見媽淸秀癯瘦的臉上已起了時光的皺紋。那一頭烏亮的頭髮已在褪着光澤。孩子不甘心地任炕沿把自己溜下地來。緊緊地握了瓶嘴，向媽點了點頭。走出裏間來，復對那寬了大袖扇着那肥碩身軀的男人狠狠地瞪上一眼，然後用斜倚不恭的姿勢閃出門去了。

墜兒一進門，房裏的談話突然停滯了。男人忙由褲袋裏掏出他那寶貴的鼻煙壺，似在籌謀着什麼地仰了頭嗅着那濃烈的薑黃粉，對墜兒現出極陰險的神色。婦人則正背了牆，雙手垂落着，顯了異常爲難的樣子。她甚而掩了面，不敢正視纔走進來的孩子。

墜兒爲這景象感到欣慰，感到勝利。他一直奔到婦人面前，把瓶子穩穩地遞給她。並驕傲地斜睨男人一眼，像是說：「這是打給我媽的。你要喝，就爛嘴。」由婦人那沉悶憂鬱的神色墜兒信託他媽了。一句話不說，他返身就走。

及至男人喝起酒來時，婦人出去找到倚了牆根正在撥弄着牆上灰硝自言自語的墜兒。

「乖，你在家不膩嗎？大生日的！白塔寺西湖景新添了好些虎呵豹呵的片子呢，你散散心去好不好？」

「不，媽，你不用騙我走。我不走。我寧可死在這兒！」

孩子堅决的話顯然在婦人心上刺了一下。

「不許那麽滿嘴胡說，六生日的！」婦人把孩子緊緊地攏在胸前。「呵，十三年前，我懷了你的那年。那時你爸爸多闊呵。我多年青呵！墜兒，媽沒幾年不死也老了。你疼疼媽罷！」

「你還有臉提爸呢？媽，沒羞。白塔寺熱鬧！白塔寺也有人等着。我一去就有人跟在後頭——」

婦人堵了孩子的嘴，記起房裏急待着的男人，忙說：

「孩子，媽就求你這一回。眞的，就這一回。從明兒起，媽永遠跟墜兒在家裏，誰也不跟好。成不成？」

墜兒笑了。

「眞的，媽，眞的？」孩子雙手用力握住婦人的右腕。

「眞的——」婦人爲這天眞的狂喜感到羞愧，感到恐怖。「可是，你不怕餓嗎？」婦人狡黠地問，考察着孩子的神色。

「不，媽，我一點兒不怕，只要你就愛墜兒。」

孩子再不待媽說什麼，就老老實實地接了那一包銅子兒，跳躍着走出街門去了。

婦人看了那快愉的信託的背影，心上有無限的悲痛焦燒着。她追了出去，張開了臂，想再抱孩子一把，但墜兒已奔着那矗入雲霄的塔廟的方向大踏地走去了。迎了風，婦人張着臂目送她的乖乖，直到房裏她中年的乖乖焦燥地喊了起來。

廟上什麼沒有呵！吹糖人的，耍老鼠的，沙沙的風車的輪轉吵着遊客的耳朵，豌豆糕上貼了紅紅的方塊山楂。猴子給鑼聲支使得比人還忙，鄉下黑小子厚厚地擦了一臉一頸子的鉛粉，拿了把舊坤扇，用嬌聲媚態騙取觀衆有限的銅子兒。抓彩糖的看上了握着錢包的墜兒，少爺長少爺短地嚷，並把一大包新洋煙畫的獎物拿給他看。但孩子一點兒

不為所動。連眞地添了非州虎豹的西湖景也吸不住他。一壁縮在大人羣裏盲目地走，一壁留神着適宜打發那包銅子兒的用途。在中殿後身，他走到一個刀剪攤，一把尖尖光亮的鋼刀為他看中了。

——有了這個，誰敢管我叫「小王八，」我就用這豁破他的腸子。

墜兒愛上了那把小刀。儘所有的錢，感激地買到了手。即刻挺起胸脯帶了躍躍欲試的心情消失在人海中了。

墜兒擠進一個走江湖練十八般兵器的武棚。他伸長了頸子，才看到一個粗大黑硬的漢子正在舞着雙刀。刀圍了那人身邊飛舞，東砍，西扎，跳躍着活潑的步伐，跳躍着堅實的腱肉。閃光，閃光，把墜兒興奮得都叫不出好來了。

黃昏時分，他懷着許多以保衛他媽為主題的英勇的夢，微笑着，回了家。

到家時，喲，門上了鎖。「媽，媽」地叫，也沒有人答應。墜兒焦急地握了那把鋼刀，圍在

門前繞圈子。又扒在窗戶往裏看：條案上的梳裝台斜倚地擺着。八仙桌上狼狽地放着傾斜的酒杯，花生皮，蠶豆殼，凌亂地，洒在地上。裏間高高的被堆已低薄了一層——少了婦人早晨蓋的那藍花格子被。屬於孩子的衣服都零亂地堆在炕頭，像是想收拾好，而匆促得又來不及了似地。

「也許上毛房去了。」墜兒急智地猜。跑到毛房門口重重地咳嗽。沒有回聲。拐過牆角，空空的，一把開門的鑰匙丟在磚台上。

「媽那兒去了？媽那兒去了？」孩子頓着脚，噙着爲現實空茫所驚出的呆淚，愣愣地立在庭心。

當隔壁徐家點上煤油燈吃起熱騰騰的饅饅時，墜兒的嗓子已經嗄得啞了聲響。在黑夜裏，只如隻秋蟲似地抽動着肩頭，打着顫。喊過百十遍媽的喉嚨，除了嗚咕嗚咕着不盡的委屈外，再沒有了力氣。連頓脚的勁兒也沒有了。

徐家的鐵哥問燈下剝着蒜皮的：

「媽，媽，我去瞧瞧墜兒怎麼了罷？」他的小心容不住那斷續的嗚咽，憐惜起和他捉過泥鰍堵過水溝的同伴來。

「你敢去！」婦人比一比筷子，睄了男人一眼，狠狠地說。「還沒輪到你爸爸當王八呢，你先別跟下流去混！該那臭母子，缺德透了。」

二十三年九月五日，海甸

跟禿劉沾親戚的，過點兒交情的，搭過夥的，甚至常坐他車的都說：這小子什麼都不賴，就是有點兒「牛脖子。」

人，心腸可說是老好老好的了。壓寶壓輸了時，馬上解下那扎蝴蝶花樣的厚「腰裏硬，」一五一十地把用汗脚丫兒掙來的銅子兒數給贏家，從沒像別人那麼硬扯賴說沒帶錢，下回給過。糧食店掌櫃逢買主要雇車往家拉麵時，總老遠地指了車叢中的禿劉，擔保地說，「就這小子可靠。不用跟車，不用記號碼，他準規規矩矩地送到。」因爲掌櫃知道禿劉幾個熟座兒，在禿劉車上丟了東西還能原封兒尋回去。

可說呢，他這傲骨子簡直是不治之症，害得他成天零仃仃活像條孤魂。知道他根柢

兒的卻說：禿劉不至於拉車的。擲小子，爲了一碗炸醬面跟他爹翻了臉。大清早空着肚兒就挑兵去了。急得老太太出殯似地哭哇哭哇。老兩口子好麻煩些日子呢。他跟了軍隊今兒個漢口明兒個德州地混。在營裏，擦着擦着槍，同棚裏的弟兄拌了嘴，吃地一下，把鋥亮的刺刀向那傢伙懷裏杵去。人命嘞，他也明白這回可玩兒得過火了，就連夜開小差兒逃了回來。到家看見兄弟成了親。當着體面的兄弟媳婦怪拘拘拗拗地，事兒又找不到，就打了這麼一輛印子車，加入了膠皮團。

他這輛車使的是義和興乾果店的舖保呢，誰也不知道這小子是怎樣聯絡的。反正，一輛嶄新的黃漆電鍍車到他手裏了。瞧罷，他擦得比孩子吃奶還勤。爬下去，把嘴張得海口那麼闊。用丹田掏出的熱氣把脚鐙哈得濕陰陰的，然後纔用乾布沒結沒完地揩。隨揩隨搖擺那禿葫蘆。惹得熟人逗他笑：「禿劉別臭美，奶媽抱孩子，主子家的。」禿劉抖一抖拭布說：「憑什麼不是我的？八塊錢一個月，我交進五個月了。再有十三個月不就滿了

嗎？」那多嘴的人一面往前走自己的路，一個嘟囔着：「纔五個月，纔五個月。人家倒交了十一個月了呢，有一個月奔不上，車廠就他媽收回去了。我要有錢，就是用現錢買，就是用現錢買。這麼明値一百來塊的車硬他媽賣一百五。一個月奔不上還就吹臺。多寃哪，多寃哪！」

禿劉聽着，抿嘴笑着。

禿劉看不出什麼寃處。他捏大了拳頭，咚咚地往袒露的胸脯上捶。挽挽袖子，露出胳臂上那塊凸出如鐵球的腱肉說：「就憑這四根肉棒錘，和這輛車，我要置頃肥地呢。多交幾個錢算什麼，拉兩個有良心的座兒全有了。」

禿劉兄弟劉二是個體面小夥子。娶媳婦足有兩年了，一點兒也沒變心。小媳婦也挺孝敬。每月那份書記餉毫釐不爽地交在老太太手裏。對於家他什麼抱怨都沒有，就是不甘願自己被人稱作先生，親哥在冒火星的太陽下拖了駡着『孫子，快點兒拉』的人跑。

一想起這事，他連筆管兒都拿不穩了。他滿心想找到哥勸上一勸，但除了月底送趟錢來，平常就看不到他的影兒。跑到車廠找了兩回，把式說：這小子十天半個月也不定在廠子裏宿一夜。劉二轉轉眼珠一想，自己年紀比哥小兩歲，卻已成了親。可憐光棍兒的哥，要是往娘兒們地方跑跑，也難怪他。可是，他想，總得打個長久主意。

逢巧這天他在馬路旁遇到了禿劉。光着腿，蹲在柳樹下，把個腦袋鑽到半個西瓜裏狼狽地吃。劉二低下頭去叫：「哥哥！」作哥的吃得香着哪。叫了好一會才擡起眼皮來，抹着濕成蝴蝶形的嘴岔，問：「你幹麼來了？」兄弟到底懂得場面，知道街頭不是論家務的地方。就說：「哥，你吃不吃冰激凌？我請你。」哥翻了翻眼皮說，「什麼他媽冰激凌？我就知道雪花落。」知趣的兄弟忙隨和地說：「對，咱哥兒倆去吃一杯雪花落去罷。」這麼說着，就同走進了一家茶點舖。

劉二說：「哥，你前回嫌那文明的事兒你幹不來，我又給你找了個粗事兒——給個

學校看門房。錢雖說只有十二塊，也總比這麼滿街——」沒等話說下去，禿劉的杯子就重重地頓在桌上了。「你又來胡謅了。我告訴你，你別再來可憐我，給我玉皇我也不換呢。就衝這輛新車我也捨不得丟下吓。拉着人跑，拉着人跑又低賤到那兒去！什麼『牛馬，』都是你們耍筆管兒的人吃飽了沒得幹，瞎編的。我要不把我自己當牛馬，誰敢叫我作牛馬？這年頭兒誰不是靠力氣吃飯。用手指頭比用脚鴨兒高得了多少？拿力氣換錢低賤什麼？我不信。告訴媽，別想我苦。一天三斤洋白麵，一盒兒粉包煙，拉到那兒就算家——」

說到家，劉二記起那件心事來了。他自然不敢直說給哥提媳婦。他輕輕問了一聲：「哥，你不回家，也不常在廠子，晚上歇在那塊兒呵？」隨說，作兄弟的隨擔心。生怕搔到哥的癢處，來個翻桌。但禿劉笑了。他說：「兄弟你猜不出。誰也猜不出。我在軍隊裏就在露天兒過慣了夜。我離了星星睡不着覺。那些日子我拉西苑，老在圓明園葦塘斷石上睡。他媽的才涼呢。這些日子在城裏拉，夜裏總擱在長安街旁的樹林裏，半夜好趕飯店舞客的座

兒呀。」

張大了驚愕的口的兄弟問：「那麼，打雷下雨呢？」禿劉說：「那怕什麼。要拉到西苑的話，就睡在萬壽山後身有大白石獅守着的空殿裏。小雨兒就躲在洋學堂斜對過的琉璃瓦影背下。在城裏拉，就住前門洞，西車站，闊人宅邸，有時候也住廟！——」

！廟這地方使兄弟吐出冰涼的舌頭來。好，神出鬼沒的。

「什麼他媽鬼神的。」禿劉把縫了號碼的藍坎肩甩開，拍着桌子說：「要是有鬼就專來嚇唬你們念書人的。我心裏沒鬼，鬼就礙不着我，我也不怕牠。我他媽的就怕餓。把肚子塡圓了，叫我在閻羅殿上睡也不含忽。」

兄弟始終沒敢提說親的話。他繞着彎兒提街坊的事。禿劉撇了嘴說：「反正我要他媽一輩子的光棍兒。一人吃飽，一家不餓。誰要那累贅！娘兒們是洩氣鬼。你們這般念書的人愈怕鬼愈離不開娘兒們，我眞不明白。我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不要那東西，要了準拉

不動車。」

來勸禿劉放下車把的人是準失敗無疑的。傻子纔給剛在賽跑場上獲冠軍的英雄作揖，勸他快別賽跑了呢。別人也許想，禿劉由公子而大兵而拉車地是在墮落哪。在禿劉自己，這正是他一生得志的極峯呢。什麼叫本事？這才叫作本事呢：電車站口一字長蛇陣排開小廿輛洋車。一個闊人走過來說個地名兒。這輛要五吊那輛要四吊六。禿劉不慌不忙地由車羣中鑽了出來，晾着黃漆電鍍的車，晾着魁梧的身材，晾着鐵球似的腱肉，雄雄地看着雇車的人。闊人避開高舉着撲圍過來的車把，單向禿劉招手。「多兒錢？」禿劉乾脆地說：「八吊！」闊人會甘傾地邁上那驕傲的車。在多少隻同伴咒咀的眼色下，禿劉啞一口拳頭，抄起了把，潮似地就跑了開去。

這小子那是逞能，他生來就不甘尾在人後面。只有他由別人肩頭提上前去，從不肯眼睜睜地讓另外一輛車走在自己的前面。好瞧熱鬧的孩子們在禿劉腿已如飛地快時，

還拍了手起鬨說：「要開過去了。禿劉，後面要開過去了。」害得這小子連吃奶的勁兒也使了出來。

飛毛腿這綽號在坐禿劉車的人自是光榮哪。在那兩條腿租給這闊人時，他坐了上去像是驕傲地說：瞧，我坐的是飛毛腿。（那意思是：別人坐的是牛車。）但同行拉車的當中說起飛毛腿這三個字時，是吹着仇恨的拳頭，咬着牙牀說：有一天除害了飛毛腿這小子，咱們就有飯吃了。

於是，一回禿劉雪白車墊發現了一個給煙頭燒的窟窿。前些天他到香燭舖去借火時，回頭膠皮外帶爲人用鐵釘扎了個口子。燒餅舖的掌櫃試着風頭勸過他說：「劉爺，別混得那麼孤。放開點兒想。都是憑力氣換飯吃，還是齊點兒心好呵。」禿劉正拌着打滷麵。他頓了一下碗底說：「旣然憑力氣換飯吃，又齊他媽什麼心！有我這四條肉棒錘，餓了用來掙飯，急了（他狠狠地挽了一下袖子）拿來拚命。」

他能拉罷甜買賣來嘞，一個不像坐得起洋車的傢伙點着名兒要坐禿劉的車去東壩。這，禿劉是不含忽的。別說離門臉兒才三十多里路。八大處來回他都白玩兒似地跑。好，點了飛毛腿禿劉的名兒叫車，嘿，不二乎少一塊六不拉。

怪，旁邊拉車的今兒一點不像往常那麽妬嫉地爭。還幫了說：「好，飛毛腿不值一塊六誰値呀！没錯兒。坐上就到。這是風火輪。拉到了另外還加賞酒錢的。」僱車主也忙慷慨地說：「對，拉得快拉得穩，到了自有份意思。」於是，這甜買賣就在衆人首肯下講妥了。禿劉嚼了塊油炸鬼，抄起把頭，一溜煙兒地向縮在市塵中的東直門樓跑去。

第二天有人跑來給劉二送信兒來了。說：禿劉前天拉一個座兒下鄉，走到燕郊高粱地裏給幾個流氓没頭没腦地亂打了一頓，流了滿身的血，連動也動彈不了地倒在田裏，爲莊稼漢擡到鎭上小店去了。

劉二得信兒後，急忙告了假，瞞着老人家趕出了城。好容易走到鎭上，找着那低狹的

窮人小屋。瘦懨的哥仰着身子，頭着臂，倒在小土炕上。小飯桌邊擺了一盞豆油燈，半碗小米飯，一盤青菜。黑翅膀的和綠翅膀的蒼蠅，分散地玩着他的睫毛，滑着他的嘴唇，分佈着他殘餘的食物。病人半側地睡着。作兄弟的淌着眼淚，驅着幸災樂禍的蒼蠅，守在哥的身旁。過了許久大院裏騾子一聲長鳴纔把病人喚醒來了。

「哥！」兄弟握了哥瘦瘦的手，低下身去叫：

「你——來——幹麼？」

「哥，你怎麼到這地步！告訴我，好快點兒想主意。」

「主意！主意得我這條腿好了纔有。」說時，他指指那條紅斑斑腫腫的腿。看樣子，包在裏面的骨頭不見得完整了。

「哥，我接你回去。」

「回去！回去幹麼呀？」

「去養濟養濟。守着你兄弟媳婦，叫她加心侍候你。」

「我這條腿沒好不用打算叫我進東直門。這輩子從沒吃過這手兒。你回去。不用提我不爽快的話。就說，禿劉拉了一趟熱河，得十天半個月才回來呢。你給我把夾棉衣全押進當舖。王福興買兩貼眞正狗皮膏藥，一併送來。」

兄弟將要再提接他回去的話，禿劉咬牙半欠起身來，用那破爛身子僅餘的氣力吼：

「給我走！」

劉二作夢也沒想到這麼遠來，這麼倉促而無頭緒的走去。他把帶來的兩包銅子兒輕輕地放在小飯桌底下。瞅瞅屋牆坍下來的一片土坯，瞅瞅炕洞口斜歪擺着的兩隻靸鞋；待要開口說什麼，又瞅到哥哥瞘逐着的眼。就酸辛辛地推開了那扇破斜的屋門，剛要邁門坎時：

「記住，別跟車廠子提我身子不爽快的話。他要混賬到咱家去，就說，我拉下鄉去

了。」

禿劉多賓在呀！嘿，他還料想廠子裏不知道出的事呢。哼，當天晚上滿街拉車的都知道飛毛腿在燕郊給人揍得皮開肉綻的了。有的說，這小子得歇上個把月。有的說，至少也要半年。就近的車都哼着打鼓牌一類的小調，擦着銅手環兒上的鏽漬，有把握地說：「躺多少日子誰可也不敢說定，反正這小子的飛毛腿算摘了。」

這話傳到燒餅舖掌櫃耳中時，遲緩了他正敲得響亮的麵杖，嘆着：「好好的一條漢子，好好的一條漢子，就是有點兒牛脖子。」

車廠掌櫃一聽到這風聞，趕快遞信兒給作舖保的義和興。那山東佬爽直地說：「沒錯兒，到月底見不着八塊錢，你把車扣回去結啦。」於是，那掌櫃的就裝聾賣傻地耗日子。

劉二不知道個中的關節。他看到了哥新新的車，就知道反正他拉着呢。那東西一看就扎心窩子，所以也沒大閑心去問。

這月大建。三十那天晌午車廠派人一直去拍劉家的門環，說：「人十來天沒露面兒了，印子錢到了日子，怎麼辦？」禿劉的爹摸不清怎麼回事，以爲是沒起色的大兒子塌下賭債了，就不理這岔兒。直等到劉二由衙門轉了來。

八塊錢給另外人應該算不得大數目，然而卻使得狹緊的劉二縐眉了。一個同事的媳婦不老實，偏巧在上半個月添了個孩子：這就出去了一塊。前幾天，爲什麼上司賀壽，又來那麼一下。這緊而又緊的小收入那裏經得住這些人事剝削。於今，這月的日子還非挖窟窿不可，那有力氣湊這突如其來的數目。

劉二還別有心思，壓根兒他就不甘願他哥幹這「牛馬」的事。瞧，這下苦吃上了。縱使傷痕能快快的好了，以後呢？他轉了轉眼珠：也許這是個轉機呢。就約了車廠的人同去東壩。

禿劉眞捨不得他黃漆電鍍的車呢。但怎麼好呢！士大夫以爲流過血的地方只要用

黑黏黏的膏藥嚴嚴地一糊，一切就可平安無事。但傷口像是愈養腐爛的部分愈蔓展，愈腫胖。汚黑的布帶子纏得住爛肉，纏不住溢出黏黏的黃濃。禿劉是條好漢，不錯。可是這好漢也給折磨得半夜呼着怎麽這麽痛呀怎麽這麽痛呀地在土炕上來回打滾兒。

「飛毛腿，我來取那輛黃車來了。這是你的鋪保給你。」隨着一張折成四疊的紙兒擲到禿劉的胸脯上了。

顫顫地，禿劉抬了起來。顫顫地，他半欠起了身子。顫顫地，他說：「就——這——麽不——够——面子麽？」

車廠中人指指他重傷的那條腿說：

「面子，面子治得了這嗎？告訴你，這打傷好治也得一年！你想想看，明白人。」

禿劉摸着瘦腮巴下面毛刺刺的鬍髭，低頭看看自己那條不中用了的腿，翻了翻眼皮，瞅瞅蜷在身邊的兄弟。像是說：「我沒求過人。這回你要幫我，我讓你了。」

但是作兄弟的窘窘地低下了背，低下了頭，低下聲音說：「哥，幹別行還吃不得飯嗎？」

禿劉懂了。連自個兒的親兄弟在內，當前的一切都和他彆扭。吃啦一聲，他就把那張舖保撕裂了。

過一下，他躺在炕上，聽見店裏下車門坎兒的聲音，聽見道勞駕的聲音。聽見馬棚裏匆亂移動的聲音。一陣熟悉的輪轉聲，緩緩地由他門口走過了，由他背上壓過去了。又是一聲勞駕，大門咣噹一聲，關上了。

禿劉用牙咬着下唇，眼皮隨着沉了下去。

作兄弟的輕輕地逐開爬在禿劉鼻梁上的一隻大綠豆蠅。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先農壇。

花子與老黃

爹爹說了：年頭不好，路上歹人就多。老黃，從今天起，你不用管門房的事，專門接送七少爺跑跑街罷。

我聽到，就撅起嘴來。這不等於說不准我逃學了嗎？明裏保我的鏢，暗裏就算把我監視起來了。上學也用得着他送？我有護兵呢，頂好的護兵。——我的護兵就是「花子。」

多聽話呵，只要我一打哨，這有着梅花鹿身分的小狗，無論溜得多麼遠，無論和多麼漂亮的同類在調情玩耍，都會立刻抹過頭來，硬起耳葉，用眼睛瞄準了哨子的來處，然後搖搖小尾巴，就一蹤兩蹤地蹤到我的跟前。捲着紅紅的舌頭，喘着氣，用前爪搔地皮，嗅我的褲管，舐我的脚面。用盡了這畜牲所有的謟媚來哄我。一路上撒着尿，影子似的跟着我。

那個學伴兒要是一逗我，牠就瞪起嫉妒的眼來，呲開兩排白牙，向那孩子汪汪兩聲。多威風呵！

不過，我不敢跟爹爹撑。好傢伙，誰惹得起他那鐵巴掌。可是，我先得給被派的人點樣兒瞧。

『七少爺，快點兒走吧！』於是我就用脚後跟擦起地皮，弄得跟在後面的花子也奇怪地翻起滾兒來。『七少爺，別買那壞糖吧！』我就挑一根頂髒的舉了回來，說：都是老黃教我買的。

老黃挨一頓罵，我解恨了。但他不懂得如何訴他的委屈。

爹爹說我大了，不應該還尾在媽媽身邊住正屋，就叫我睡在西廂房，算作我的書房。老黃仍然睡在外院門房他那條土炕上。

天沒亮時他就爬了起來。一個人在大院子坪裏，冬天沙沙地掃雪，秋天嘩啦啦地掃

樹葉子。躡躡的脚步偶爾雜着一聲中年人沉着的咳嗽。掃得差不多了，就伏在我窗檽上輕輕地說：『七少爺，該起來了。』聽到這話的我，縱已由夢裏醒來，也會反而緊閉了眼睛，從溫暖的被窩裏暗笑他在窗簷下無可奈何地轉磨。至多他也只能用脣咂一下，代替一個公然的歎聲。

路上，他求着我說：『七少爺，別這麼樣。您起不來，我怎麼交代老爺呀！』我忒兒地一聲笑了。誰讓他派你作這辣手的差使呢！

可是，每天早晨，窗紙上那暗影總用極體貼的聲調叫着：『七少爺，起來罷！』

一散第末堂，校門洞擠着那堆接學生的下人裏，老黃總立在最前排，用張望的眼向由課室瀉出來的人羣裏搜索。一看見我，就揚起了胳膊，大喉嚨喊起『七少爺』來。因此，一來弄得我大排行七這回事成了滿校的笑柄了。碰到剛挨過老師的責罰時，我就硬扭着頷頸，裝沒聽見似地混到操場上拍皮球去了。我出來了，然後他必像個老太婆似的摸

摸我的紐絆扣得齊不齊，肩上有沒有土。更要緊的，是背上有沒有給誰個小鬼畫上王八。然後，才用抗老米的姿勢揹起我的書包來。一手拉着我，隨後還向門房道一聲『早晚兒見，』走了。

花子這時自會脫出同學戲弄的包圍，躥到我的腳前報到的。

路上，我見到什麼就踢。如果一個白菜頭剛好躺在我的腳前，我就非把牠用腳踢回家去不可。老黃說，『七少爺，那麼多糟塌鞋呀！』於是我就踢起磚頭來。

磚頭要是踢到車輪下，我會折下腰去用腳鈎。要是踢出了路線，像拐灣抹角的地方，我便追過去向回踢。但要是踢着走道兒人的腳跟了，那人會瞪起眼來。老黃馬上得深深地給那人作一個揖，陪笑地說：『是我，是我。您多包涵。』那人照例要惡狠狠地瞪他一眼，唾口吐沫，才頓着腳走開的。

有一回他問我，『七少爺，您書包裏那些亮紙作什麼使的呀？』我告訴他那是作手

工的，疊成馬呀塔呀的。他哼了一聲。『這也值得花洋錢到學堂去學！』隨後問我『七少爺，您會疊蝙蝠嗎？』蝙蝠？我不會。他說，等閑空時我給您疊一隻。

第二天早晨他果然拿了一個疊成有翅膀的東西給我看。說這是用舊茶葉紙在煤油燈底下疊的，不會好。我一看，樣子雖然不大像蝙蝠，可是由高處側面放下來時，會如鷂鷹那麼平穩地飛。

嘿，沒想到這粗人的粗手會有這麼一份本事！這叫我發生了興趣。『老黃，你家裏的小孩幹麼玩兒呢？』

老黃用破毡帽沿底下爬滿了紅絲的眼瞅着我發愣。

『七少爺，我是光棍兒。光棍兒！』

什麼叫光棍兒呢？他說：就是『還沒娶老婆。』

可是，看見了他嘴巴上的髭鬚，硬挺挺的，我推了他一下問，『你幹麼不娶呢？』

他噗嗤笑了，像是用這笑掩蓋一個祕密。

『盼着罷，盼着七少爺娶一位天仙兒，我給您當聽差去。』他把話折到我身上來了。

『你自個兒幹麼不娶呢？』我偏問。

『我？』那麼個奔四十的人會給這句話羞得低下頭去，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得他腦袋上那塊疤直發亮，左手揉着襟紐。

『七少爺，』他用鞋子敲了敲階石，『拿什麼養活人哪！』

後來他摘下帽子，蹲在台階上，趁着頭顱上冒的那片熱霧，一點點兒地告訴我：他怎麼給爹爹在衙門裏當衞兵，怎麼跟着他打過庫倫，在無垠的沙漠上和番子厮殺，怎麼還替爹爹挨了一刀。

這話聽完，我想了想，這麼個英雄眞值個媳婦兒。就一直奔到上房去，求媽給老黃找一個媳婦兒。

『找他也不肯要!』媽冷冷地說。『爹爹有差使的時候就想把一個丫頭給他他一定不要。後來索性一氣走了,走了一年多。』

『他幹麼不要呢?』我撒嬌的問。

『他家裏有老娘。』媽說,『他小時人家看他的手心紋,說他「鐵蠶豆,大把抓,娶了媳婦兒不要媽。」所以他不敢娶媳婦。——瞧他多孝順。你呢!』

從此,我不再折磨這死心眼的孝子了。而且常由袋子裏抓給他一把糖果。這使得他感激得直哆嗦。可是過了三四天,去摸他的袋子,那些糖果還熱熱地臥在那裏。敢情他想積起來帶給他老娘吃呢!

春來了。學伴兒都放起風箏來。

下了學,我拖着花子,老黃揹着我的七尺大沙雁,到巷子前面那空場子上去玩。我捏着沙雁背後竹條作的脊骨,他握住那線桄子。把線理好了之後,他就說:『七少爺,舉去吧!』

我就撒腿向着場子南頭沒有樹的地方跑了去。花子像是大家都在陪牠玩似地隨着線蹤，高興地咬着我的脚跟。

及至老黃嚷：『得了！』我就停了脚步。一鬆手，連花子也會仰起頭來；握在我手裏的沙雁就飄到淨藍的天空去了。

等風箏在空中找到了平穩，他就把桄子塞在我手裏，說『七少爺，您放罷！』

眞是好呢！明藍的晴空，縱橫地畫了幾條細線。各飄着霎眼的龍睛魚呀，或蜿蜒的蜈蚣。偶爾還有錚錚的絃聲。可是我的沙雁總憨笑地出人一頭，展着肥闊的雙翼，向上高舉，雄踞那藍藍的天空。

老黃並不閑着哪。他張大了嘴，盯着空中的沙雁。一下，『七少爺，該撒線了！』我便把頂在桄頭的二指鬆開，線嗒嗒嗒如流水般地滑出，沙雁也就愈退愈遠，且漸漸地低落下來。直到老黃說聲『得！七少爺。』我方止住，沙雁也才向上升起。一下他用笨頭布鞋在地

上踢了踢，說：『七少爺，風變方向了。』我就牽了線聽憑這航手的指揮。

晚間老黃出主意把桄子隔牆扔進院來。由底下繫上個紅紙燈籠。這燈籠就會乘着希望的風，升到天空。那一點點紅光，寄託了一家人的歡忻。直到媽在佛前燒了晚香，催了幾次，才把這沙雁召了回來——是的，任牠飛得多遠，多高，我手一動，就會又召了回來。牠還是那麼憨笑着。我就帶了這憨笑，鑽進被筒去。

春深了。爹爹在家閑膩了，快要坐火車出京運動差使去時，嚴厲地對我說：這些日子外面正嚷着鬧瘋狗呢，不准放風箏。就借着這個題目喊老黃把我的沙雁扔到堆房裏去了。並囑咐他，此後不准隨便帶我出大門。

於是，放了學，我們就跑到後院去踢毽子。牆地一下他能把孔雀翎的毽子一脚踢過棗樹尖。

『七少爺，您瞧着！』毽子就筆直地坐在他頭頂的光疤上了。

踺子又吸住我了。

可是我那花子好像病了。常常癡癡的瞅着，又忽然想起什麼的神氣，輕輕地嗥着低了頭跑去。

老黃正在庭前繡球花叢中，提了長嘴壺澆他的花。我請他注意那個同伴，且把我的疑心說出。他說：『七少爺，別鬧，這是春天！』我問他爲什麼春天狗就這樣，他笑着不說什麼。

花子的樣子爲媽媽見到了，媽媽說：『別是花子中了瘋？』老黃說：『不會的！我懂得瘋狗樣子！』

但散午學的半途上，老黃卻告訴我，他已經跟人打聽來了。說先農壇有個專門治狗的地方。『七少爺，您放心。回頭我就帶花子去看看。』

吃飯的當兒，媽媽問及花子，他就給媽媽說了：『太太，我得帶花子看看去。我打聽出

來地方了。』

媽似乎懂得這又是要錢的事，當時就沒睬他。

他偷偷地跟我說：『是要看看，可是太太不出錢呢？太太不管不要緊。七少爺，您放心。』說着他由腰間掏出一把錢來說，『可不知道够不够，這是我工錢剩的。不够的話，七少爺再湊個幾吊餑餑錢就許成了。』

我沒有。而且我也不想用這孝子的錢。我用別的名義跟我媽弄了一塊錢，得來全交給老黃了。

『七少爺，使不了這麼些。多了我給您剩回來。』他哆哆嗦嗦地接了過去。

這回我可得自己揹書包了。

在體操班上，我告訴學伴兒我的花子好像有了癡病。一個痲臉的同學便跑到我跟前，瞪圓了眼睛，顚縮着手指說：

『快扔了罷！瘋狗。我南街坊的狗也瘋了！』

『麻和尚少搭岔兒！』我氣了。『你怎麼知道是瘋狗？瞎扯！』

『好的，由你去！』他撇了撇嘴，偏過身去說。『哼，咬了誰誰就瘋。沒有好心當狼肺的。瞧着吧！』像狗就會咬了他，很快地走開了。

我也沒睬他。反正我不能把花子扔了。憑什麼？牠惹着誰？妨礙誰？

一散晚學，我一出校門：

『七少爺，我等着您哪！』給這個爛熟的聲音叫住了。嘿嘿，這麼快他就跑回來了。

可是他的樣子不好看呢！

『怎麼樣了呢？』我問。

他用脣咂了一聲，一面向外踱着一面說。『醫院說，——他們不存好心眼兒，說非給留下不可。』

『留下了嗎？』我着急地插嘴。

『哼，我纔不那麽傻！我說，留下嗎，不成。這是三百銀子的！』他似有些興奮地說。『我不能把七少爺歡喜的隨便扔下！我得負一分兒責任！』

『之後呢？』我仍不放心地追問。

『他們說：好罷。你不留下，我會打電話叫巡警上家裏來要。我心想，就是這樣看，看巡警把我們怎麽樣。』

原來他居然又把花子帶回家了，我纔算鬆了心。

一到家，我就直向上房的廊下奔去。咦，花子不見了。

我一溜煙兒地跑到媽媽房裏。媽媽正坐在觀世音菩薩像前閉着眼，數着一串菩提素珠念佛呢。一聽到我的脚步聲，就睜開兩眼，把我猛烈地摟在懷裏。

『你知道嗎？』她低下頭，睜大了眼睛告訴我。『花子瘋了！瘋了！前街裏幹郵差的孟

家的孩子給瘋狗咬破一層皮，好好兒的孩子轉眼就出了殯。』說到這裏好像看我也將爲那奪了去似地。『咱們以後不准再養狗了。你明兒還是坐口兒上小劉的車上學罷！』說完時她狠命地在我額上吻了一下。

我想找老黃再問個明白，可是她死也不肯給我邁出門坎去。

這一夜我就睡在媽的床頭。我夢見花子，夢見老黃，在夢中一切皆希奇古怪。天亮時，我又聽見老黃在刷刷地掃院子。並且低聲催着胡媽說：『不差麼，可該叫七少爺了，胡姐。別讓他晚了！』

可是媽媽說，上午叫老黃給我告假罷。隨着又說，索與告一天假罷。

不上學我當然很高興的。可是給我囚在房裏，眞難受！時間愈拖愈長，屋子也愈來愈可恨。我想花子，想老黃，想秋千，壓板，想老四，想一切人！我想出城，在火車道上擱個銅板儘火車碾過去。且想到護城河給花子洗澡。可是呢，我還是囚在房子裏。隔着窗戶看，貍貓都

比我的生活有味兒，牠還能在花叢中追追蝴蝶呢。

到了下半天，媽看我那樣子也快給拘瘋了，便囑咐胡媽先把大門關好，准許我在後院玩。

我喊胡媽去叫老黃，自己就先拿了毽子到後院去了。

我在棗樹底下等老黃。我追臥在井台上曬太陽的貓。我攀才搭好的葡萄架。好半天，老黃才扶着牆磯進了來。

我趕緊把毽子遙遙地踢了過去。按規矩他應該用腦袋接着。或者，飛一脚把牠踢了回來。但這次他只用手托着，緩緩地走了過來。他勉强笑着：

『七少爺，你踢罷。我看着！』他說完，就把毽子和另一隻手握的毛錢票一併遞了給我。

『連車錢使了四毛六，七少爺。』跟着又說：『咳，差一步兒！』

我接過蹝子和錢票時，看見他右手二指上纏了一塊挺髒的布條。

我驚愕了。擡頭時看見了他異常蒼灰缺乏血色的臉兒。

『老黃，你怎麼了？』我拋下蹝子問。

『沒什麼，七少爺。』他勉强地在臉上編了一個苦笑。我問他究竟怎麼回事，他才告我：昨天回來慢一步，巡警已把狗裝在木籠裏拏走了。他跟去看看。到醫院門前趕着時，悄悄伸手去摸一下花子。這畜生不認人了，就咬了他一口。』

想起媽媽提得孟家的話，我害起怕來了。

『老黃！』我扯了他的大襟，『快，快去治！』

我一口氣跑到媽媽的房裏。

『媽，老黃給花子咬了。』我喘着氣告訴她。

『什麼？』她立刻放下一束絲線，抓住了我的袖子。兩眼又像昨晚那樣直了起來。

她馬上又關緊了屋門。隔着窗戶嚷着：『老黃，瘋狗咬了你，別禍害人！快走！』

這溫馴的漢子立時在院子裏成了一匹最可怕的毒獸。

『太太，不要緊！我去治罷！』老黃用這話安慰怕起他來的人，心下說不定在怨恨着我的小題大做呢。

媽懂得不應該欠一個快死的人錢。趕緊回身開了箱子，拿出三塊噹啷啷的錢，喊胡媽由門縫兒接過去。

『這是你上月的工錢，快快拿去治。』媽隔着窗戶說。

我想跑出去好好囑咐老黃一聲，給媽狠命地按住。

『冤家，你非坑我一場嗎？』她咬着牙根說，嚇得我不敢動撣了。只隔着窗戶看見老黃拾起胡媽放在地上的錢。道了謝。拖着脚步一拐一拐地踱出了屏門。嘴裏似乎咕嚷着誰也沒聽見的話。

媽於是抱怨起放下一家不管遠遠走去的爹爹來。

太陽剩東房上一條的時候，來了一陣猛烈的叩門聲。三區派出所來了人要見家主。沒法子，媽走了出來。立在廊上，接見這肩上釘了三個金星的巡長。

『剛纔中央防疫處來電話了，太太。』他橐橐地走到階下，嚴重地說。『您府上的狗是瘋了。有人咬着了就得趕快去醫院看，過了五點鐘就來不及了……』

報告完了這片使得全家人都張圓了口睜大了眼睛的話以後，這巡長似不關痛癢地咳了一聲，然後像具唐克車，用英勇而呆板的姿勢走出去了。

『禍害人的東西呀！』媽罵着走進上房來。

算算時間，五點鐘早過去了。一個黑影子爬上了我的心頭。我的身子漲滿了一個噩夢，使得我喉嚨梗得咽不下一口氣，眼睛熱得發燒。這麼一條英雄好漢，也將如花子一樣地由他那土炕上永遠地消滅了嗎？

『媽，老黃幷不被狗咬傷！讓他在家裏吧！』我滿懷是悔意。

『胡說！你要跟亂死崗子的鬼一起住嗎？』

『可是——過兩天他會好的！』

『他已經死了！十五天以內，隨便那天閻王抽個日子就該把他折磨起來。他要咬一切人，不分親戚寃家。』

『媽，我準信他不會咬我的！他不會一下子變得這樣壞！』

媽氣了。揑住我的嘴吧，惡狠狠地告訴我，爹爹回來要結結實實打我一頓屁股。且把胡媽喊進來吩咐：

『等一下這死鬼來，給我把屏門插上，叫他馬上打行李。』

胡媽又害怕又傷心地悄然答了一聲，低着頭出去了。

天色由朦朧的暮濃到漆黑的夜了。大門外有一陣淸晰而遲緩的叩門聲。

這聲音叫到院裏人們打着顫的心。沒人敢立即答應。

媽在佛前拈起素珠來，一手拉住我。

隔了好久，才聽見開門聲。胡媽悄悄地走了進來。看見媽在念佛，不敢言語。只用愁苦的樣子，倚在門邊，儘媽用大拇指和二指一粒一粒地擠那圓珠子。看看擠到那特大的一粒時，胡媽才悄悄地借着對我的口氣說：『七少爺，老黃說看着他在宅裏的年月，准他多住一夜。這時候走眞不大方便了。』

我抱了媽媽的臂，默默地，用一種黏滯的力量求她。

『不行！』媽陡然睜開了眼，堅絕地說。『你告訴他，老爺沒錯待他，別頓在這兒害人！』

胡媽不敢再求。只不甘心地看着我，像看一個無知的囚犯一樣。

『媽，』我忍不住了。『留他一夜罷！他還跟爹爹一塊打過番子呢！』

『瞎說！』媽瞪了一眼。『小孩子懂得什麼！胡媽，趕他快走！』

胡媽將掩上了門，又退了回來。

『不給他個盤纏嗎？』胡媽淚潸潸地問。

『盤纏——快咽氣的人還離不開錢。眞是窮命鬼！』這麼說着，她就回身開箱子去了。

我趁機會由袋子裏掏出那日裏由他找回的五毛多票子，又傾袋子裏的碎錢一併塞到胡媽手裏，像在一個深坑裏灑了一把土似的。

媽鎖好箱子，回過身來。『他這月才作了——』她掐着指頭算。『不到十天，這裏是三塊錢——整月的工錢。告訴他。多了我作不了主，得等老爺回來再說。』送出胡媽後，媽把門緊緊地關上了。

我蜷在牆角，腿給一種囚犯的感覺顫動不止。花子的眼睛，老黃的眼睛，都像水泡似的在我心上冒，一閃一閃地。

但我懂得我力量的微薄。

清澈地聽着翻騰行李，咻咻拉繩子捆行李的聲音，雜着老黃中年人沉着的咳聲。

『黃爺——放開了心。』我耳好像收進這麼一聲，顫微微地。我彷彿聽見老黃啞一聲，說，『七少爺，您放心！』他想是揹起鋪蓋捲兒來了。

像一聲悠長的嘆息似地，大門關上了。

這無家的遊魂，被人躲避着。摸着黑，揹着那鋪蓋捲，拖着脚步，踱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

二十三年，一月，三十日，海甸。

鄧山東

我做小學生時代，北平的日子可好過多了。一個當十『光緒元寶』可以換十個方孔的小銅錢。噹啷握到手裏，擺弄夠了兩邊盤蛇似的滿州文後，還能買進足夠裝一前大襟的吃物。

習慣是頭天晚上由母親在枕頭底下預先掖好三個銅子兒，十個制錢。大清早我洗過臉，把散堆在桌上的修身國文，一些溫習過的書攬在一塊虎皮包袱裏後，就躡着脚跟走到我母親房裏去，把那份餑餑錢捏到手心，然後纔低聲在她耳邊說一聲：『可走了哇』！就上學去了。

四個銅子兒合起來眞少得可憐。但燒餅賣五個制錢的年月，荷包中能有那麼一個

數目，就頗可自居作小財主了。如果是冬天，便有四個制錢交到胡同口一個圍在桶爐的乾癟癟的老頭兒手裏，換來一塊燙手心的紅瓤烤白薯。這是每個清早上學孩子們的手爐。縱餓，在溫度沒消散以前，是不肯送進肚裏去的。

走到學校，同學各人實有的數目誰也無從推測。對別人的『還剩幾個大？』的探問，回答總是『快花完了！』如果在班上因藏匿不周而把個銅子兒落在地上時，這祕密的暴露便將引起前後排强度的注意。並且會有嫉妬的小聲音說，『別顯闊！』（如果這銅子兒恰屬於玩皮的一種，落在地上還啷啷地旋轉着向遠處跑去，這小東西的行爲便將害得主人罰一堂立正。）

大家所以都不肯公開餑餑錢數目的原因，只是要等到下午學時到「鄧山東兒攤上去充闊」看誰是那小攤兒最大的主顧。

鄧山東兒是我們校門口一個賣雜貨糖食的。他那玻璃櫃裏裝着我們一切的想望

——有五彩的印畫，有水裏點燈的戲法，有嚇人一跳的摔砲，甚至還有往人背上拍王八用的裝有白粉的手包……凡是使我們小小心臟鼓動的，幾乎無一不有！

這人到我們門口來作買賣，可說是一個叫孫家福學生拉來的呢。

孫家福住家就在學校後身的胡同裏。起初，他告訴我們西口新近來了一個小炸食的漢子。隨賣隨唱，並且會說頂有趣味的故事。天天在我們上筆算那堂由瓦岔胡同過去。我們都感到興趣。於是，就留心起來。

那天的筆算班我們頭各埋在書上，耳朵——和心卻伸出校牆外去了。當一個同學正背九九表時，牆外遠遠地越進了一陣老練的歌聲：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小炸食呀炸得焦呵……」

知道我們所盼望的人到了，大家就都興奮起來——特別當孫家福立在窗口裝吐

啞溜呼，大家異樣的神色害得正在背誦的人順嘴流出『七七五十六』來。（爲保持課字的嚴肅，老師在他手心上重重地打了五板。）

記住這個時辰以後，我們幾個孩子決定趁這禮拜日在胡同口去等他。我除了每日應領那筆款項外，並且把年下起貯的泥撲滿也偷偷地倒個半空。幾個張望着的孩子立在瓦岔胡同口一棵椿樹下等着。直等到廚子少奶奶們一個個都提着菜籃子往家走了，纔遠遠聽到一陣粗壯的歌聲：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老太太吃了壽數高呵……』

『來了！』孫家福向大家打一個招呼，就領頭向北跑去了。

在拐角處我們見到他了一個高大魁偉的漢子，紫紅的臉蛋，有着詼諧的表情。毛藍褲竹標襖的中腰紮着一根破舊的皮帶。胸前繫着一個小籃子。手向耳邊一擠，頭向天一

仰，就又唱了起來。

『嗨，賣炸食的，站住！』孫家福用一個熟朋友的口氣迎頭截住了他。這漢子響亮的笑了出來，馬上就蹲在靠近電線杆子的牆根下了。

『你們小哥兒幾個可得多照顧呵！』他一面揭開籃子上蓋的布一面說，那腔調恰像推水車的山東佬。

籃子裏放着一個長方匣子，一格一格地放着各樣吃食。有能抽成三四尺的長壽皮糖，有畫了白線的橘子糖球。匣子一端整齊地堆着一包包的小炸食，上面各打着一個四方的紅印：『山東鄧記。』

『賣炸食的，再給我唱一回那餑餑陣罷？』孫家福扯了他臂說。

『你們可得買呵！由兒俺有的是。』

『你放心，準買。我先把一個銅子兒押在這兒。』我說着就把一個滾熱的銅子兒放

在那紙包堆上。

『慢着，少爺！』他拾起來還給我那銅子。『別亂擱。俺說着玩兒呢。唱個曲兒還過不着！別說一個，十個俺也中。』

他先唱的是餑餑陣，是用我們常吃的點心的名子編成一個陣勢。隨後，我買了一包小炸食，叫他唱一隻逗樂兒的。他唱的是醜妞兒出閣。唱到『洗臉盆本是沙鍋底兒，蟋蟀罐兒當作胰子盒』時，把我笑得差點倒在地上。每唱完一隻總有人買一點東西。並且還爭着『先給我唱！』雖然唱出來是大家聽。

我們問他嗓子怎麼那麼好。

『這算煞俺在兵營裏頭領過一營人唱軍歌。那威風！』說到這兒，他嘆息地摸一摸腰間的皮帶。『不是大帥打了敗仗，俺這時早當旅長了。』提起心事了，於是他搖了搖頭，嘴裏便低哼着：

「一顆軍人志氣高，人無志氣鐵無鋼……」

我數着他臉上的紅疙瘩，看着他頦下那圓卵隨着歌聲一起一伏的，像雄雞在打鳴。

歌聽完了後，我們各人把買到的東西往袋裏塞。孫家福指給他前面伸到藍天裏的那旗杆頂，告給他那就是我們的學校。

「沒錯兒，明兒俺就去。」

這人不失信，第二天我們正上國文時，牆外送進一陣親切的歌聲。我們都知道這是唱給我們聽的，就格外加心了：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學生吃了程度高呀！
中學畢業大學考呀，
歐美留洋好辦學校！」

聽得連教員都笑了。

午學一下，我們一羣蠭子似地撲到校門口，層層密密地圍起他來。一下，糖和炸食全賣光了。他高興地唱了兩段梆子腔。

他說他得『擴充』了。小炸食太油膩。幾天以後，他竟擺出一副用磁漆油得雪白的擔子，玻璃蓋下輝煌着各色的糖果。

從此，學校對我們不再是那樣可憎了，雖然老師板子的重力並未減輕。

『黃少爺，今兒又挨了幾板兒？』他常握了我那手藏起來的腕子溫存地問。這時，如另一個同學替我回答，比方說，三板兒吧，他會由玻璃格中揑出三顆小糖球硬塞到我紅腫炙燒的手心裏，拍着我肩膊：『別委屈。俺這糖專治手痛。儘老師管教好，將來吃一輩子糖，別像俺，賣糖呀！』

他直爽，『硬中輭』的心腸是我們受到老師苦打後唯一的補償。甚而我們中間自

己有了糾紛時，也去麻煩他。他總是東點點頭，西點點頭，說：『都有理，都有理。不該動手呵！』

孫家福因爲朝會上偷看七俠五義，被齋務長罰不准回家吃飯，空着肚子立正。這消息傳到鄧山東兒耳裏後，就交給我一包芙蓉糕。

『黃少爺想法遞給孫二少，眞是那有餓着的呢！』

『錢呢？』我問。

『什麼話呢！』他怪我傻像。事實上我們都不欠他一個錢。『俺眼沒都長在錢上。朋友交的是患難。快去！』他作了一個手勢。

丙級教室的門已經鎖上了。孫家福撐了灣斜的腿，立在冷冷的牆角，正撅着嘴揉着帶黑圈兒的眼睛。

『家福！』我伏在窗上，低聲叫他。待他睜好眼睛，我說一聲『接着！』就隔窗把他的

午餐拋了進去，我自己帶着俠情的得意回家去了。

下午第二堂聽差老安探進頭來，說齋務長叫我。我心虛起來了。終於在同學猜疑的眼光中，向正在怒視我的老師告了退。

走到齋務處門前，我的心如戰鼓似地擊了起來。偷偷在牆上把右手心磨了一磨，然後像囚犯似地走進去。

『你爲什麼偷送吃的給家福？』齋務長劈頭森嚴地問。

『我——我——我沒有呵！』

『說謊？說謊加三倍打。乾脆照直實說，送沒送？』這時，颼的一下他已由懷中抽出那二尺硬木的刑具來。

『點心那兒來的？』

『他——不，買——買的。』

『你又說謊!』他用板子指我的鼻梁。嚇得我倒退兩步。『門房眼看你踤來，由窗口擲進去的。』

板子揚起時我本能地潰退了下來，直退到一個牆角。

那板子便追逐着我，雷似地在半空中揮看。

第二天早晨鄧山東兒插着腰，撇着嘴說：

『他娘的，攆俺走。官街官道。俺作的是生意。黃少爺，你儘管來！』原來齋務長已不准他在門口擺攤了。

我把滿肚想訴的委屈都嚥了下去，倒沒說出來。

朝會時，齋務長報告以後學生不但不准買門口那人的糖，連和他過話也不准，否則重責。這命令鎭壓住有限的人。特別和鄧山東兒有交情的眞不甘心。

上午第末堂，牆外又送進來熟悉的歌聲：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天眞子弟各處招呀。
㨪人學校辦得糟哇，
俺山東兒誰也不怕！』
這最末一句唱得那麼洪亮，那麼英雄，把個台上的老師氣得發抖。我們雖然坐在校牆裏頭，心卻屬於這個聲音。
第二天早晨我到學校門口時，看見一簇人擠在鄧山東兒擔子那兒個個老鼠似地低着頭挑東西呢。瞧見我，他遙遙地拔起了身，扎出頭來招呼：
『黃少爺來罷，新鮮的秋菓。』
我就壯着人多鑽了進去。十幾隻手都探伸到一個大笸籮裏抓來抓去。把虫蝕的往別人那裏推，把又大又紅的握到自己手裏。正爭鬧着，我背後感到一下捶擊。本能地回過

身來，齋務長雷厲風行地立在眼前了。

『好大膽子！』他呲着閃了一顆金牙的黃牙板說。小手都縮回到身邊去了，各人都默默地訕訕地散開了。

『走，全到齋務處去！』齋務長說：

『我說，當老師的。』鄧山東怔怔地追了上來。『買東西不犯罪呀。你不能由俺攤上捉學生！』

『滾開！』齋務長氣哼哼地說。『不滾開帶你上區裏去！』

『喝！』鄧山東看了看我們這幾個俘虜，看了看在鄙夷他的齋務長，氣憤起來。『上區就上區，俺倒要瞧瞧！』說着他挽了袖子，挑起擔子，就跟了進來。

頓時，操場上一羣玩皮球的孩子們的視線由皮球移到校門洞來了。

門房正吸吸地數說着往外趕鄧山東兒，卻被齋務長攔住了。

朝會照例仍是由一位教員立在台上對古聖賢的話發揮贊賞的議論，只是這天我並不是坐在後排椅子上玩把戲了。我們七個難友，（如今纔數淸楚了爲秋葉所迷惑住的人數）——加上鄧山東應該說八個——靠台下左邊黑板站住，迎受百十隻好奇解根，同情的眼珠的逼視。

鄧山東把一雙紫紅色的手臂交叉在胸膛間，倚着一根柱子，瞪着台上不屑看他的齋務長，陪我們聽候發落。（唱完校歌，豁拉一陣椅子響，會衆坐下了。我們剛跟着坐下，就給齋務長一喝，又站起來。）

一個値班演講的教員開始申述我們做人該學那朝人的榜樣了。講演員因大家注意力散漫，胡亂結束地下去後，齋務長起來報告了。首先說了一陣我們的不是，又示意地瞪了買糖的一眼，纔颼地由他懷裏抽了出來一條硬木戒方。

『過來！』他向我們喊。板子前端指着台前。

我們猶疑地前移了。

第一條臂伸到板子下面時，一個粗暴的聲音由後面嚷了出來。

『先生，你幹嗎呀？』鄧山東兒攘臂而前，躍到我們一行人前邊站定了。

『一傍站着！』齋務長不屑注意似的避了開去。『我打我的學生。』

『你要打，別打學生，打俺。』鄧山東慷慨地把頭轉了過來：『作買賣沒犯國法。買東西也不干你。俺不服，俺不能看着少爺們挨打。』

這時，地震似地後排的同學都站起來了。

齋務長一面彈壓秩序，一面爲這個人所窘住了。

齋務長氣憤憤地扚着鄧山東伸得平直的大手掌劈頭打去。只看見鄧山東面色變得青紫，後牙跟凸成一個泡。

待到齋務長氣疲力盡，一隻紅腫的手甩了下來後，像害了場熱病，鄧山東頭上冒着

粒粒圓滾汗珠。

『够了嗎？』

齋務長向校役作了個手勢，走過去找抹布。鄧山東一句話不說，搖擺着踏出了禮堂。

自從那次以後，他把擔子挑得離學校遠了幾步。同學的錢花到鄧山東擔子上成了一個極當然極甘心的事。

有時他還低聲唱：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學校的片兒湯味眞高呵！

一板兒兩板兒連三板兒，

打得山東的買賣愈盛茂！』

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海甸。

我們猶疑地前移了。

第一條臂伸到板子下面時，一個粗暴的聲音由後面嚷了出來。

『先生，你幹嗎呀？』鄧山東兒攘臂而前，躍到我們一行人前邊站定了。

『一傍站着！』齋務長不屑注意似的避了開去。『我打我的學生。』

『你要打，別打學生，打俺。』鄧山東慷慨地把頭轉了過來：『作買賣沒犯國法。買東西也不干你。俺不服，俺不能看着少爺們挨打。』

這時，地震似地後排的同學都站起來了。

齋務長一面彈壓秩序，一面爲這個人所窘住了。

齋務長氣憤憤地扚着鄧山東伸得平直的大手掌劈頭打去。只看見鄧山東面色變得青紫，後牙跟凸成一個泡。

待到齋務長氣疲力盡，一隻紅腫的手甩了下來後，像害了場熱病，鄧山東頭上冒着

粒粒圓滾汗珠。

『够了嗎？』

齋務長向校役作了個手勢，走過去找抹布。鄧山東一句話不說，搖擺着踏出了禮堂。

自從那次以後，他把擔子挑得離學校遠了幾步。同學的錢花到鄧山東擔子上成了一個極當然極甘心的事。

有時他還低聲唱：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學校的片兒湯味眞高呵！

一板兒兩板兒連三板兒，

打得山東的買賣愈盛茂！』

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海甸。

雨夕

在我度過的一些日子裏，避雨的經驗應算最是浪漫的了。

那麼倉促地，天邊烏雲像生了什麼無名的氣，密密地怒鎖起。黑壓壓地像要坍了下來。剩在路上的人就亡命地奔跑着，像與一切命運掙扎般地想以脚踝的力氣逃出撲將下來暴雨的襲擊。雷像掩護的戰器，由背後低低地沈重地轟來。人隨跑隨回頭看那如黑巴掌的獰笑着的黑雲，直到冰涼的雨點鉛珠似地墜到腦瓜上，墜到肩頭上。用手摸摸是雨嗎，手背上又連連地落了一灘。

雷由轟轟而乾乾地爆裂起來。一道道的閃電綺綴似地在眼前晾。人着慌，就喘了起來。但脚本能地仍在跑着，頭上，背上，無助地承受着沉重的冰涼的雨點。直到雨由點珠變

成密密的串索時，人開始希罕起衣服，心疼起腿來；就把步子緩慢了。隔着濕淥淥的睫毛，往四下張望。碰巧道旁有一座土地廟，或一家茶館。這時，人會忘了一切禮貌的顧忌，闖了進去。狼狽地擰着鬢際的水，搓着潮陰陰的手掌，隔了安全的門檻噓口氣，彷彿剛纔悟出似地：「嘿，下雨了！」然後，隨便檢一塊木頭安置在守門的一角，抱了肘，坐了下來。忘了適才奔跑的狼狽，忘了急于返家的焦熬，哈着熱氣，揉撫着膝蓋，欣賞起雨景來了。——如果這時雨中另外正狼狽地顛沛着一二孤零的人，則對於這雨的寬宥就更大了。

提起避雨，聰明的讀者不難卽刻想到當年多少赴京趕考的舉子，由於滂沱大雨的機緣，遇到豔冶的女妖或孅妍的閨秀，在坍塌的古寺之廂房，在世家深深的竹院的事。古老的日子雖然把這些捲去殆盡，但那點荒唐的夢想在年青男女漫步到幽靜的地方時卻依然存在的罷。

但是，這裏要說的卻沒有那麼香甜呢。縱使事情是如何桃色，我那時纔祇十二三歲

蓬亂了頭髮的少婦立在棚口，承受着粗重的簷水了。

我忙丢下心疼着的鞋子，仰看這神色慌張的女人。我還能記得那對纏成棕子形的脚全然成爲泥的了。毛藍的褲子濕成了沈重的紫黑色。白的小褂爲雨浸得幾乎看得見裏面顫抖着的肉。一張像忘了寒冷忘了羞恥的嘻笑的臉，雖然爲傾盆的簷水打成那地步，隔着濕濕的亂髮，眼睛卻還放着駭人的光輝。

顯然地她是要進來。當她轉身的當兒，由她臀部上的泥漬我可以推想這女人在雨中會跌了多麼重的跟頭。我趕忙往旁挪一挪身子，好騰些地方給這奇怪的難友。我正高興着小小磨棚多了一個同伴呢，坐在盤沿上的長工猛地立了起來。睜大了眼睛，威嚇地舉起了煙袋，怒目地吆：「快走，這兒沒你的地方！」

女人依然笑，且湊近我來。像對一個姨媽似地，我張開了臂。

「別，她是瘋子！」長工用煙袋燒燙的一頭往女人手上挨，逼着她往外退。退到嘩嘩

的簷水下，退到嘩嘩的田野裏。

她終於又立在簷水下了。雨，通了她的全身，落到地上。

我仰了頭望長工。我不懂他幹麼那麽狠。我那麽地看着他，像是說：「讓她罷，雨那麽大！」但長工圓楞的眼睛死死地釘着女人臉。

她一手扶了牆，惡意地向我們呲了呲牙，就向高粱地走去了。可憐呵，她隨走隨回頭，那麽古怪地對我笑，呆傻地笑。滑倒了一交，爬起來，卻還在回着頭，回着頭，直到爲雨條，爲高粱葉遮得看不見了。

我氣得快要哭了出來。幹麽非趕她出去呢！我的同伴也在不服着。但長工像是偵察出我們難看的臉，不待質問就一面把煙袋往鞋底上敲，一面解釋地說：「那還了得！那還了得！我不能挨口舌，瘋娘兒們，犯不上。」

我問他到底怎麽回事。他像要回答我似地，可又忙着把空盡了的煙袋塞進煙荷包

裏揉。隨揉隨靠牆坐下了。我們也坐下來，眼睛死死地釘着他。那麼慢性的人！按緊了煙袋鍋子。用巧妙的姿勢燃上了火。深深地嘗了一口。白的煙由鼻孔冒了出來。又抓了一下耳根，纔：

「瘋娘兒們。沒主兒要了！」

「她幹麼要瘋呢？」

「傻孩子，瘋還有要的哪！沒聽說過。她急瘋了的。」

「急什麼呀？丟了豬？」我想起黃莊的事來了。

「哼，丟爺們啦。她男人就是村裏杜五爺的二少。小時候童養起來的，大前年春上纔圓的房。二少人家上北京念什麼飯學堂去了。講究，文明。前年回來就鬧着休她。不走麼，人家由城裏帶來了。描眉打鬢的！攆她走，偏不走。唉，苦核兒，她上那兒去呢！爹媽都伸了腿兒，哥哥是塊窩囊肺，都聽娘婦的。城裏來的少奶奶什麼也看不上。整天打呀罵呀地把人擠

兒瘋了。唱喲，成天車房車房地。」

我不大聽懂是怎回事。但小小的心裏確已意識到女人的瘋不是她自己的錯。我指責地問長工「幹麼趕她走呢？」

長工罵了一聲不止息的雨，纔說：「記住了，你可看見我趕她走了。明兒個人家問你可得給打個對證。不趕，好，趕還免不掉口舌呢。人眞是畜牲！瘋娘兒們夜裏給家關在外面了，就跑到莊頭大槐樹下去睡。不知道那個缺德的人——可也有人說是巡夜的保安隊，看上了便宜。摸黑把她幹了一大頓。以後又——唉，你們小孩還沒開竅兒，還是少打聽聞事罷！」

這大片糊塗話還不會回答我的問題呢。雨聲不太響亮了。同伴催我走，我卻黏黏地問：「那用得着非趕她走不可嗎？」

「好，村兒裏正査尋着是誰幹得那缺德的事呢。說是査出來就用全村的名告下他

來。不提！好，不提明兒個人知道我跟她在一間磨棚裏避過雨，什麽話！這年頭兒，躲還躲不來！躲還躲不來——」

　　雨微得簷水只剩下疎稀的點滴了。天已比灰雲更暗了下來。彎了腰的莊稼在黃昏裏垂着淚喘息着。我聽故事的興趣濃厚了起來，可是同伴堅持地要回去。由於他的固執，我可又想起左脚上的濕鞋來了。

　　「走罷，孩子。陰天黑得早。學好，聽這傷天害理的事幹麽！走罷，我也該家去了。」說着，他敲了煙袋，直起了腰。「娘兒們長像兒就帶點兒苦命麽！」他嘆了一聲咳。

　　我悵悵地走出了磨棚。

　　許多日子後，一回我走過那村子北頭一座三合房的牆下，院裏間歇地送出陣陣不健康的笑聲。又哀泣地唱着：

　　「東廂房呵，

西廂房呵，
可嘆奴家住車房呵。」

二十三年，九月，七日，海甸。

小蔣

送羊奶的夥計小蔣，像個僕僕風塵的北極翁，揹着那條白袋子，沿着後海剛上凍的溪溝向廠裏踱。坡上過路的人很稀，且還沒見一個體面人影兒。因爲在這天剛發亮的時節，正分是多數穿長袿兒人的午夜呢！時間太早了些，連那些被生活管束着，每早照例得由熱巴巴被筒兒裏抽出來的買賣生意人，也還見不着多少出了門。小蔣卻不問季節，成天照老規矩，按時到廠。他的神氣眞很難引起人的注意。那樣子也不討厭，也不驚人，一切皆極其平凡。

這人身體小小的，兩手粗大異常，說話時常常把眼眉聚斂起來，忽然放開，既不能從那上面發現什麼好處，也很不容易尋覓出多少壞處。

得了點零錢時也喝點酒，拈一枝香煙逗在嘴吧邊。精神不爽利，遇事發生爭持，撞了車，就花二十個大銅子，過後門楊半仙處去測個字，看看本月份命根同什麼有了衝犯。與同伴說笑話過分了時，便相互罵着。有時且揪打成一團，過不久，一切又像完全忘去，什麼恩仇也不在意了。

他記得當天廟會的地方。還能拏起羣强報，依稀認得出馮玉祥張作霖那些名字。他同許多人一樣，就是那麼活下來；也不用誰來分派，也不用自己去選擇，做了一個羊奶廠的工人後，就在他自己的名分上活下來了。

在廠中誰也不大看得起他，他毫不在意。他想：氣運不好，誰認識英雄好漢；氣運來時，一切自然就不同了。

他寄居在一個賣豆腐的舅舅家裏，每天到了上工時候，就走到廠裏去。先到泡點兒紅色的消毒藥水的盆裏去洗洗手。就挽起袖子，提了小小白磁桶，到奶棚去擠奶。把併歸

自己名分下節制的十二條羊，排隻拉到身邊小架子上去，擠出羊身上的精華，够了數，又把奶送過管事處去檢查。再一一裝上瓶子，送到各個訂戶家中去。

擠奶時，他便常常想：「是誰出的主意，想得出把這白汁兒弄出來喂那些先生少爺們呢？」騎車上了街，街上還是那麼靜靜的。巡警閣子的紅燈還不滅，他又想：「公家的電，不花錢的。」後門第×路電車空空的，匆匆忙忙的跑過去，只見那司機人手把着放光的銅把兒，他便說：「幹嗎呢？誰見你這種傻像，管機器！」汽車從身後趕過，咯咯咯的走向前去了。車上有什麼女人，他就會說：「韓家潭的貨，賣一回罷了。」

路上若有騎車人同他抖氣，催車趕過他前面去。他高興時就把車踏快些，不高興時便只輕輕的自言自語：「摔死你這東西，趕喪事也不那麼忙！」

這時節他正剛去上工，走過後海沿。對湖給紅日國旗保護着的宣統岳家公館，長長圍牆下，正簇聚着黑團團的一攤人。他明白那是黑貨交易的曉市。那些人還用小洋燈，小

紅燈籠。湖面浮着一層煙霧，那些燈放着淡薄的光，在霧中看去，使人記起六月的荷燈。

他想起荷燈，在放荷燈時，他看見一個奶頭大臉子寬眉毛長的婦人。誰知是什麼人家的媳婦？他舅舅告訴他：存一百塊工錢，就爲他去安定門看媳婦。他似乎已爲女人捉定了，正在掙扎逃亡。「誰要媳婦？天橋娘兒們，老虎豹子花綠綠的，媽你個……」

但誰要他儘記着放荷燈那個人？

使他好像生了點小氣。

湖面還浮着煙霧，鼓樓角已畫上了一筆黎明序曲的銀紅。天上則印着一餅淡白的失了光芒的月。

這彷彿是每天一樣。他若手脚快一些，騎車出門時還能够見着這一切。他記起了昨天一件事情：××胡同那家永遠有煑咖啡味兒的房子，那個永遠繫着白圍裙勢利眼的洋厨子，那條專咬黃臉皮的狼種狗。把鈴一按，狗吠了，白圍裙來了，咖啡味兒也溢出來了。

「老爺還不起來，要你輕按一點！」「你老爺又不是我老爺，我從不見過洋人稱老爺！」

「……」「……」狗叫着，老爺在樓上叫了人。會說中國話咧，毛子直脚幹，好威風，抓到區裏去！你不要奶了吧，就正合式。……他把凡是昨天說的，聽的，想的，皆溫習了一番。末了他想：要不是讓你一手兒，上區裏就上區裏，我怕你毛子！

他赶過土坡盡頭的小橋時，離廠屋只百十來步。橋上有從×外進城的雞蛋挑子，和三輛出城的糞車，一來一往，相互讓路，慢慢的推着。通過縫子裏穿過去，不慌不忙的，是住在後海一帶大戶人家的厨子，和提鳥籠的老頭兒。

一過了這個橫橋，他心情就不同了。他快同一個朋友見面了，那是一隻母羊，麻黃色的，美利奴種的寶貝。他歡喜那麼一隻羊，爲取了一個名字，「鹿兒。」

上了橋頭，向北拐去，嵌在枯蘆岸上的是一帶寫了斗大黑字的白牆。他再不必去注意那些字，那正是消磨他的時光他的精力的劉氏牧場。

踏進了高門坎兒的車門把袋子卸在東廂房，撅着嘴就走到後院兒去了。

這兒是他的王土：廣漠的人間，那麼寬，各處皆結了冰，只這兒藏着他一點點慰藉。一拐陰背，便是一個嶄新的世界。空間會變成匈奴的地域，時間會裝成蘇武年代。雁塞的腥羶味，纏綿的咩咩，飄滿了這塊給糞潤成焦紅了的羊圈。圈裏幾隻有了兒孫的老羊，在刻滿了圖案畫似的蹄迹的地上，正散步着，且低了頭聞嗅着，永遠作成想從自己黑蛋般的糞球中尋求些殘餘的食料的神氣。年青的羊們，則多數擠在一處，有些或側着頭擡着那兩條呂布似的小犄角，靜聆着那點足以冲破這沉寂空氣的脆響。

小蔣剛走近柵門，二十多隻羊就風一般地赶到門邊把門堵住了。一個個搖動短小的尾巴，由心坎上擠出連珠的顫聲咩……他明白，他懂，這一羣小東西，有的是歡迎這朋友的到來，有的卻只希望趁他進來的當兒，跑出這悶圈子去到外邊玩玩。他不能使每一隻羊皆心滿意足。

他並不開門。他的視線呆得像柵欄上的棍子。一手把定扣在釘子上頭的鎖練，一手就撫着一隻前脚業已搭上柵門的羔子，全身的毛像是披了一條紫鹿皮。小蔣揉着牠頸下綿軟的肉鈴鐺，盯着對面那雙嵌了黃邊大大的碧藍的眸子發愣，像個騎士和村女在晚風中殘牆上的幽會。柵欄底下站的是十多隻仰着頭顱的羊，也是那麼黃邊大大碧藍的眸子，眈眈地看着他，像是懷滿了嫉妬。

小蔣在向那雙凝視他的同情的眼色裏尋找足以融化他心下這冰塊似的委屈的溫熱。在那眼睛裏他發現了一種友誼。

這就是小蔣的鹿兒了。也就是作活兒的成天駡小蔣偏心的那隻。說他喂就喂得特別飽，黑豆放得也分外多。等到擠奶的時候，別的羊，他托着那有斑點的奶囊吃吃地擠，擠，一直把個球擠成了餅還不心痛。該到鹿兒了，看着那雪白的奶，針一般地向外射，他覺得對鹿兒不起。他照例總不把那奶汁擠完，常常一半兒就拉回圈裏去了。等會兒李頭兒看

兒，叫他重新擠，他就老大不高興。因此他便和李頭兒成了死對頭。

小蔣嘩啦地脫開了鎖練，邁進圈裏了。他蹲在鹿兒面前，像用一種熟悉的方言對談似地由鼻子裏哼出同樣顫動，同樣纏綿的咪咪。一面用指甲梳着鹿兒的皮，把一團團脫下的毛撒在地上，心下不勝吝惜。他用手擦去那殭直腿部的泥，又撫摩着那跪秃了皮的膝蓋。這皮毛，在小蔣美得勝於一幅山水。他閉上眼都能摸得出那絳紫的山脈怎麼由脊部蜿蜒到雪白的下肚。他想着夏天他赶牲口出德勝門放草時，歸途在暮色裏，怎樣擡頭看着天邊的火燒雲。他的鹿兒幫助他溫習回憶，增加幻想。

鹿兒只霎着眼，像蛇一樣的吐縮着那嬌小嫣紅的舌頭，任憑這撫摩的周遍。有君子風度的緘默的嘴下，飄動着幾根像三觀廟土地爺的鬍鬚。小蔣是死盡了親人的孩子。如果那雙大大碧藍的眸子填上他心下對女性的需求時，這幾根稀鬚就應該有着父親之感了。

『小蔣！』前院兒喊起來了。他故意不答應，可是還不敢不去。鹿兒閉閉眼，又由心坎上擠出一串連珠的哼聲，而且還招惹了散在圈內各個角隅羊類的反響。小蔣就又在一簇腥羶朋友的歡送中，倒扣了鎖練，賭氣到前院兒去了。

『不願意幹他媽滾！誰該替你刷瓶子呀！』小蔣剛上台階，屋裏的李頭兒就綳着一臉橫肉，指着躺在破桌子上的口袋說。

小蔣也不言語。硬着頸子邁了進去，打開口袋，把一個個礮彈似的空瓶子粗重地頓在桌上，一面表示他在作事，一面卻表示他正在作無可奈何的反抗。

『別嚷，腦袋掉了碗大的疤！』小蔣咬定了下唇，狠狠地撞了這麼一句。然後就開始換鉛盆裏的水。把六隻空瓶子鴨子似地放下去，唏哩嘩啦地洗了起來。

凍麻木了的手，給這新的溫熱一燙，就刺一樣地痛。他洗出一隻瓶子，照例要用那赤鬃刷子通通，迎着窗戶外的一點太陽照這瓶子肚上的一塊亮光。這亮光常像座仙井似

地映給他看許多勒住他眼淚的景象。除了自己的面龐之外，他還看見了許多他想見的親人，和他耕過的田畝。

當乾淨放亮的瓶子已經擺滿了五隻桌子的時候，李頭兒又兇兇地進來了。這回臉上那些條橫肉上又添了點如大仇將報時候得意的笑。用着對卽將執行槍斃的囚犯的口吻說：

『掌櫃的請！』

這『請』字落在小蔣的心上，是『叫你滾！』

『差你幾天錢呀，小蔣？』一到賬房，掌櫃的就用這麼破例和靄的口氣說。

『幹麼呀？』小蔣不服氣地反問。心下在算計着縱這碗飯吃不長久，也不能叫他辭我。更不能爲這事被辭。

『你活動活動罷！這兒櫃上用不開你。』裝出來的和靄本來就有限。酸尖的味兒露

出了。

掌櫃的伸手就去開抽屜，滿打算塊兒八七把這鄉下佬打發走，明兒給人陪陪禮，買賣也就更穩當了。

小蔣不敢回頭，因爲不必回頭他便已彷彿看到跟在身後的李頭兒嘴角上的笑紋了。

昨天和今天兩個早晨使人氣厥的情形，又在他眼前重現。他看見這掌櫃就是那洋廚子神氣，派頭。說話把手攤開又合攏去的種種恰是一類的貨！他突然點亮了眼睛，用他素日儲蓄起來的聲音說：

『不成！我得問問憑什麼！』小蔣這時恨不得放一把火，由劉氏牧場燒到那幾座洋房子，燒死這些黃毛和黑毛的混賬東西。

『沒聽說過送奶子的偷吃的！你那幾家又都是洋人，都是我最好的主顧。洋人不比

中國人，我跟這些人得講信用。你——你安着什麽心眼兒呀！』掌櫃的惡狠狠地指着小蔣，一嘴黃牙咬得成了鐵壁。

小蔣沒想到把他委屈到這地步。

『誰——誰偷！』小蔣平常不多說話。一說話就多是有了點什麽事情。他又有個小脾氣兒，一急時便不能說話，愈急就愈結巴。『他瞎扯！昨天道兒滑，天又黑得路也——路也看不清。纔過龍頭井脚底一跌，把——把四號的那一磅洒了一點兒。那——那洋廚子瞪眼叫——叫我賠，我那兒得賠？憑——憑什麽賠？他說，好小子，給你點戲法兒瞧罷！我說……』

『你別說了。人家信上這層也提啦，說你還跟那洋人大師傅吵嘴，弄得人家洋少爺睡不了早覺兒！』

『誰吵！』小蔣把那份鄉下佬的牛領子拿出來了。把手在胸前一盤，『我不能走！』

『順子！』是李頭兒的聲音。

一個長滿腦袋禿瘡的孩子，正揹着白蔴秧子走過門口。如聞聖旨地放下他的工作，蹬蹬地跑了進來。

『打小蔣的鋪蓋捲兒！』

廠裏作活兒的都知道出事了，各人皆知道不礙自己的分兒，不必擔心，都偷偷的伏在窗縫邊或堵在賬房門口看，像西湖十景就在眼前似的。

房後頭羊還在咪咪地叫。偶爾還有犄角如地震似地撞在後牆上，撞在小蔣的心坎上。他的心飛到麅兒身上。他感到走的不該了。他不能離開那幅絳紫的山水，那大大碧藍的眼睛，那長者的鬍鬚。他不能離開麅兒，和牠的同伴。

小蔣看看掌櫃那尖削的臉，上面畫着李頭兒編造的無從推臆的壞話，和洋人袋裏嚕嗦嘛的誘祟。再看看愰在門口兒那些參觀的腦袋，都用神色說着：『誰叫你不乖！』

情勢僅餘的結論是：走。但是鹿兒呢？

他把聲音落低了懇求地說：

『給我鹿兒，折了工錢好嗎？』他倔强的手放下了。面前的黑圈子好像有了一道白縫子，雖然自己也擔心這突兀的要求。

嘿嘻——不等掌櫃回答，門口兒的人給這癡呆的鄉下佬招得忍不住笑了。笑得小蔣恨不得咬下他們的耳朵。

他眼前躥着無數的火星，由憤怒，由焦燥的團裏迸了出來。

『喝，憑什麽？拿你媽來換！』李頭兒迎先替掌櫃的回答了。

『你——你說什麽？』小蔣眼前迸着的火星結成火團了，燒着他全身！他的耳朵在嗡嗡地亂響。一股不能抑制的氣串到他的腿上，騰地一下就踢了出來，卻不曾踢着已有了準防的李頭兒。

『造反了你——趕他出去』是掌櫃和李頭兒混起來的聲音。

咪……

小蔣就在多少隻趁怨，憤怒，嘻笑的眼睛下，給堵到車門口兒外頭去了。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海甸。

醜事

在我已經感到教書生活的繁重時，舍監的母親死了。

爲了故人的無情，我纔隻身飄流到人生地疏的異地，躲在這小樓的一角。除了舍監，我是唯一住在宿舍裏的教員。

校長在允許哀子的請假後，舍務就囑我代幾天。

肩頭陡然增加這重壓，使我退縮。我蹲在謙遜的暗影裏想逃，可是上面的吩咐不是那麼容易收回的。況且，合同上寫明授十六小時的課外，還要助理校務的。

怎麼好呢！一個來了不到整年的小教員。

當我正搔着頭，在房裏徘徊時，臂上纏了黑紗的李舍監，哭喪着臉，走進來了。抑住無

限的委曲，感激地接受我一片似是爲自己惋惜的安慰後，就拿下挾在脅間的兩本綠硬皮簿子來，說明我的責任是在九點以後，巡屋點查一下人口，在缺位學生的名下畫個×。然後囑咐我一遍維持熄燈後的秩序，擡起紅腫的眼睛，向我作揖道了謝纔辭去。

送到門口，忽然他躊躇地回過頭來。我以爲是落下了東西呢，就也回過頭去。

『朱先生！』他俯在我耳邊喳喳地說。『留心學生的醜事！』雖然一點也摸不清，我卻裝成會意似地連連點頭，好讓這仔細的孝子放心奔到靈前痛哭。

及至看他走出大門後，我纔覺出這句話的不該馬虎。說不定是舍監的祕訣，或是經驗的精髓呢，不然他何至在這嚴肅的當兒還和我咬耳朵。我低着頭，踽踽地走回來。心下揉磨着『醜事還是臭事呢？怎麽臭法？難道——』追上他去問，我不忍，也不甘。況且這時說不定上游的船已經啓椗了。

我就找庶務主任去了。我跟他最熟，爲的是同鄉之誼。

『嗣昌，我問你——』他忙停住舞在算盤上的手指，注意的聽我。但我倒說不出來了。我明白舍監幹嗎咬耳朵了。不過我實在做不出。

『你很忙罷！』我裝出體貼一個辦事人的好意。『等會兒到我房裏吃茶去！』

朋友懂得必是有難言的事，就把手貼在耳輪上，滑稽地扇了一下。午學的時候就果然走來我房裏了。

我倒着茶告訴他這新負擔的前後，和舍監早晨的來訪。及至說出我所不懂的問題時，他嘎嘎地笑，笑出一排給煙捲薰黃了的牙來。笑得我疑心說了錯話，又窘又悔。

『當了舍監你這回可有的看了！』他把手掌平平地拍在書桌上。

什麼呢？我心搔得癢了。我求他先告訴我『醜事』是什麼。

『嘿嘻！』他用笑把這事染得興味更濃些。然後纔告訴我這裏的男孩子常好得成了對兒，黏得甚於鴛侶。學校恐怕大的誘惑小的孩子，就不准年紀太差的同房。然而這要

好的風氣仍無從消滅。

說着一些學生由飯廳裏走出向操場上玩耍去了。

『看見沒有，那穿夏布褂，拿柄紙團扇的？』我看見了一個細條的身子，老老實實地和一個拍皮球的孩子在走路。除了老實，我看不出什麽罪過。『禍水！爲他常常打架，去年開除了一個學生。』嗣昌興高彩烈地講給我聽。

『順着我手指瞧，瞧見沒有，牆角那穿制服的？』他指手畫脚地說。我看見了一個穿黃學生服，倚着楡樹腮上纏着白布的孩子。不幸這些都不在我所教的班裏。『他長了瘡，他的朋友給那擲籃球的奪去了。』

『奪去了——』我心怦怦跳起來！

我鄙視那位同鄉的態度，可是我自己當前也感到了興味。使我難過的，同性中，孩子羣中也有了『奪去』的事了。我還想聽，但新的職務不容我太放肆。我勸他快些回家吃飯。

『你得用賭博的眼光留心看，只要兩個人常餓在一起，那八成就是——』朋友似乎羨慕起我所賦的特權了。

『可是，我怎麼下手捉——』我險些會說出供他玩笑的話來。可是今晚我的時辰到了。我得準備一下對策。

『他們不會叫你捉到的。』這時，朋友一面向門邊移步，一面擺動着右手說：『晚上你勤巡查一點就够了。』

朋友回家去了。剩下我迎窗托着腮觀察來往的學生。有的挾着書，穩穩地走。有的耍着書，載歌載舞。要我在這雜亂的天眞簇裏逼着眼睛找對兒，那裏像朋友說的那麼容易！五六個並排的，叫我怎麼分？分兩個人正在比拳動脚，那能確定其爲愛侶！我差不多要對下面的學生喊出：分開罷，叫我好看個明白。可是，一個個頭顱都扭，扭，扭進教室裏去了。

及至肚子咕嚕嚕地響了，纔發見自己的愚騃，荒唐。

面前好個浪漫的夜晚呵，我一面往嘴裏爬着雞蛋炒飯一個自己想。我得供認，這顯然是帶了期盼的心情。

可是摸到肩頭的新重載時，我又懸起心來了。

晚上自修下後，更鑼沿着校牆邊敲起來了，給夜蕩出了皺紋。噹，噹，敲到我窗下時，我的心跳了。

九點五分。我用鎮尺壓上正看着的講義，挾上那兩本宿舍點名簿，掛上一管鉛筆，就倒帶上門，悄悄地下樓去了。

如獄吏一樣，我偵伺地走過每個房門。門上各有一方玻璃，爲是顯露房內的動作。這透光的洞子顯然是學生的對頭。所以有的在上面塗了難看的畫，有的寫着『本室失物甚夥萬勿冒進』一類警告的字句，但也有狡猾的學生把長衫掛在那塊作烟幕。

我懂得讀書時被侵擾的反感，所以不必要時，也不想『冒進。』我只沿房閉着氣息，

撬高了脚跟，由光洞處査看。如果人口與房門牌子相符，而且各人都抱着英漢字典在査，或低聲誦着，我就過去了。如果少了一個或多了一個，我便輕輕叩門進去。照例學生對這新官吏抱着無限驚訝，也期待着特別的通融。但×我仍是要畫的。

除了兩個假裝問文法串屋子的被我逐回房裏去外，我並沒發見我心下所期待的『醜事』。

睡鈴搖了。燈光便伴着嘈嘲的音浪閃了出去。

樓裏全被夜染黑了，我着起了慌。平日這黑在我是安息，今晚，地獄的圍幛。

我擔心醜的火要燒毁我的尊嚴。我赶忙由枕下抽出手電，匆匆地跑到樓口去。

樓梯上正往來着赴廁所的學生。倥偬而沈重的脚步雜着低聲的私語。

他們在計議什麼？我懸起心來。是在咒詛一個年青教員的威嚴？那也還好。但我怕這鬼祟的角隅呢。我把手電捻到極强度，光的線條穿透黑暗，光的焦點活躍在樓的各角，甚

至射到我信不及的臉上，偵察醜的蹤跡，害得學生用手遮起臉來。我心下很痛苦。我是桀紂了。但誰讓這暴動般的雜亂的脚步，雜亂的私語惹起我多疑呢。

最後的三五個陸續地回房後，我開始我的巡行了，像一個海濱的稅吏，在黑暗中。我聽到的，不是澎湃的浪濤，卻是朦朧的疊被聲和帳杆相撞聲。偶爾雜着一聲呵欠，半聲對日子結束的嘆息。

等到我預定的五分鐘限度到了，說就開始把右手中指屈了起來，把每個門作琴鍵，連連地敲。敲出的不是音樂，卻是寧寂。等到連一聲咳嗽都彈壓住了以後，我覺得今夜的職務盡了，就懷着舒坦和一些失望，踱回房裏去。

像荒海航舟一樣我度了這一夜。好容易天亮了，學生在我失掉了夜晚時那神祕的罪惡的顏色。

在教員休息室的茶桌旁我碰到了校長。

『辛苦了。昨晚樓裏還平靜？』他輕拍了一下我的肩，親切地說。

『沒什麽，學生都還老實。』爲了洗去最初退縮的懦弱，我佯作沈着地笑。他滿意地和我握一下手，就走出去了。

這晚我的心再不跳了。我反而對這平日憎惡的差使發生了興趣。可是對夜晚的好奇心卻依然存在。

照例，更鑼敲到我的窗下，我就夾了簿子，掛上鉛筆去點查人口。受過我驅逐的學生見到我都站了起來，表示懺悔。我的軟心原支不住鐵面孔，就狼狽地逃了回來。

燈熄了。學生開始作一天裏最後的旅行。

今夜再用不着敲琴鍵子了，原故據說我比李舍監敲得還勤。我挺立在黑暗的過道中，彈壓住兩陣漫談以後，樓又死樣地靜了。

我算計着這日子又可以平淡地結束了，就緩緩地踱回房裏去。

推開了門，剛捻亮電燈時，我聽到了一陣吟詩聲。

責任心指揮着我又反帶上門，躡躡地尋着聲音找。經過測試，斷定是十七號房的聲音。好奇心縮回了我欲敲的手。我側耳細聽，聲音是隔被子滲着嗚咽斷續地漾出的：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跡。南——』

但我不忍拿我神聖的職務作兒戲了。就在門上輕輕地敲了一下。等確定聲音消逝了以後，纔向房門移步。

我剛疊起桌上散亂的書卷，要預備舖牀時，一陣蜂羣似的嗡嗡聲又由門楣的窗處瀉進來了。

我怒了。這是否認我的存在！我氣哼哼地走到那房門前，可是我脚步停住，聲音也消逝了。

這簡直是戲弄我了。我要追出這個大膽的孩子。我在門上狠狠地叩了兩聲。——裏

面卽刻的答應是假裝的鼾聲。

『開門。』我推，門由裏面鈎着了。用手電一照，牌子寫明室長鄭培祖。『培祖開門！』

『睡着了！』一個故意裝作由睡夢中擠出的囁嚅。

我感到羞辱了，四周黑暗裏都像長了譏笑我的小眼睛。如果今夜叫不開門，罰不了這叛徒，我這份臨時舍監怕也完了。

『不成，開開！』我重重地又叩了兩下。一陣勉強的木屐聲，門開了一個赤胸跣足的孩子，揉着眼睛，立在我面前了。

我知道這裏審案會攪擾別的學生睡眠。

『走，到我房裏去！』我堅決地說。

『先生，你去睡吧！』這假設的罪犯並不求饒，似是說明他的淸白。

『走！』我已經移步了。

『告訴我，是誰！』我跨在桌邊嚴厲地說。

『先生，饒恕這一次罷！』他試試我的決心。他要鞠躬。

『若不是你唱的，你作什麼求饒？』我的食指幾乎觸着他披了小衫的胸間。『如果你不實說，我就認定是你！』

聽了這話的他，立刻就戰慄起來。兩隻手互相揉洗着說：

『先生，我說——我說：是——林志明。』他帶出犯罪的表情。

『好的，把他給我叫來！』

用眼送他去了以後，我生起氣來了。哼，林志明，就是那在我班上，想想看，公民班上立起來說：中國完了。中國人是動物中那一種的動物的怪孩子。除了他誰能幹出這乖張的事。季考時在卷子上發了一大堆荒唐的牢騷，叫我畫個零。可是這季他更乖僻起來了。上班不聽講，專門看些感傷的詩詞。眞是巧，剛好在我代舍監的夜晚，他吟起詩來。我決定使

用我目前的權威，變改他的態度。不然，索性逐他出去。

門輕輕敲了一下。探進來一個蓬亂的頭，隨着走進來林志明。

我故意背着房門，數嵌在窗上的星顆。但我看見他了，而且牢牢地幌在眼前，一個削瘦憔悴的身材和一雙憤怒的眼睛淹沒了一個清秀的面貌。登着木屐，披着破舊的浴衣。面上帶着由黑暗中驟然邁進光亮的驚愕和忸怩。

『先生，你叫我作什麽？』他像是天眞地質問，垂着頭，倚在門檻，額際爲蓬髮所遮蓋。

『志明！』我突然把銳利的目光轉向他。迎面射回的依然是倔強『看你怎麽辦罷』的光芒，雖然那細弱的身子在顫微着。

『你知道熄燈不應該出聲音嗎？』我由根底審問他。

『曉得的。』

『曉得你爲什麽吟詩？』我學他的腔調加重了聲音問。

『因爲——』他揉着鈕子。『我實在愛這首。我不由得！』

『你爲什麼愛？』我自己也覺得我這拙笨的問題有點可笑了。

『…………』

『你知道你平均的分數多少嗎？』我想開個教訓的引端。

『先生，』他突然擡起了頭，用憤怒的眼看我。『你何必和一個被棄的人爲難呢？分數！生命又算了什麼！』

夜被這勇敢的聲音震出洪亮的響聲——

猛然我悟出他的話來了。我忙走到門邊。

『被棄！被棄！』我喉嚨澀了。『志明，告訴我，你被誰棄？』

驟然受了我柔和眼光的撫眷，他感到了不安。他向牆隅躲避。

『唉，先生，放我回去罷。別逼我說這醜事！』

醜事！我能相信我的耳朵嗎！是夢，還是寓言？這麼夜晚！

『志明，』我扶着他微瘦的肩頭。『告訴我，什麼醜事，我或許能幫你的忙！』我後悔我最後的一句——我的意思是：或許我可以告給你，我也是——

忽然，我記起嗣昌的話來。我同情的潮降落下去了。沙灘上留着我自己的羞辱。

『你說醜事，志明，告訴我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我恢復了審問的口氣。

剛爲我的柔聲收服了的志明，這時又現出他倔强鄙夷的姿態。

『男孩子！男孩子會去給人作皇妃！』

『皇妃？』我用疑問的眼光搜索他，如檢驗一個瘋人。『志明，你說的是笑話罷！』

『哼嘻！』他聳一聳肩，撇着嘴說。『笑話！笑話人就那麼好離開的，沒有更大的——我媽親自告給我的。』

這雜亂的話語裏一定藏着一個悲劇。

我扶着他倚在牀沿。

他哭了，但隔着臉肉我看見他在咬緊牙關。

『志明，告訴我你怎麼——』我也要嗚咽了。『告訴我——』

『先生，醜事，別提罷！』他推開我熱情的手。

『志明，被棄算不得醜事呢！』我這是爲自己辯護哪。

『不醜！爲了幾個臭錢，投降給亡國奴。把女兒也雙手捧給人家。不醜！』他興奮得由我臂中扎掙出去。

『獻給誰？告訴我！』

『獻給——獻給×××了！』他鄙夷地把手一甩，眼睛怒得發亮，咬着下嘴唇憤憤地說。

『怎麼回事呢？』我仰着頭，張大了口，茫茫地問。

『我的淑芸妹呵，』本能地他用手托着胸脯。『我的，妹她——遇着了壞爹。吃市政府的飯，嫌錢少，託那邊同鄉謀了什麼大臣的差使走了——走了。哼，逼我的淑芸妹偷偷地跟他走了。騙我，說搬到上海，原來哼——』他似乎讓我給評一評理，又似乎看我也不屑理。

『走了，走了！』這憤怒的聲音在我耳邊嗡嗡地震響。

看着孩子嗚咽的狀況，塞窒了我的呼吸。

『可是，怎麼就作了皇妃呢？』我孩氣地迷茫地問。

『他們說的。誰都那麼說——』他又撅起嘴來了。『說我愛淑芸妹就不應該怨恨，還得高興——因爲她作皇妃去了。？我憑什麼高興！』他的嗓音啞了。我要止住他，他脫開我的臂，『我，哼，我不死心！』

這陰森的深夜，兩顆孤魂。

從這不幸的孩子，我還忍再問什麼呢！

『志明，擦擦淚，我懂你了！』我拍着他的肩，用最低的聲音告訴他。

『先生，別騙我罷！誰也不能懂——』他把眼盯在木屐上的脚趾，避開我的撫眘。

『你知道嗎？』我把雙臂平搭在他肩頭。這正視喚起他的注意來。

他擡起頭來，凝視我凝視着的眼睛。

『你知道嗎？』我側過來頭，對牆上影子嘆息着：『我也是被棄的！』

一種羞愧，悔恨的心情。

『眞的嗎？』孩子陡然猛力抓住我的臂肘，仰起頭來懷疑的問『先生難道也——』？

我懊悔這唐突，雖然這時際我們已是赤裸裸的兩個男人。

我可以告訴他——不一定是交換，因爲只有他懂得這心情。

可是，咳，剛才的已够了，我何必把一單個夜晚裝上太多的悲哀，弄得又神志恍惚，將

未縫就的創痕重新崩裂了開！

『志明，沒有，我只這樣說——以後再談罷！』

孩子的瞳仁泛着兩泓熱淚，失望地搖着頭，隨着我護送的璞臂，默默地，拖着木屐拐出了房門，消逝在黑暗中了。

我鋪好牀，卻坐在被上呆呆地發楞。

直到更鑼又沿着校牆敲了過來——

二十三年，七月，一日。

道 旁

在一條悠長的路上，我的影子愈顯得孤單了。

這裏，我挺直了伏案辦公的腰節，蘇醒了爲產煤噸數窒息住的心靈，呼出一口生活的鬱氣來。雖然稍一回身，礦務局紅磚大樓的龐碩屋頂就威脅地遙遙在望，但只要背着它走，而且知道是離它遠了，我畢竟感到逃遁者的鬆釋。記起那屋頂下蓋着怎樣令人頭暈的一疊疊的賬本，我的脚在這飄滿黛綠的原野上更極自然地向前邁進了。

由礦務局門口坐上十分鐘的公共汽車，便可以到賴飛路的北端。每天吃過晚飯我就鎖上房門，兀自走出局裏專爲單身漢雇員設備的宿舍，站在一個釘有紅牌的牆角下等候汽車了。

都市像一個疲倦的舞客，在午夜酒意闌珊時，由窗口伸出一隻胳臂，想探試一下微涼的太空。這路便是都市的一隻胳臂。它由繁華的街市直通過綠色的田野。雖然往來車輛還免不了帶些俗塵，它却仍能保持整潔和肅穆，作爲它的靈魂在寬敞平舒的瀝青路中心，栽有一列短矮針松，和路一樣，那麽齊整，那麽漫長。聳矗在短松叢中的是一列水門汀的路燈桿，每根細長的桿頂各垂着四隻白色圓燈，看去也那麽齊整，那麽漫長。每晚它們都貶着眼，俯視着我孤單的影子，傾聽我踟躕的脚步。

銜接着城裏最華貴的住宅區，這路成爲全市居民的瞭望線。道旁散栽着碩長多言的白楊，地上蔓長着各種無名野草。遠遠地，東面剪平的一塊草坪是洋商自建的跑馬場，白白的欄杆劃着距離碼數的標識。鄰近看臺的一帶花牆是萬壽公墓，裏面依次睡着生存疲倦了的陳人：有患肺癆的小學教師，得心臟病的銀行行員，或慘遭沒頂的輪船二副。嵌在綠原西邊的是一家毛織廠，摩托澎波鼓動如大地的心臟。高大的烟囱日夜有黑霧

突出。它染暗了晨曦，染暗了晚霞，也染暗了許多人們的臉。學校的羅馬式建築如一個胖子的肚囊，仰天滿足地舒臥着。介在這中間的是全市規模最大的一家洗染公司，和教堂峨特式尖拱的鐘樓。它的職務是黃昏時，供給鏗鏗的晚禱鐘聲。但毘鄰教堂却是一座兵營；於是，好像要鎮嚇住和平祈禱者的玄夢，黃昏裏又常傳來雄糾糾的軍號聲。

賴飛路却永如一條巨蛇，一道小河，蜿蜒，漫長，平靜地躺在中央。

我曾看見過許多種晚霞，渤海的，鼓嶺的，但朱紅霞暉上面渲染着一層灰色煤烟，又反映出原野黛綠的，却只有這裏才見到。我沒法形容那顏色的奇妙，因爲那是自然美麗與工業文明混合的結果。我也說不清那些衣裳的名目：也許是什麼教授的襯衫，或是某舞女的睡衣，恐怕還短不了商人的長褂，或小孩的尿布。但想想看，每一排晾衣架要飄起十幾種顏色不同的衣衫，像千軍列陣的旌旗，數十排衣架一起分佈在綠野上，受着晚風的撫弄，雪白的，粉紅的，豆青的，淺紫的，迎風飄動，拍拍作響，誰能捺住那欣喜呢！

於是，每天下午約莫五點以後，這條路用希有的景色吸來許多遊人。時常當我習慣地低着頭用手撩觸着松針，感受着那刺痛的愉快，或癡望着遠方一匹棕色駿馬的奔騰姿勢時，就有一陣冷風颼地由我肩頭擦過。等到我迅速地掉過頭來時，一輛蛋黃色的摩托車留給我的早已剩個尾影了。車裏少不了無線電放送的爵士音樂，間或背後方塊玻璃上還露着一隻粗大多毛的臂，圍攏在細白肌膚上，金黃的絲髮，如春郊麥穗，迎風飄拂着。這裏也常有衣飾富古典風味的西人夫婦，挈着長耳狼犬，用極瀟灑的派頭漫步着。高貴人說話照例是很低微的，才顯得安閑。黃昏爲大地普遍加了層灰罩，貴婦人的臉上却另外帶一具珠絲面罩。那高貴種族的畜牲，在男主人的管馭下，也越顯得驕傲了。

因爲闊人來得多，道旁就難免有乞丐出現。他們多半是赤着污黑胸脯的中年婦人，懷裏喂着個泥鰍似的嬰兒，地下又跑着一個十歲左右面色焦黃的孩子。看到洋人走近，就一起匍匐在道旁，頻頻叩頭，伸出一隻骯髒的手來嚷着『孟內！』『孟內！』

在這條路上我還有個熟人，便是黃昏時分，那推一車紅馬蹄燈的老人。每天散步都有機會遇到他。多麼可羨慕的差使呵！天將黑時，他便把三十幾盞紅燈燃亮，輕輕放在一輛小手車上，沿着賴飛道緩緩推來。好似創造者散佈星顆，他把滿車紅燈按照上峯交通計劃，一一分配到路旁各各須要駛車人注意的地方。我時常跟在他後面，守着他把一盞盞的紅燈安置妥當。小手車空了後，回身一望，順着暗綠的矮松，遍佈着星星點點的紅光，我像是也分享了那欣悅。

路的北端，貼近住宅區，還有些建築，排列得極其稀疏，像是擔心遮去了鄰舍陽光，觀賞綠原的眼路。它們多是洋東，買辦，在野政客的公館或別墅，都是很講究的房子。我很驕傲，因為我每天必擦着它們跟前走過。面着那些堡壘式的建築，我追憶起阿澤王及許多中古騎士的轟烈事跡了。我也不討厭那些堅實修整的立體建築，只要它們不用薄層門面欺騙我。但我極厭煩有些立體方屋裏無線電放送的古怪聲音。那眞活像一隻尖尖的

漆皮高跟鞋在我神經系上反覆搓揉。我雖然從沒見過發那怪聲音的女人，但那尖到使人昏暈的聲音每次都給我一種極爲難堪的反感。何必要槍斃人呢，我自己想用這樣不愉快的聲音堵滿一個人的耳朵不是文明對我們更殘酷的刑具嗎？何況加雜在那中間的還有嘩嘩的骨牌碰撞聲。

因此，由於趣味的不同，有些住宅我是用極不遲疑的步子快快走開的。我不希罕那尖尖的高跟鞋和那些寄托私心的骨牌！我趕快逃到另一住宅的屋角，在那裏，除了門環，雖沒有人理會我的存在，我却感到『家』的親切味了。

我愛那晚餐時柔和的燈光，縱使隔着窗帘我也會感覺到那刀叉的鏗鏗和閃亮。我墊着脚跟，翹着頸項，想法不遺落室裏任何一個犄角。燻鷄嘛到他們肚裏，那沒有關係，我却聞到那脂油的厚味了。寶藍色的胖胖沙發他們坐着，也不礙事，那鬆軟舒適我感覺着了。我引頸端詳懸在壁爐上的油畫，我斷定那白鬚老人一定是他們的祖父。他的墳墓也

許就在道旁，他的靈魂却在這裏守護着圍在桌邊的兒孫了。

我守着他們念完禱詞，（壁爐上擺設中央有一座金屬燈亮的十字架）守着他們打開折疊的潔白食巾，守着他們欣喜地活動起嘴部來，我感到滿意了，因爲我知道這樣明天他們又可以生氣活潑。我守着，守着，直到女家主催促孩子們上樓預備睡覺。在最末一個孩子閃出飯廳之後，向我這面的燈光突然關滅了。頓時，黑暗使我感到冰冷。適才的幻景隨即迅速地向後退，退到不見了。我還聽到孩子們在甬道跳躍的節拍，吹着細銳的哨子。那曲調必是他們新由學堂裏學來的。

黑暗使我重新感到孤單。我方明白那溫煖柔和原沒我的分。就垂喪着頭，摸索着向前走去。

遠方有叮噹沉重的金屬聲穿過黑色天空。它像敲着了我的靈魂。這引起我的好奇。我抬頭，一隻類乎梟鳥的飛禽在怪嘯着。白楊響亮地抖擻着它的閃光戰衣。瞥見短松，我

擔心果有仙魔隱在這寬平綠野。蝙蝠用極輕薄的姿勢倏忽環着我身畔飄舞着。不自禁地我的脚向着叮噹的聲音走去了，像是着了魔，踏着愚騃的脚步，尋找一個災禍。

秋天的星空是和地上的森林一般神祕不測呵。流星如頑童在青石板上任性抹畫似地在深藍色的天空亂划着銀亮的線條，一瞬間，便墜向不可知的方向去了。遠處跑馬廠似有馬在嘶嘶長鳴。我鎮定耳朵去搜索，又像是銷沉了。似是而非的荒唐的夜呵！毛織廠這時正趕着工，軋軋的機聲像是夾雜着『要活下去呵』的呼喊。那細高的烟囱正向深藍色天空紓吐着烏黑的氣。是生存的鬱悶之氣呵！一陣鐘聲響後。我彷彿聽見了低微的誦經聲。黑袍僧侶用中古的國際語為人類祈求着幸福哪。這時，夜掩起學堂羅馬式建築的禿亮腦瓢，方方小窗戶裏正輝煌着黃澄澄的燈光。那必是自修室，多少勤讀的腦袋藉着燈光裝載起各世紀學究遺留下來的聰明了。

我終於摸索到那叮噹聲音的跟前。那是靠路中腰的左邊。道旁的草地已被挖成溝

渠，旁邊橫竪躺着許多木料，在一盞明亮眩目的水月電燈下，幾十隻筋條高聳的手在忙碌着。

我躡着脚步走近圓滾的木料。忽然，一聲示威的咳嗽，一個黑影半支起身子向我看過來了。我細一端詳，他穿着一套不齊整的西裝，嘴裏刁着一隻烟斗。身子掉過閃亮的方向，燈光把他的臉照得很紅潤。可是看年紀他總有四十了。

『喂，來幹麽？』他突然防禦地問。

『我是個走路的人。』我索性走近他身邊，瓌視一刻，便猜問着：『忙着蓋房吧？』我搭訕地坐到他身旁了。

我看着他的動靜。毛葺葺耳葉上夾了一管鉛筆，兩隻細小如鼠的眼睛總凝視着前方出神。兩個赤背漢子各揮着一柄巨鎚，在輪流敲打一根鋼筋。星花迸發得那樣燦爛，我竟湊近他身邊坐了。

他拔出烟斗，搔搔耳朵，又瞅了瞅我，就仍掉過頭去了。

我爲他這點冷靜所窘。我守着由烟斗裏裊裊飄起的白烟，在燈光下變成連環小圈，團團盤繞着。我洶氣地遙望着遠處的大烟囪。但是沒用，我的一切行動似乎都不爲這監工的所理會。他好像只關心一隻釘子可會錘到盡頭，或一塊木料有沒有鋸錯了尺寸。他並不會覺得身畔我這人的存在。爲了這個，我不舒服。我推着他的袖子說：

『唉，告訴我呀，幹麽這麽忙哇？』

『哪，你這人！』似乎怕我會扯碎他的袖頭，趕忙抽回胳臂說。『新來的洋鬼子麽——快到了，一對——哼，年輕的。』話語間，他似乎有點鄙夷這房子未來的主人，又似乎是厭煩我再問下去，索性一氣說個乾淨。隨後，乾巴巴地吐了口唾沫，就又用烟斗堵上嘴吧了。

從那以後，我把散步的距離拖長了。我每天黃昏都走近那房子跟前，好像那就是我

的房子。我守着他們砸地基，守着他們立樑柱，還守到他們把赭色的方磚一塊塊地堆積起來。那監工的可老那麼緘默。他抽着烟斗，搔着耳腮，肚裏時刻老那麼盤算着：臥房的門應朝那方，廚房怎樣和客廳連絡，將來待客時遞菜好方便。誰也不知道明天該幹麼，可是到明天，經他一指點，一塊土竟突起了一層潔白石階，或一道長牆添了一個犄角。

這中間，有一個時期局裏派我到六十里外的礦山去調查工人生活狀況。這是我任事後第一次的外差。在那裏，我過着極爲異樣的生活。天天矗立在我面前的不再是摩天大樓了，卻是比那個更巍峨的礦山。我是住在一座山坳裏，門前便是縱橫細窄的鐵軌，上面日夜狂奔着運煤車。雖然是躺在一張極其難得的鐵床上，我卻不曾安寧地睡過一夜。我像進了一個古怪偏僻的國度，比菲洲莽叢都還奇異。他們的臉似是炭塊製成的，上面滴着液體的黑珠。他們終日瞪着猙獰的眼，總像是天將墜下來那麼緊張。很少聽到他們說一句安穩的話。不緘口沉默，他們就大聲嚷叫着。爲我們所習慣的文明就從未吹到這

裏。他們似乎把靈魂與禮貌一併遺失在漆黑的礦井裏了。在我初到的那一晚，我始終沒闔上眼。我總擔心門口會鑽進一張骯髒黑臉。出入礦務局的人是繫着那麼潔白的硬領，說着那樣恭遜的商業用語，誰想礦局的生產者是這樣迥乎不同的動物呢！

我們礦局一共有五個井口，可是實際開採的只有四個，另一個被封了口，休息着。第一次我偕工頭下井的經驗只有乍入地獄的恐怖可以形容我那時的心情。在黑洞陰森的地獄裏，人的頭頂上各伸着一盞如鶴頸的油燈。一輛輛的煤車在鐵軌上滾着，隆隆地震響。那些被巴比塞稱爲『馬』的拉煤車者是用駭人的聲音嚷着，曳着一輛輛堆滿煤塊的鐵車。工錢既是按着車數計算，他們只拚命地喊着向前拖，直到工頭手裏的電筒一愰，並隨口罵了一句，爲首的才緩慢下來，嘴裏嚷着難懂的話。

我們是按着一張藍地白線的地圖走着。工頭每過一拐角必報告說：「離井口八十呎了！」走到一百七十幾呎的一個垛口時，幾個礦工正用巨斧敲着一面黑壁。每敲一下，

必有一大片堅硬物體轟然墜下，落在礦工赤裸的肩背上，然後滾到地上。我們走近，工頭似乎也有點怕，就脫口：

『嗐，孫子，等等開！』嚇住那舉斧將落的工人聽到這聲音即刻鬆緩了腕力，吁喘着，可還規規矩矩地站到一旁。

工頭解釋給我說：這裏採不得了，再有半哩就是水道，而且，因爲採得太苦，上面隨時可以陷落的。他叮囑我回去據情報告上司，請他們快籌個妥善辦法。

兩個星期後，我又乘着那輛局裏特派的汽車回到都市來了。乍離開山地，來到平坦坦的城裏，我還有些不慣呢。我耳邊時刻還有嚕嚕地震響，夢中高峨的礦山常巍立在我的床前。朋友們說我臉色黝黑，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人能把自己染得比一個礦工更黑的了。我似乎還留戀那些缺乏人性的粗黑的臉，因爲那是十足誠實的語言。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我又揮着鋼筆登錄起產煤的噸數來了。不同的是那些圈兒都

變成猙獰的眼珠。時常我好像覺得那面黑壁轟然陷塌了，掩埋了那些舉重斧的礦工，掩埋了工頭和我自己。即刻，我的肩膀聳起，渾身顫慄直着眼睛，掌心冒着濕漉滾熱的虛汗。

坐在對面的同事看到我呆呆的神氣便玩笑地說，『怎麼，思凡了吧？』（「思凡」是局裏為「想女人」公擬的一個術語。）我即刻恍然微笑了，像是推開了壓在脊背上的一灘厚土朦朧地回到現實來。

我喘出一口悶窒的氣，頓時感覺清醒了許多。我扶着桌沿，想往外走。我一點沒查覺同事皆在注目看着我。他們覺得我這獃像有點異常。

『喂，幹麼去？』一位同事好意地扶着我盤問。

『不行，我得去見經理。第三礦井險得很！』我扎掙着往外走。

『得了，規規矩矩記你的賬罷！』另外一個叫常克明的同事用巧妙的姿勢捍着菸捲，聳了聳肩膀，徐徐吐出口烟霧，輕率地攔住我。我不知道他是同情還是解恨。只聽他說：

『礦井早請好人了，用不着你來操心。剛由倫敦到的，一對洋囝囝。哼，蜜月甜不上幾天就得乖乖下苦井。』

黄昏時分，好像溫習一種將忘却的課程，或尋找遺失了的什麼似地，我搭了汽車，懷着無限鮮奇，重訪賴飛路，這都市的那隻胳臂。

方塊房子裏仍有着那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在搓揉着。我趕忙避開了。毛織廠的高大烟囪還安分地冒着那永冒不盡的氣。大學的樓已燃起燈光了，可是我最關切的是「我」那所房子。我踉蹌地向前撲奔着。

呵，偉大，玄妙的勞働！僅僅才兩個禮拜麼，立在我眼前的已不是一些橫豎的木架，半堵短牆了，却是一座西洋風景畫裏常見到的平屋，高聳尖銳的屋頂上面舖着齊整的青色薄石片，那些赭色的方磚已透出微微的燈光了。如果再有些蔓生植物攀在上面，我們簡直可以疑爲某詩人的故居。我遙遙地感到莫名的驕傲，因我曾守着這古雅房屋的長

成。

我用極羞怯遲疑的步子趨近，生怕這熟悉的影子會驚動了平屋幽靜的靈魂。我掠循着道旁的針松，嗅着周遭的草香。我親眼看着疊起的那四層潔白石階上面，這時已有一個鐵紗門了，門裏透出被絹罩濾成淡綠色的燈光。我倚着籬門五六碼的一株白楊，靜觀着燈下的動作。

咦，沒有，什麼也沒有，除了一張小圓桌，桌上齊整地擺着金屬和磁製的傢具，中間放着一隻細長的綠花瓶。但主人呢？沒有影兒了！前些日子我眼看砌成的牆，這時已塗上了淡咖啡色的漆。主人似乎對這顏色有特殊的愛好，連那些新製木器也無一不是這顏色的。鑲在壁上的是兩幅油畫，朦朧地我在辨識着上面依稀的景物。

忽然有咯咯的腳步聲由身後傳來，夾雜着還有口哨和笑聲。一對青年男女向我這邊走過來了，我忙閃過身去。黃昏蓋住了一切的仔細，但那窈窕的身腰，那挽臂的親暱我

是可以辨認得出的。我想，他們必是一對走路的人。

但是突然他們駐足了，男的打了一陣尖銳頗悅耳的呼哨，就向房裏喊了一聲『僕愛！』

——呵，幸福的人們！

男的輕輕地推開了門，扶着讓女的先走進去。然後，一個白衣侍者由裏面迎了出來。女的隨手把一束小野花插到桌上的花瓶裏，返過身來；我猜得出，那是一個適意的微笑。熯熯的熱氣由侍者手托的盤子裏騰上時，纖細的手指忙用黃油菓醬塗抹麵包。好像那片黃油便是愛情的醴泉似地，兩個爭舉着自己抹好的遞給對方。兩顆金黃黃的戒指閃亮着。麵包結果是微笑地互相交換了，兩個都似乎成就了一件愜心事。

我看到了女人的臉，白晳橢圓的，好像生來就是爲笑的。她有一頭金黃的美髮。她時常把閃亮的叉子橫在脣邊，眼睛便凝看着對面的丈夫嫵媚地笑。

飯後，在侍者收拾食具時，忽然有了留聲機的聲音。那調子我極熟悉，那是最富青春幻境的『丁香花季』隨後，留在窗口的只剩一對頭顱了。靠牆準是一張只容得兩人的沙發，我猜得出。隨了留聲機，有了男女低微的合唱聲。唱到『我倆攜手遁跡人間，躲避到誰也尋不見的地方』時，另一個頭顱由窗口沉沒下去了。我知道那金黃頭髮該貼近一具堅硬的胸脯，領受一番溫情撫眷了。然後，男的用極柔和的中音低唱：

『你我偕老終生，愛情美夢永不沈淪。』

室內過分的溫煖却變成一股冷氣撲向我來。我沒有勇氣再聽了。我轉過身，垂着頭，撩觸着松針，兀自踱了回來。

可是次日黃昏，我又立在那棵楊樹旁邊了。我有一種病，我喜歡讓別人享受那實體，我貪愛那感覺。於是，無形中我又把這平屋當作我精神中的家了。僕僕地由鬧市裏走過一條悠長的路，來看『我』這新家。我知道，走過每根燈柱，上面都有四顆白白眼睛譏笑

我的癡愚。它們散亂地搖曳着我孤單的影子，要我省悟。遠處傳來鬧市一陣陣喧囂，起伏如濤波，也似在指指摋摋地諷刺我。但我仍梗着脖頸，不自禁地走近了那平屋。

平屋階下有一個人在修剪適才爲暮靄遍撫過的草。他傴僂着腰，像是吃多了兩盅，嘴裏低哼着不三不四的調子。也許爲我的脚步聲所驚動，他忽然抬起了頭。在暮色蒼茫，我似乎看出那不是一張生疏的臉。

『哦，先生！』他伸直起腰來。那黃瘦高顴臉即刻使我聯想起熱騰騰的茶碗和手巾把，隨後我才憶起這是礦務局裏的一個聽差。

『怎麽，老馮，你來這兒幹麽？』

『是——總務司派我過來的。您不知道這是新來的工程師，海先生的家？』

海先生？難道就是前天同事提起的技師？不會那麽巧，但老馮偏一口咬定這海先生夫婦是新打外洋來的。我沒想到這使人嫉妬的家便是他的。幸福的人呵！我叮囑老馮不

許聲張。我不願擾動別人的安靜，我要默默地守着他們領取幸福。

回到局裏，我又後悔起還不會報告上司礦山不穩的事。我的工作雖說是調查工人生活狀況，但工人生命所繫的事我怎能漠視呢？唉，我這人眞不中用！補報呢，又自露馬脚，我經理責備，記恨。我咬着下唇在房裏用紊亂的步子量着地板。我不曉得該怎麼辦！隆隆的鐵車又在我耳畔響起來了，那些黧黑的鬼臉似乎呲了一排排白牙向我狠狠地指罵

『你這人——你這該殺的人哪！』

——如果去呈報……

我這樣試着想，即刻上司一張難看的臉色擺在我幻象中了。也許是撤職，也許——

橫豎結果是不會好的。

——已經快一個星期了，你睡覺了麼？——多難聽的話！

那天黃昏，倚着道傍的白楊我看見綠綠燈光下有女人在嚶嚶地哭着哪，她倚在男

人的懷裏。

『你不能去說說麼？剛到一個星期就下礦！而且是在蜜月裏。』女人緊緊地抓住丈夫的領帶，嗚咽着，絮絮地求着。她那副玲瓏的臉蛋，這時已沾滿了淚漬，渾身還不時抽搐着。

『貞妮，這是沒辦法的事。』男人把手掌沿着那柔蓬的頭髮滑着。他仰了頭，心裏像在打仗。他凝視着燈光，手却仍在輕拍懷中顫慄着的肩膀。囈語似地自己囁嚅着：『世界是一整個，我們沒法脫離它，另蓋一座樂園。它嫉妬。它不准。它將動手拆毀——』

那一夕是淒涼到令人不忍卒睹的話別。我直守到兩人進房裏收拾什物去，才懷了一顆沈重的心，踱了回來。

走過那方方的建築時，我聽到一種極疾速的音樂，夾着悉索的衣裙相觸和脚步雜沓的聲音。窗口露着許多隻胳臂，上面閃爍着許多亮光，如流星。幾個孩子堵在三樓的窗

口，托着小腮帮在數着往來的汽車。他們是被媽媽驅到臥房裏去的吧！和一切孩子一樣，跳舞會對我也是無趣的。我快快走開了。

自那天以後，我沒有勇氣把散步的路程延長到那平屋了，因爲遙遙地，我已由樓下的漆黑，想像出樓上靠東南角那盞殘燈下是有着怎樣狼狽的淚面了。紅燈老人感到奇怪。我常常在他未把紅燈散盡就兀自折回。

『先生，你張望些什麼？你的路比我的應該還長呢！』他扶着車把關切地問我。半車紅光把他蒼老的臉照得不知年輕了多少。

『你去吧，我不能再走。』我倚着細長燈桿，無心地拈着松針。

『我不懂得你們這些年輕小夥！』紅燈老人似乎不甘費力猜測，就重新撐起車把，緩緩向前推去。一盞盞紅燈隨着他的足跡，散在道旁。

誰也未料到災難如一機杼壓根在不停息地製作着哪。星期五的下午，局裏連連接

到礦井管理處幾次緊急長途電話，報告井勢不穩的消息。呵，沒有人再比我那時痛苦了！我深悔不曾報告上司。幾次我抓住頭髮想用兇犯自首的勇氣跑去報告一聲，但另一個狡譎的聲音總在我裏面問：

——那樣有什麼用呢？

星期六黑早，我還沒起床時，宿舍甬道就有嘈雜的談論了。在我們這通行睡早覺的宿舍裏，這不是常有的。平日，這時分茶役提着熱水壺由門口走過都躡着脚尖，今早，騷動替代了原有的謐靜。我側着身，聽到許多扇門開了，一定有許多隻腦袋由門縫伸了出來，因爲隨即聽到許多人問：

『喂，老馬，怎麼回事呀？』聲音裏都帶着充分的驚怖。

我忍不住了。我踢開被蓋，裸着脚奔了出來。

『什麼事情呀？』我一把扯着茶役的袖口，睜了大眼問。

『礦井出亂子了，活埋了三十四十！』

呵，三十四十的活埋，我頭昏了。這些人全是我埋的！

我草草穿上衣服，也顧不得洗臉就走出房門了。同事看我恁般慌張，以爲有我什麼人死在裏面了。

『嘿，你幹麼着慌呵，死的都是工人，除了一個外國工程師。』

外國工程師？這是夢呵！一切我擔慮的就全爲惡運成全了嗎？我直瞪着兇兇的眼睛，闖進那個攔我去報告上司的同事房中。他正在安閑地刷牙，看到我，就由嘴裏拔出塗滿膏沫的牙刷。

『老常！』我嚷着。『糟了！全是我，全是我，這個兇犯！』

他愕然了。他仔細端詳一下我顫抖着的臉，就若有機密地趕忙關上房門。

『老常，都是你，攔我，攔我。瞧，這下我們拿什麼臉活下去，你說說——』我似乎在表

白自己，又像推諉着殺人的罪名，向他訴怨着。

聽完我的一片良心發現後，他一臉的緊張嚴肅倒鬆開了。他重新收拾起牙刷。他甚而嘻微微有點笑了。他告訴我礦山不穩是人所共知的。這麼快會陷落雖然沒有料到，可是早晚也是得陷的。一年六回，誰去調查，那邊工頭也那麼囑咐。這回聘請新工程師就正爲勘察新井，好補償必然的損失。

這話能作爲大赦令嗎？不，不，可是我覺得肩膀輕鬆多了。我開始瞭悟自己只是個小職員，把偌大慘劇的責任都拉到自己背上有些可笑。但心上總還有點什麼在絞纏着，使我洗不掉臉上犯罪者的狀貌。我什麼都敢想，就怕記起賴飛道上的一切景物。

上午，公事房裏的電話鈴不息地響着。工人戚友殷切的探問，新聞記者好奇的探問……但經理有話，關於這事不准洩露，只准用『眞相尙未明瞭』來搪塞。

但這事終於被證實了，因爲二十七具屍體已經挖了出來。許多哭成淚人的家屬用

笨重的車輛來領取一張五十塊錢的支票和一具裝殮了屍首的薄木棺材。

年輕工程師的黑漆棺材，用紮了白綢的汽車一直載到賴飛路道旁邊的萬壽公墓去了。

同事商量送花圈，我也茫然地隨了一份。但追悼會和葬禮我都不會去。我不敢去。他們一回來便學說靈柩入土前，教堂牧師祝禱聲的沉痛宏朗，並連聲誇獎那女人多麼年青，美麗。他們比較英美女人身材的特點，又研究起一個美麗女人嗚咽時的妙態。他們每個人似乎都很關心這小孀婦，討論了許久。

我不會說什麼。

過好些日子，一個黃昏，我爲試試自己的勇氣，纔又登上了停在紅牌下面的公共汽車。賴飛路雖仍奔馳着載了爵士音樂的摩托車，但細長桿柱上的燈光可昏暗多了，像哭腫了的眼睛。沿着賴飛道，我拖了沉重的脚步，撩觸着松針，麻木的手指再也感不到那針

尖的刺痛。烟囱那傻傢伙依然紆吐着無名的怨氣，濃黑，迷漫四周空際。學堂的圓形建築仍如一尊彌陀那麽仰天晾肚。晚禱鐘聲響徹原野，永像叮囑着路人一件事。

平屋已不再有那柔和的燈光，連樓角的殘光也永滅了。我好像聽到遠方有叮噹沉重的金屬聲穿過這墨色天空，即刻有無數星花在我眼前迸發。誑誕的夜，現實的裝幀者，我再不敢向前邁一步了。

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又開始在搓揉起聽衆的神經，許多隻手又響朗地划亂起骨牌來。我木然地獃立一下，就匆匆地逃了回來。

二四年，九月，十三日，天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 籬下集一册 (88124)
每册定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蕭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養吾)



